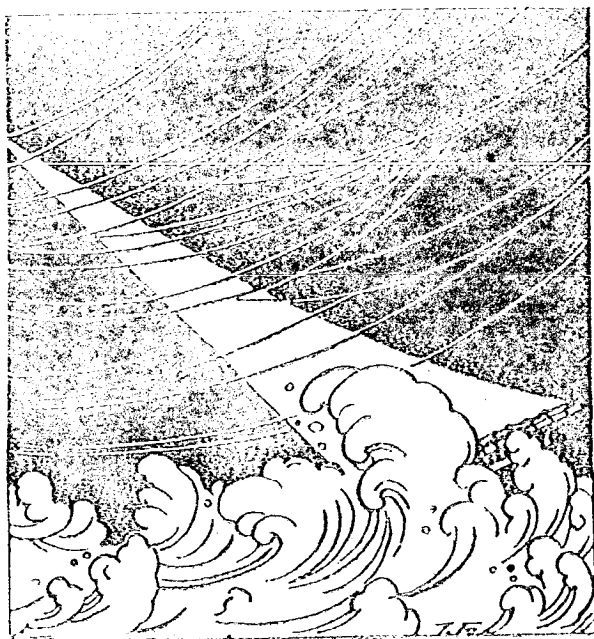


論本日

譯原 張 著原瑪耶哈



行印局書明光

日 本 論

哈耶瑪原著
張原譯

光明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廿七年五月

贅言

今日之中國，乃是列強環伺着的中國，尤其是日本魔掌下的中國，這已經不是一句口頭的成語，而是全國同胞都能深刻體驗到而且領略到的事實了。從「滿洲事件」以來，中國早就有從世界的中國一變而為日本魔掌下的中國的危急的形勢，換句話說，早就有從半殖民地的中國轉入全殖民地的中國的危機了。

對於這一悲慘的命運，一切不願做奴隸的同胞，決不能忍受！我們需要生存，我們需要自由！為要脫出我們所不能而且不甘忍受的悲慘境遇，我們必須抗戰！我們更必須全面抗戰——驅逐日本的一切壓力出中國！

今日之中國，乃是抗戰的中國！乃是全國軍民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挺身直立，對抗暴敵的中國！最高領袖曾幾次三番昭示過我們：要戰到最後的一個戰士，要流盡最後的一滴鮮血，要守住最後的一寸國土，要爭取最後的一個勝利！然而抗戰的路，是一條悠長而又曲折的路，一步兩步，是達不到勝利的，一天兩天，更是夢想不到勝利的。「勝利」好比是林中的鳥，不是手中的鳥，只有堅決地打下去，才能打得到。因為我們的敵人是一個從中世紀的落後條件下發展而成爲一等強國的日本，是勁敵，是頑敵，是暴敵，是中國生死關頭的大敵，是威脅世界的和平與安全的公敵。

今日之中國，乃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中國！今日之中國，乃是「遇勝不驕，遇挫不餒」（見蔣委員長在台兒莊勝利後的談話）的中國！我們有抗戰的意志和武力，固然不須再說；我們還有科學的歷史法則，從那裏便可尋出日本的發展的過程，追溯日本侵略中國的原素，探索日本國內的悲慘的現實，究明日本與列強之間的矛盾和軋碾，最後呢，我們更洞燭着日本帝國主義的必然沒落。

在這方面，這部「日本論」的指示力可以說是非常巨大的。作者的分析精確，取材充實，給了我們以不小的幫助。

本書在蘇聯，是風行一時的「資本主義列強概觀叢書」之一。我們預期着：中國的道一譯本，也會發生巨大的影響吧。

目次

第一章 日本地理略述

日本的國境和位置	一
領土	四
地面	五
地震	六
河流與湖沼	七
氣候	八
植物和動物的出產	九
人口	二

第二章 日本歷史概觀

日本歷史的傳說	一五
氏族制度	一七
大化改革	二二
封建制度的發展	二四
平氏源氏的鬥爭	二六
北條氏的統治	二八
足利將軍	三〇
信長秀吉的統一日本	三三
德川時代日本的孤立	三四
將軍和大名	三六
四個階層	四〇
封建制度的解體	四二
外國人的到來——將軍制度結束	四三
明治維新	四七
資產階級的「自由」運動——一八八九年的憲法	五〇
中日戰爭與日俄戰爭	五七

從世界大戰到世界經濟恐慌·····	三
世界經濟恐慌——日本佔領滿洲——內蒙和華北·····	七

第三章 日本的經濟狀況

農 業·····	八三
對農民的奴隸的剝削·····	八五
農村「救濟」·····	九一
農業的停滯·····	九二
工業——對外貿易——金融和運輸·····	九七
工業發展的階段·····	一〇〇
工業集中的程度·····	一〇四
各個工業部門的發展·····	一〇七
運 輸·····	一一〇
工業區域·····	一一一
對外貿易·····	一一三

資本輸出與輸入	二九
日本的金融狀況	三三
金融資本的作用	三五
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封建性質	三九

第四章 國家機構和政治運動

資產階級地主集團	三三
君主政體的作用	三四
政府	三七
國會和政黨	三九
反動的軍事警察機構	四四
農民的鬥爭	四四
日本的工人	四六
對工人們的半殖民地剝削	五〇
工人階級的鬥爭	五四

職工運動	一五
總同盟和協議會	一六
日本的社會民主黨	一六
日本的法西斯主義	一七
日本的前衛黨	一七

第五章 日本外交政策與殖民地政策

『掠奪中國的便利』決定日本佔領的道路	一八
田中奏摺	一九
日本佔領的方法	一九
日本的殖民地政策	一九
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和日本	二〇
日英的關係	二〇
日美的關係	二二
日蘇的關係	二二

第一章 日本地理略述

日本的國境和位置

日本列島和我們（指蘇聯下同）遠東邊境相隔不過七百至八百公里之間的水面，有些地方，甚至更爲接近。她和亞洲大陸東北部海岸，隔着一片延長的海面。位於日本列島北部和亞洲大陸分開的狹長的庫頁島，在北緯五十度，分爲兩部：北部屬於蘇聯，南部在樺太島名稱下歸日本統治。因此，在庫頁島之間，平添了一條日蘇國界。

日本列島在太平洋西北角，不僅和蘇聯鄰近，而且和一個具有巨大領土、人口和天然財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毗連着。日本和中國的鄰近，在其他帝國主義列強距離中國很遠的情形之下，造成了如伊利奇所說的日本帝國主義「掠奪中國的特別便利。」日本南部和



某些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鄰近，如美國殖民地菲律賓，荷蘭殖民地印度納西亞，法國殖民地印度支那再經過日本屬有的幾個小島，日本又和英國統治地澳大利亞接近。日本和這些殖民地接近，在這些殖民地和他們宗主國離得很遠的情形下，使各帝國主義國家備極不安，唯恐失却牠們的殖民地而便宜了日本。

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後，日本從國聯獲得散於太平洋上的三個羣島的委任統治權，這三個羣島即是戰前屬於德國的加羅林羣島，馬紹爾羣島，馬里亞納羣島。雖然日本現在已經退出國聯可是她還是保持這些島嶼的統治，而無意放棄牠們。（大家都知道，所謂委任統治，是國聯將大戰時從德國與土耳其奪得的殖民地，交給國聯會員國統治的。）這些羣島，使日本和菲律賓，印度納西亞與澳大利亞以及太平洋中日美航線上的夏威夷更爲接近。因此，侵略成性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這些國家的危險要增加了好幾倍。

日本在太平洋西部的軍事戰略地位，比其他帝國主義國家要順利得多。日本能夠將她的全部海軍力量集中在那兒，而其他帝國主義列強，例如英國，因爲距離那些地方很遠，

雖然也有堅強的海軍根據地如新嘉坡和香港，但那不過是孤獨的海軍根據地而已。

由於這樣『優越的』地理地位，使日本更容易佔領中國。早在一八七二年的時候，日本就把中國的琉球羣島佔領，在一八九五年又奪去台灣，一九一〇年將中國的屬地朝鮮變成她的殖民地。一九〇四——〇五年日俄戰爭後，又把滿洲南部 遼東半島佔為己有，這兒還建有一段中東鐵路自從該地被日本佔領後，便改稱為南滿鐵路了。最近幾年來，日本帝國主義為要尋找經濟恐慌的出路，解決內部矛盾，因此當國際間複雜的關係於她有利時，它便用畢生的力量來利用『掠奪中國的便利』。在一九三一年終，日本的刺刀使滿洲『自決』了，她把滿洲從中國分離開來把牠變成一個形式上，好像獨立，實際上是日本統治下的殖民地的傀儡國家——『滿洲國』。日本雖然奪去這塊具有三千萬人口的龐大的土地，還不能滿足，於是又佔領了內蒙一大部份土地（熱河和遼不多整個的察哈爾）把這些土地和『滿洲國』合併起來，而現在則正在逐步蠶食華北以至統治全中國。

領土

日本帝國的領土，在估領滿洲以前，連殖民地在其總不過六十八萬平方公里；其中日本本部估三十八萬二千平方公里，而殖民地共估二十九萬八千平方公里。自從一九三一年起，日本在建立偽獨立「滿洲國」的名義下，估領了差不多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的領土，換句話說，估領了較整個日本帝國多出兩倍而較日本本部多出四倍的領土。因此，日本變成佔有極廣大的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國家之一了。

日本本部是由四個大的和差不多六百個大大小小的島嶼組成的最大的島叫做本州。在本州的南部有四國和九州二島，而在北部是北海道，即蝦夷島。日本島在西部與亞洲大陸，嚴格點說，與蘇聯遠東爲界，南部與朝鮮隔一日本海，東部則是一片汪洋的太平洋。在九州和朝鮮的南部叢島之間有一個對馬島。在日本最大的本州島與四國和九州之間的水面，即所謂日本內海。從九州直到台灣，當中延伸着琉球羣島，成一個長弓形，而從北部北

海道直到堪察加，當中延伸着千島羣島，又成一個長橋形。由北海道向北，就是庫頁島，該島的北緯五十度以南屬於日本。琉球羣島和台灣都是和中國沿海相對，中間隔着黃海東海，而千島羣島，北海道和樺太島與亞洲大陸中間隔着鄂霍次克海。

屬於日本的朝鮮，東部與日本之間隔着日本海，西部與中國之間隔着黃海；北部沿鴨綠江和圖們江與滿洲交界，東北部離蘇聯邊境（海參威南部）不遠。

日本列島從東北伸向西南，儼然似一個彎曲的長弓，它有着極優越的海岸線。日本海岸線分爲許許多多的港灣，半島，海峽，能建造無數天然港口。最大島嶼的東邊海岸，正對着太平洋，這兒的港灣較之內海沿岸的西部更來得多。因此，日本最大的海口和工商業中心，都在太平洋岸上（東京，橫濱，大阪，神戶，名古屋等）。

地 面

日本是一個多山的國家，全部地面只有八分之一是平原，其餘都是山崗和高地。由北

至南有一條叫做庫頁山脈，從北海道貫至本州，另一山脈叫做崑崙山脈貫穿九州，四國至本州與庫頁山脈相遇。在本州兩山脈相遇處，形成一個很大的山嶽——高有三、七四五公尺的富士山，日人奉之爲聖嶽。

日本的火山非常多，算來要在二百以上，其中散佈在日本各島的活火山約有六十之譜。

最有名的火山是淺間山，在本州中心，阿蘇山和霧島山，在九州。阿蘇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個內燃火山，但雖然明知道這是一個內燃火山，直到現在還是活着和噴出火煙，可是依然有農民在這火山上耕種他們的土地。

地 震

日本不僅是一個多山和多火山的國家，而且還是一個多地震的國家。並且，日本的地震，常常帶來很大的破壞。一九二三年東京和橫濱的大地震使日本遭受幾萬萬物質的損

失，和幾十萬人的死傷。地震都是發生於沿太平洋海岸一帶，這是因為靠近海岸的海洋底部常常發生變動，而引起附近島和山的震動的原故。在太平洋沿岸，海洋深度幾達十基羅米突，而西部臨岸日本海的深度要少幾倍，有些地方甚至很淺，因此我們可以說，日本島是很久很久以前，從亞洲大陸分裂開的。

河流與湖沼

日本國內的多山，決定了它的河流的性質。除掉少數例外，河流都是有瀑布和急流的山洪。許多內河，水源都是發自上列兩個山脈，一方面流入太平洋，另一方面流入日本海。內河不宜於航行，但是，因為水流湍急和瀑布甚多，確是水利方面的絕大的泉源。

但是，在日本也有可以用作灌溉田地的大河。在北海道有一條長河叫做石狩河，（長為六百五十四公里）是石狩田地所依靠的灌溉河流。其次，比這較短的信濃河，是灌溉日本西部越後稻田的河流。此外可以灌溉田地的河流有九州的筑後河，四國的吉野河，名古

屋的木曾川，大阪區的淀河和東京區的利根川及江戶川。

日本的湖，差不多都是從火山發生出來的，因此景象非常之奇麗美觀，有許多湖位於很高很高的已死的噴火口。在日本最大的湖是琵琶湖，離日本故都京都很近。

氣候

日本隨着各部份地理狀況的不同，氣候也非常不一致。如果說在北海道的氣候溫和，那末越到南方，在接近次熱帶甚至熱帶的琉球的氣候，就越熱了。

有幾種情形可以影響日本氣候：首先是日本沿海的海流影響最大。這裏面最重要的是黑潮，黑潮分爲兩支，浸着日本東西兩岸，第一支比較高些，第二支比較低些。黑潮暖流和浸着歐洲海岸的灣流——自墨西哥灣發出之海流——一樣，使日本氣候和暖。黑潮海流減輕了來自北方的寒流的影響。日本沿海有兩個主要的寒流，一個浸潤着千島羣島甚至達到本州中心，影響着日本東部海岸；另一個比較輕些，從北部經過韃靼海峽流入日本。

海，影響日本列島西部海岸。

另一種情形也是可以決定日本氣候的，即是節季風。這種節季風能使大陸和太平洋上的氣候一熱一冷如同一夏一冬。大致冬天節季風從大陸西北颳起，而夏天則從太平洋東南颳起。冬季主要的是西部多雨雪，夏季是東部多雨水。日本東部六七月間差不多不斷的落雨；這個時期即所謂入霪。

此外，在有些地方可以影響氣候的是地勢不同：高山或是低原。

所有這些情形，都影響到日本氣候，使之較亞洲大陸廣原的氣候溫和，在冬天比較暖，在夏天比較涼。氣候的溫和，決定日本人生活的特性：例如日本住屋的脆弱，人民住的都是些玲瓏巧小的房子，牆壁甚至可以一掌推破；衣服的輕鬆，日本人無論男女，都是穿的使身體輕鬆的和服；其他如喜歡用紙傘紙扇等。

植物和動物的出產

日本因為地帶延長和雨雪多而影響到天氣，同時也就決定了植物的繁盛。在那裏有極多各種性質各種形象的樹木。差不多一半領土以上，都是滿佈森林。在琉球和九州南部的熱帶森林，多半是常青棕木，到北部，次熱帶森林有橡樹，樟腦樹，竹子等。再往北溫帶森林有棕木，白楊，菩提樹，楓樹，洋杉木以及許多日本種如杉木，柏樹，日本松等。到極北部，出產樅樹和松樹。又如種植桑樹，漆樹和其他具有工業意義的樹木也很多。果木樹却並不多。日本素稱多花，其中以櫻花作日本的民族標誌。草地及牧場則很少。日本的天氣，非常有利於農業種植。主要的農產物是米，其次是粟，各種蔬菜，甘蔗茶樹和煙草等。

和植物產品恰恰相反，動物非常之少。野性的動物更少，有的只是些馴順的動物。飛禽也不多。很奇怪的是日本沒有歌鳥，因此森林中很寂靜。但是海產物却是非常之豐富。太平洋和環繞日本的各大海中，有各種各樣的魚，蠔，蝦，蚌等。因為海產豐富，所以日本漁業甚為發達。

人口

根據最近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的人口調查，全日本帝國（連殖民地內）的人口，共計有一萬萬光景。日本本部約有七千萬人口。其民族成份，差不多完全是日本人，一個血統。一九三三年調查，非日本人在日本居住的，有朝鮮人，約二十五萬，倭奴一萬五千（倭奴是一個民族，原先居於日本列島，後來被日本人趕到北部，現在倭奴的人口只剩一萬五千的光景。）和差不多三萬外國人，其中約有兩萬是中國人。

關於日本人民的起源，迄今還沒有得到確切的科學觀點；有許多研究日本民族起源問題的學者，都說日本人民是來自亞洲大陸的蒙古種族和來自南洋羣島的馬來種族的兩個種族的混血種。直到現在，日本人中間還可以分成兩個形態，一種比較像蒙古人，一種比較像馬來人。日本人身材很短，但很適稱，很結實。

日本每年人口的增加很多，雖然死亡很多，特別在兒童方面死亡率更高，平均每年每

千人要增加十四至十五人。

在經濟恐慌前，日本人口每年增加到差不多有一百萬人。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描述人口大量增加時，總是叫着日本人口是一個特殊『問題』，叫着日本『人口過剩』等。所有這些叫囂，不外乎爲了一個決定的目的，即是辯護日本帝國主義佔領外國領土的正當。實際上，在日本若干地方，特別是在中部，人口的稠密是因爲日本現存統治的政治經濟機構的不良，在日本現存制度之下，大部份土地都握在地主的手裏，而農民家庭不得不擠在從地主手裏租得的一塊極小的土地上。日本人口的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是一百七十四人。但是我們曉得，在歐洲各國人口更爲稠密，例如在荷蘭，每平方公里平均是二百四十四人，比利時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有二百七十人。

日本某些地方人口的稠密，決不是因爲『自由土地』的不夠，也不是因爲人口過多，我們不是很清楚看到，就在日本本部——本州特別是北海道，人口並不稠密，並且有很大地面可以居住移民嗎？在日本現有的殖民地內，日本人也是非常之少，在朝鮮不過五十

萬人在台灣不過二十五萬光景；而且這些移民大多是官員和一些不勞動的人們，可說大部份是游手好閒的人們。因此很明顯的，日本要殖民地不只是爲的移民，而且還在那兒利用特權壓迫當地的土人呢！

同樣的，在別的國家內，日本的移民也是非常之少。日本人民僑居國外的不超過九十萬人。其中約有三十萬人住在滿洲，十五萬人住在美國，十五萬人住在夏威夷，十七萬五千人住在巴西，此外住在中國的約有五萬五千人，住在加拿大的約有二萬人，住在菲律賓的約有二萬人。

爲什麼日本農民老是擁擠在舊地方而不遷移到無論是日本本部或是她的殖民地新的「自由的」大地上去呢？這個原因非常簡單：即是他們沒有這種遷移的費用，如果想到新的地方去，那末就要把舊債舊租舊稅還清，還得準備一筆新地奠基的款子，而這筆經費，日本貧困的農民當然是沒有的。因此移民問題決不是日本人口過剩或是土地狹小，而是在乎註定日本人民窮困的國家制度的不良。

第二章 日本歷史概觀

日本歷史的傳說

日本帝國主義者總喜歡把他們的歷史，描寫得較其他民族優越。在這方面，他們和德國法西斯很是相像，德國法西斯也認為條頓種族是最高的最優越的真正人類的種族。在現代日本法西斯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是怎樣竭力支持日本種族之『神怪』的起源和日本天皇是太陽神後裔的神話。直到現在，這些傳說在若干人民階層中還得到一些反響，因為關於日本人種起源和天皇『神聖』的傳說，是日本民族宗教『神道』的基本信條。日本有許多關於天地起源的神話，關於開始有天地時似乎天皇居於中央的傳說。所有這種神話和傳說，和其祖先神聖的思想混成一起，遂構成這種古代宗教——神道的

基礎。甚至在校中教授的日本史，也是依着當局的意旨開始就是這些神話和傳說，以這些神話和傳說，作為日本歷史的第一章。

根據日本歷史書籍，日本史是從太陽神（火殘王子）天照神武天皇開始的。雖然神武天皇完全是神話，可是在歷史上都「精確」地算出這位日本首次即位的年期。據計算日本第一個天皇即位時是在紀元前六百六十年，該年就定為日本建國的年代。依照這些神話，說是日本神武天皇在日本樹立皇朝的始基，這一朝代奠定後，不斷地傳到現在。就是這樣，日本天皇表現為天照的直系。

近年來，隨着革命對日本現存制度威脅的增長，隨着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政策的加強，日本帝國主義者特別是軍人法西份子，竭盡全力使這類神話在民衆頭腦中復活，以冀擴大和加強日本民衆對於天皇和日本人神聖的觀念和信心，使他們相信日本天皇和國民是全世界的統治者。

氏族制度

如果我們將這些神話傳說清除，日本真正的歷史究竟是怎樣的呢？

我們首先應當指出的是，雖然從前日本和歐洲差不多沒有任何關係，但根本上它的歷史和歐洲各國的歷史是按着同一形式發展的。

根據我們能得到的材料，日本八世紀至十世紀時的歷史，是正在發展的氏族制度時期，而且已經在氏族制度的最後的破產的階段。日本民族叫做大和族，它是原先從亞洲大陸及南洋羣島遷往日本列島的蒙古和馬來人的合種；他們住在本州和九州兩島的中部和南部，並不斷和早在蒙古和馬來人遷來之先就居住日本列島的土人倭奴鬥爭。後來大和族漸漸將倭奴驅逐到北方，一部份被殺死，一部份留在他們當中。

由同一血統構成的氏族，形成一種獨立的差不多各自孤立的經濟和政治的單位。康那兒教授在論到三世紀至四世紀日本氏族內部機構時，指出下面一個特徵說：「

氏族是首先和共同經營有關係的各個團體。氏族成員的基本羣衆從事耕種，主要的是從事種稻；耕田人本身順便還兼幹着必要的手工業工作。隨着生產增長和生產物的過剩，氏族的領袖們就開始分化，這些領袖後來基於掠奪自己氏族和鄰族而發展變成奴隸所有的封建貴族。這些氏族領袖在技術方面和耕種及收割時期指揮着本族工作，特別是在灌溉方面——稻田耕種最重要的條件，也由他們領導着。他們同時主持祛除天然災害（暴風，旱災）的一切祭禮。氏族中的家長「驅捉害蟲」。他們也兼着審判的職務，處罰破壞禾苗，破壞灌溉溝渠以及田埂等行爲。他們還管理氏族的手工業活動，不過主要的是和整個氏族有關係的那些手工業方面：製造防守進攻的武器和開發新土地的工具。他們還決定外來種族去留的問題，這些外來種族包括中國人和朝鮮人，他們多半是從事着各種手工業的。」

在氏族制度的時期，日本人已經從事農業，主要的是種稻，也從事手工業了。這時期，已經有各種從事手工業的朝鮮和中國人來到日本。他們結合在日本氏族機構中，並且教其

他氏族學習手工業。

大和種族不僅和倭奴鬥爭，把他們驅逐到北方去，而且自己也互相鬥爭；他們自己不但奴役外來種族，而且奴役同種族中的不同家族。被征服的家族的土地，和許多被奴役的奴隸，就變成勝利的家長的財產。由經濟的，從而政治的不平等，在種族間漸漸開始了階級的分野。於是氏族制度開始崩潰，代之以基於經濟不平等的階級社會。

氏族公社解體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村一村的農村公社。所有的土地，都是屬於農村公社。但是這種公社已經不再像氏族制度時期那樣全體共同工作，而是分成各個經營工作了。在消費關係上的原始共產經濟的共同性，是變為配合各個獨立經濟單位的個別村莊的經濟。在農村公社裏，按期重分土地，不過在使用土地時，要完全受公社處置。

隨着氏族制度的衰落，族長的政治作用也就減低，並且大和種族首領們的政治意義也更加強了。中央政權將土地分成一區一部，由首領任命他們的家長處理，因此這些家長也就變成這個中央政權的代表。家族的首領和家族長老開始將土地搜集到自己手裏，他

們掌握這些土地作爲自己私有財產並由奴隸耕種。這時做奴隸的不僅是被征服的外來種族，而且過去是自由家族，因債務或破壞法律而失去自由的日本人也變成奴隸。就是這樣，農村公社和農村公社的土地變成私有的土地，所有土地都屬於家族首領和種族貴族了。他們用相當稱呼和名號將他們這些貴族人物分成各種等級。

五世紀終結時，日本和中國及朝鮮發生了很熱烈的關係。中國的文化、宗教和文字開始影響日本生活。從當時在帝制政權下統一着的中國，輸入日本一種中央國家政權的思想。

在第八世紀前半葉，日本燃燒着爲土地爲各個家族長老間的勢力的鬥爭。這一鬥爭削弱了各個家族長老的經濟和政治力量，並使蘇我大家族復得勝利。蘇我將政權集中到家族首領或者天皇的手裏。其後日本經濟和政治生活中的大變革，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化改革」。

大化改革

「大化改革」是在西曆六百四十五年，與之俱來的是大改良。所有的土地都從各個家族政權下收為國家所有。所有的人民，不准像過去那樣以家長為首，分成各家族，而應當只服從中央政權和它的各地代表。按照中國的模樣，組成了一個中央政府。全國分成許多省份和縣區，廢除過去的長老管理而代之以縣長等。廢除家族的防衛者，而建立軍隊。人民分為自由者與奴隸。實際上，日本當時建立了獨特的封建貴族的統治，即基於剝削「自由」農民和奴隸的封建政權。

農民開始按照家庭中六歲以上的成員從政府分得土地。他們要耕種土地，必須以米或他們自己手工生產物交給國家作為國稅，並且必須替國家的公共工作做幾天工。按照法規，每個六歲的小孩就該由本家代分土地耕種，可是常常不遵守這種法規。得到一塊土地之後，農民就被束縛在土地上面，而變成國家的農奴。正確些說，變成皇室的農奴。由此看

來，農民是很少自由的。

除掉施行將土地按口分配給農民的制度而外，中央當局還大規模地實行將土地分給接近皇室的人們，過去種族中的貴族，大官員等等，或是暫時的，或是終身的，常常甚至可以傳之後代，實際上變成他們的私產。就是這些所謂特權的分地，做了將來純粹封建財產發展的出發點。

在這一按口分地制度時期，在分配下來的國家土地上耕種的農民，實際上就是農奴；因此，這時期在日本有構成全人口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光景的很多的奴隸。奴隸主要的屬於國家，或者正確些說，屬於皇室。不過有些奴隸是屬於私人，主要的是上面講到的那些特權者。國家的奴隸們，主要的工作是從事建築當時奈良京城，製造皇室的用品，以及在政府機關服役等。『大化改革』結果所建立的秩序，已經有了文字的記載，即是七〇一年（大寶年間）製定的法典，大家都曉得叫做大寶律令。

日本歷史中把這一期叫做奈良時代（按照當時京城的名稱，奈良離大阪不遠）現

代日本法西斯用極大熱心鼓吹這一時期爲『黃金時代』。他們說：那時候在天皇政權籠罩之下，自由的種地者在國家土地上平安地住着，享受他們勞動的成果。他們說：那時全國都是由自由和平等支配着，沒有任何剝削等等。好像這是使日本文化、詩歌、文學和藝術發展到空前程度的樣子。日本法西斯想證明出只有天皇當權的時候，才有可能得到幸福的生活。正是因爲要誇讚天皇政權，所以把這時間定爲日本歷史中的『黃金時代』。實際上，在這一期間，倒不是自由和平等支配着，而是壓迫和奴役統治着。

在計口分田制度一開始的時期，被束縛在國家土地上的農民，實際上就做了皇室的農奴，而比較少數的農民，被束縛在特權者的土地上，這些特權者即是從國家獲得土地的貴族代表們；後來，國家土地開始大塊大塊地轉入貴族的手裏去了，第八世紀初年耕種新開墾土地的人們，就可以獲得該土地的私有權並且可以不繳國稅。私有財產的確立，於是將基於計口分田制度之上的國家土地所有權推翻了。貴族代表們不但靠着奴隸和農奴開始加緊開闢新地，而且爲了要將從前獲得的土地變成私有和避免繳稅而將舊地作爲

處女地重行開闢。於是國家的土地，或者正確些說，皇室的土地逐漸落入貴族之手，就是這樣，這些貴族變成封建貴族。

封建制度的發展

第八世紀末年，京城從奈良遷至平安——後來叫做京都。在平安時代，日本封建制度有了很大的發展。因此，天皇的經濟和政治的權力更是削弱了。

皇室中的實際權力，完全集中在古代最富的貴族家庭藤原手中。藤原大家庭的代表們，或者是作爲年幼的天皇的攝政者，或者是任爲內閣總理，來統治一切。有一段史事指出來是非常有趣的，就是藤原曾經爲了要做攝政者，他強迫成年的已經就位的天皇到修道院去，而重新將年青皇子扶到金鸞殿上。藤原大家庭掌權共有三百年（九世紀至十一世紀）。這時期，天皇實際上完全與國務無關。

所謂國家土地，實際上都轉到扶助天皇和皇室的藤原大家庭的統治之下了。支持天

皇及其僕役是須要很多錢的。大塊土地都變成封建諸侯的財產，因而政府的收入大大減縮。另一方面，因為政府收入減少，於是課於耕種國家土地的農民身上的賦稅就大大增多起來。這祇有使農民的狀況，一天天惡化下去，以至於支持不住的地步。於是，有許多農民拋了他們的土地變成『流民』和『盜賊』等。還有許多農民跑到各地方封建主那兒去，因為他們需要工作，並且因為替他們工作較之在國家土地上耕種好處多些。

被剝削到極點的農民，企圖用革命的鬥爭方法逃出困難的狀況。就是在這個時期，爆發了第一次力量和範圍都很大的農民暴動。在第十世紀末年，暴動的農民甚至擴大到京城，將京城政府機關和貴族宅院破壞並放火焚燒。

封建主隨着他們的日益富裕，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都離中央政權而獨立了，甚至和中央政權鬥爭。實際上，這一鬥爭是在一方面封建主和另一方面在天皇大名掩飾下的最大封建主藤原之間進行的鬥爭。封建主的財產日益離開中央政權而變成獨立的佔有，中央的代表甚至無權到他們那兒去。封建主開始從逃走的農民和從前的士兵中徵

集自衛兵，這些衛兵，漸漸變為最有權的階層，後來大家都知道的叫做武士。

在封建主陣營中，也發生着不斷的鬥爭。因此，比較微弱的封建主，就無力自衛而屈服於更強的封建主之下。於是按照封建主力量的大小，遂產生各種不同的封建等級，產生如西歐封建制度時期的所謂封建諸侯和家臣之類的東西。除掉封建采邑而外，在這時期佛教修道院也開始演有巨大的經濟和政治的作用。佛教修道院掌握着龐大的財富，土地和農奴，並且也可以調動自己的衛兵，因此它已經變成真正的封建堡壘。而其他封建主競爭，當然也和藤原大家庭對抗。隨着封建制度的發展，奴隸制度也就漸漸消滅了，因為在農奴和奴隸中間並沒有多大界限。奴隸已可「自由」，可以有農奴一樣的「平等權利」。

平氏源氏的鬥爭

第十世紀初葉，封建制度已經統治着整個日本，不過封建制度的形式並不是各地一樣的。在北部和東部，那兒還繼續着日人和倭奴的戰爭，那兒因為在這種戰爭中衛兵的

軍事意義還很重大，那兒過去「逃走的」農民，已經變成他自己的防衛外人——倭奴侵奪采邑的一種哥薩克（俄羅斯民族之一，善騎能戰）特種階層，在這些地方，封建農業採取一種小封土的形式，即所謂「采邑」，它們從大封建主特別是日本東北部最大封建主源氏那兒得到衛兵。而且日本中部和西南部，正與此相反，都是很大的沒有分成小的采邑的封建諸侯，這裏邊最大的一個是平氏。東北部小的封建衛兵帶着一顆希望的心，總是將西南部廣大的封土看作可開採的礦源。

在東北部以源氏爲首的封建主和西南部以平氏爲首的封建主之間，進行着很多年的鬥爭。伴隨着這種鬥爭而同時進行的，還有在各個皇室代表之間爲爭奪皇位的鬥爭。十一世紀後半葉，藤原大家庭有些衰弱而漸失其影響。天皇排除了藤原大家庭的官員之後，自己開始掌握大權，於是覬覦大權者也立刻減少。在這一內訌中，平源兩封建家庭，支持着各種覬覦皇位者，實演有很大的作用。在多年緊張的鬥爭之後，終局源氏獲得勝利。源氏獲得全部政權，並在一九二年宣稱爲將軍和政府，即所謂幕府（軍事政府）的首領，排斥天

皇的權力。從這時候起，天皇雖然繼續利用身爲「神聖」的天照後代的尊嚴，似乎還是氏族「宗教」的首領，可是連藤原統治時期給與他的表面上的權柄也失去了。從這時候起，實際的政權完全轉入將軍的手中。將軍爲了要肅清天皇的政治影響，把皇都遷到鎌倉，鎌倉在日本東部，是源將軍及其同僚勢力最強的地方。

因東北部封建主的勝利，於是小的封建采邑制度遂普遍於整個日本。由衛兵組成的小的封建軍人武士，變成日本統治階級。而將軍就是這一階級的領袖和指揮者。

北條氏的統治

在一一九九年，源將軍死了之後，將軍的職位有幾年是他兒子承繼着，從一二〇五年至一三三三年，權柄就被源將軍親戚北條大家庭奪去，北條大家庭的代表號爲「執權」，即是統治者的意思。

在鎌倉時代，武士階級和一切人民對立，這時候人民的觀念，就是在士族以及武士的

土地上耕種的農奴和住在靠近封建城堡的城市工業者和商人。手工業者 and 商人都被組織在同業組合中，即所謂「座」。這些「座」從當局方面獲得壟斷權來製造和出賣各種商品。而加入這種行會的手工業者和商人必須繳付很多的稅。大家都知道，在封建制度時期的歐洲，也是有這樣像日本的「座」一樣有某種權利和義務的同業組合。日本在這個時期，已經有了很大的躉賣商。即是所謂「問屋」。這種「問屋」在日本國民經濟生活中開始演着很大的作用。由此看來，日本隨着封建制度的發展又產生商業高利貸資本階級的新階層。

在十三世紀七十年代，蒙古人進攻日本，不過沒有成功。蒙古人在佔領了中國而後，決定征服日本。在一二七五年，中國元世祖忽必烈要日本投降進貢，日本拒絕了，他遂派遣海軍遠征，遠征隊在一二八一年抵日本海岸並到九州。但是遠征隊失敗了，因為海濤擊破了大部份中國蒙古和朝鮮船隻，許多人被日本人殺死。

在這時期，日本和中國及朝鮮之間，並沒有敵對的關係，在她們之間商業也甚發展。

然，這種商業並沒有帶着特別和平的性質。日本和中國及朝鮮的貿易，在此時期主要的是在海賊商人手裏，他們看情形只能買賣就買賣，如可搶劫則搶劫。這種海賊貿易，不僅使商人致富，而且也使日本西南部——和中國及朝鮮貿易的主要的集中地——的封建主也大發其財。

鎌倉政府和東北部封建主從這種貿易中所獲得利益非常之少，使日本西南部發財的對外貿易和因蒙古人進攻而使鎌倉政府遭受的經濟紊亂，造成西南部重行開始強固起來並進攻靠着東北部武士的政府和將軍。

足利將軍

在西南部強化的過程中，隨之而來的就是北條大家庭的衰弱，後醍醐天皇，爲了要恢復自己的權力，遂決定利用這一點。經過了多次的失敗而後，天皇居然能夠拉攏了有勢力的封建主足利高氏和新田義貞。足利將北條的軍隊打敗，在一三三三年佔領了將軍京城

鎌倉。後醍醐恢復了天皇的政權，任命他自己的兒子做鎌倉的將軍。但是，北條大家庭剩下來官員，又聚攏了軍隊，並將鎌倉重行奪回。不過後來足利却將北條軍隊驅散而將鎌倉佔領。足利實際上違反了天皇的意旨而自稱爲將軍。很快的，這位新將軍就公開地起來反對後醍醐而宣布新天皇即位。後醍醐躲在一小地方，叫做合野，仍舊自以爲還是天皇，而新的天皇叫做孝明，却遷到京都舊天皇的宮殿中。在合野的天皇開始叫做南方天皇，而在京都的叫做北方天皇。北方天皇在一三三八年任命足利爲將軍。將軍的幕府從鎌倉遷至京都。一三九二年，在南北兩朝之間締結了一個條約，條約上說明他們的後代將輪流統治，並且說，那時候南方天皇同意京都天皇而放棄他自己的權利。

在這一時期，日本封建制度又有更大的發展。過去佔優勢的小采邑，後來代之而發展的是大的封建諸侯了，他們的首領叫做『大名』。小的武士們，從封建諸侯那裏獲得一些掌有土地財產的權利而替他們服務，不過叫做家臣罷了。大名自己相互間也進行着不斷的鬥爭，他們鞏固自己的城岩堡壘，環繞這些城堡的除掉農民人口而外，還有替大名服役

的商業和手工業集中的大小城池。

因爲大封建諸侯政治和經濟力量的增強，將軍的作用和意義也就大大減低。雖然形式上將軍們在政府中佔着第一位，實際上許多「大名」的政治和經濟力量都超過了他們。於是「大名」開始爭取將軍，利用他們在「大名」相互鬥爭中來替他服務。甚至在京都皇城中，在這時期，將軍們的權力也是非常之微弱了，因爲「大名」派他們自己的軍隊佔領了城市並管理國家的事業。

不過在這時期，將軍們在表面上還保持着政權，至於天皇的地位則有如江河日下。天皇——京都的囚犯——實際上靠着將軍的經費，而將軍則企圖從「大名」那兒敲出錢來支持皇室。隨着將軍權力的削弱，「大名」也就停止供給他們錢財支持天皇和他的貴族朝臣即所謂「公卿」。天皇的家室一時窮到如此地步，許多朝臣甚至皇太子都沒有錢買米，以致挨餓。

同時，大躉賣商、高利貸和一般的商業高利貸資本的代表，都劇烈地增長起來。

不但是農民，而且武士甚至大名本身對於他們也有經濟的依靠。

商人在這時期的作用，我們可以從下述的事實看出，有一個最大的『大名』叫做細川，當輪到他至京都指使國事的時候，他却將這種重大事情交給從前是一個商人的松中辦理。而這位商人松中將和他不睦的將軍暗殺了，仍舊從足利大家庭中扶立另一個將軍，不過這位將軍完全依靠於他罷了。

如果說，武士和一般高級階層的代表，有時候還用一種在日本整個封建史上尚屬特別的方法，即是用將軍制定一種廢除武士債務的專門法令（一二九七年第一次制成）的方法，從高利貸的手中解救自己，那末，農民更特別困苦地感到，在奪去農民大部份收成的封建主及其家臣的農奴制度奴役之上，又添加高利貸的奴役。

在這一期間，發生了許多次農民暴動，暴動的浪潮幾乎波及全國。農民起來不僅反對封建主，而且反對高利貸者。

在一四八五年，山城省發生農民暴動，他們驅逐了封建主並建立農民自己的政權，還

維持好幾年，這次暴動是因爲封建主內訌期間中央區農民人口深刻的貧困所引起的一四六七年開始了烏山大家庭中的兩個封建主爭奪承繼權的鬥爭。參加這一鬥爭的，有將軍，還有差不多全部的「大名」，他們分成兩個營壘。這種內訌戰爭，一直繼續了十一年頭。不用說，吃苦最大的當然是農民。但是在封建主和好後，他們的狀況沒有絲毫改善。恰巧內訌的最大罪魁——烏山兩封建主帶着他們的軍隊駐在山城省。他們就瘋狂地掠奪農民，他們設立崗哨妨礙貿易，阻止人民和商品自由來往。絕望的農民，最後建立起他們自己的民軍，驅逐兩個封建主的軍隊而樹立他們自己的政權。召集人民會議，出席的是所有十五歲至六十歲的人民，大會上採取幾個決定人民賦稅範圍的法令，決定課取寺院和修道院掌管人的賦稅，選舉衆望所歸的老年人，將一切行政權柄交給他。勞動人民站在反對封建主的地位上，只有富裕的份子才會變節而向封建勢力投降。

商業高利貸資本的增長，從十五世紀中葉起更是特別驚人。在這一時期，無論是對內貿易或是對外貿易都有很大的發展。海賊商人和中國，朝鮮，暹羅，菲律賓，馬來，印度納西亞

以及其他南洋羣島貿易，大發橫財。這種貿易不僅使商人和高利貸者發財，而且也使一部手工業者致富。城市飛快增加了，其中最大的是境（靠近大阪）及若干其他城市。

一五四二年第一個歐洲人，葡萄牙人 孟德斯平道來到日本。隨他之後，又來了許多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及基督教徒、天主教徒等。從這時起，日本遂開始和歐洲國家貿易，而得到極大好處的倒是後者，不過對於一些日本商人也是非常有利。由於與歐洲人聯絡和與別國貿易的增長，使日本手工業和若干原料工業部門得到很大的發展。同時，日本人也懂得使用歐人帶來的火器，這在戰鬥方面引起整個的變革；並且除騎兵而外，武士、將軍和大名又徵集農民充作攜帶武器的步兵。

歐洲國家並帶來歐洲文化份子和基督教徒。基督教徒，尤其是西班牙人，開始熱烈地宣傳天主教；一開始的時候，就普遍開來，特別是在南部封建主之間，因為他們熱心和歐人貿易，並想拉攏歐人幫他們和競爭者鬥爭。有許多封建主和他們的家臣一塊兒加入天主教，為的要削弱那前此一些時候有很大經濟權力和足為最大封建主之勁敵的佛教修道

院的勢力

不僅對外貿易增長，對內貿易也是非常發達；對內貿易發展到這樣程度，各個封建主的割據已經阻礙貿易的進一步發展了。日本的商人已經需要一個統一的市場，而封建主在自己的封土邊境設置崗哨，却妨礙了這種市場的建立。商業高利貸資本願意國家統一，而商人遂開始百般地幫着那些努力將全國統一在自己政權下的封建主。

信長秀吉的統一日本

在十六世紀六十年代，日本中部一個大名織田信長開始統治其他封建主。雖然織田是古代貴族的後代，可是他却長時期處在大名中第二等地位。織田爲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地位，遂和西班牙人聯絡，並在他們的幫助之下，取得火器給他的衛兵。織田憑着有力的武器，有些地方也用欺詐手段，佔有日本中部一大半。因此他很快就參加兩個爭奪將軍地位的鬥爭，派他的軍隊佔領京都，提拔自己手下人爲將軍。等到他實際上成了京都的獨裁者

之後，他強迫其他大名歸服新的將軍，他把沒有降服的大名的土地奪過來，就是這樣，他手裏集中了日本全部領土的三分之一以上。他撤消阻礙貿易的崗哨，廢除各個大名封土邊界的關卡徵稅，殘酷地和阻礙貿易的割據相鬥爭，減低國稅和自然義務，建築道路等，就是這樣，他吸引商業資本歸到他這方面來。他堅決地和有力有勢的封建制度的堅固的堡壘佛教修道院鬥爭，同時征服基督教。織田在和其他有勢力的封建主鬥爭並削弱其勢力而後，遂公開地出來統一整個日本。但這一任務，他未能澈底完成。一五八二年他終於被他手下的將軍暗殺了。

織田死後，他的一個最親近的將軍豐臣秀吉繼續着統一日本的工作。豐臣秀吉是一個農民出身的青年，他素有不畏懼的勇敢聲譽。秀吉，日本人叫他是猿猴，因為他生的很不漂亮。他起先是做織田的聽差，後來當兵，因為他的不怕死，狡猾和有軍事才能，就很快地升為軍事首領。織田把他當作親近可靠的人物，任他做京都的統治者，並提拔他為統一日本鬥爭中的幫手。

織田死後，豐臣秀吉擊敗了企圖恢復自己獨立的封建主，並漸漸變成日本實際的統治者；在他的武力之下，已經差不多統一了整個日本。他考慮京都的地位在軍事戰略方面不有利，於是他遷住大阪；在大阪，他建築了城岩堡壘。我們必須指出秀吉在對於基督教，特別是西班牙人方面，一改其先人的政策。他統一了日本而後，害怕像菲律賓和其他殖民地所發生的事情一樣，也許會被西班牙人打倒。於是他對於那些努力吸引日本人入教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傳教師的活動，非常懷疑。據歷史家說：從前有一個西班牙水兵不經心說出日本很快地就要變成西班牙君王的殖民地的話來，並說，天主教傳教師不過是西班牙軍隊的斥候兵罷了。日本因此便直接驅逐基督教徒，趕歐洲人離開日本。秀吉還有一點不高興，就是被吸引到天主教去的九州的大名，遠給羅馬教皇派大使去（一五八二——一五九〇年）。這樣表明整個日本服從教皇，秀吉很不甘心南方天主教公爵，不但恐怕他們在歐洲人幫助之下離他而獨立，因而阻礙了日本的統一，而且害怕他們征服了全國。

秀吉雖然在他權力下幾乎統一了全日本，但他還不滿足。他一方面要求新市場的發

業資本的利益，另一方面則努力要轉移被征服的大名對於內政的注意，於是掀起了他對外國領土，首先是佔領朝鮮和中國的念頭。他還打算將日本首都遷到中國，身居中國來管理這個廣大帝國。在一五九二年日本軍隊侵入到朝鮮並將朝鮮佔領。但是中國軍隊幫着朝鮮而制止了日本軍隊的前進。這一戰爭共延長了七年，日本人民大眾死傷甚多。一五九八年戰爭還沒有結束的時候，豐臣秀吉死了。

豐臣秀吉在臨死之前，將國家管理事業交給他的戰友德川家康。家康被任爲秀吉年青的兒子的攝政者。秀吉死後，德川家康結束朝鮮的戰爭，而和若干大名鬥爭，因爲家康實際上奪去了秀吉兒子的權力，而若干大名則要求將政權交還秀吉的兒子。德川家康獲得勝利並對反對者報了仇之後，於是把這些大名的封土沒收，自己做了日本實際的唯一的主人翁。在一六〇三年他自己宣稱爲將軍，從此而後，一共延長到二個半世紀以上，這個時代便叫做『德川時代。』

德川時代日本的孤立

德川時代第一個特點是日本對外的封鎖。德川家三的孫子在一六二四年制定一種法令，禁止日本臣民離開國家，否則處以死刑；禁止外國人靠近日本海岸。一六三九年，對於荷蘭商人特別例外。荷蘭商人遂在某一時期到日本去的很多，並在日本所允許的地方，即在長崎附近之出島和日人貿易。

日本在德川時代的這種所謂「封鎖政策」是有幾個原因的。首先是爲了防備和反對歐洲國家佔領的企圖。日本唯恐當時還是很大的西班牙或是其他某一歐洲國家佔領日本土地而將日本變成她們的殖民地。此外就是對外封鎖的德川政府企圖保持封建制度，並避免外界日益增長的資本主義的影響。統治的封建勢力害怕國內資本主義份子會因爲和別國聯繫而更鞏固和推翻封建關係的經濟基礎。並且，日本當局害怕外國商品氾濫於日本市場，這對於日本極微弱的工業前途有很大危險。日本當局一方面禁止私人和

外國貿易，同時還將大部份的對外貿易集中到自己的手裏。這樣做去，第一所有對外貿易的利盆都落入封建政府的手中；第二，俾外人不能像鎖國以前那樣自由貿易，使外人沒有可能把持日本市場和吸取日本黃金。

將軍和大名

對外封鎖的將軍幕府，極殘酷地統治日本國內生活。國家在政治上，是統一於德川將軍中央權力之下了，不過還保持着整個封建制度。除掉屬於將軍和由他管理的政權和城市外，整個日本是被各個大封建主，諸侯大名等所割據，他們在各自封土上是最高的主人，所有的收入（以米計算）都交給大名，大名再將收入的一部份交給將軍幕府。各個公爵的收入並不一致，每年總在一萬至一百萬斛之間。大名是人民的全盤統治者，他有權審判和定罪。

大名可以支配家臣武士，他們必須無條件地執行他的命令。凡一個大名的武士之多

少不用說是依他的政治和經濟力量而定的，武士替大名服務，得到土地的很少，多半是從大名得到薪金，即是所謂「口糧」。將軍本身也是一個最大最有力的封建主，他也有自己的武士。屬於將軍和服務國家機構中的武士，可以利用特別權利。

大名不僅在經濟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都是不平等的。但是他們的政治地位完全不依靠他們的經濟力量，而大多是由另外條件所決定。在封建僧侶階級中，主要的地位是爲「普代大名」所佔據，所謂「普代大名」即是幫助德川大家庭奪得將軍政權的大名或是他的後裔。其他的是「外樣大名」，所謂「外樣大名」即是從前對於德川變革守中立或者甚至敵對，不過後來和現狀調和的大名。大名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是獨立的，但他們仍舊要尊重將軍幕府的意旨，同時幕府也有權不但可以統治他們，而且可以任命以至撤換。

將軍幕府採取了許多方法，使大名服從它，特別是對於「外樣大名」的行動甚爲不安。「外樣大名」常常在秘密監視之下。將軍幕府爲要使「普代大名」可以常常監視「外樣大名」，而把他們的封土互相參雜起來。但政府使大名歸服將軍最主要的方法，還是使大名

家庭成員複雜化。將軍製定命令：要所有的大名必須在家康將軍於江戶（即今之東京）建立之新都住家，大名本身和該大名身分所當有的武士隨員，也必須每兩年來江戶居住。爲要肅清一切天皇想在國內演什麼政治作用的企圖和剝去大名利用天皇以達自己的目的可能起見，家康以後的將軍們，禁止天皇離開京都的皇室，而大名和天皇若有關係即處死刑。命令江戶南都大名遷到京都，爲的不要引起人們對於天皇和將軍們關係的懷疑。於是『天照神怪的後裔』僅整天只能和些政治家們研究中國哲學、文學和詩歌等。皇室中一切政務，都交給將軍駐京都的代理人辦理。在這位代理人之上，還有一種從將軍最信任的武士中選出來的廷衛。

這時日本封建主統治階級本身間的相互關係就是這樣尖銳。整個日本人民的生活也是在這樣極嚴酷的統治之下。派生的國家統治機構，竭力不使有任何破壞這強固的和永久的統治權的事件發生，而保持這殘酷的統治。無論是高級或低級代表的生活和行爲，以及國家機構的活動，什麼都不能逃避德川統治者的耳目。無怪乎日本歷史叫德川將軍

統治的時期是『目附』統治時代，即是密探時代。

四個階層

全部日本人民分成四個階層：軍人，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軍人武士屬於高級階層。他們依靠大名和將軍，雖然他們當兵也不是固定的長期工作，因為在德川時代日本沒有內戰，可是他們可以得到口糧。他們多數是在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服務。武士的行動，必須合乎『武士道』的精神，即無條件地服從他的主人。如果違反了『武士道』的精神，武士自己『切腹』，即是自己剖自己肚子來處罰自己。非常有趣的是武士自己有兩把刀，一把是準備殺敵，另一把是必要時以備『切腹』。

農民階層和過去一樣，還是農奴，雖然務農的較之手工業和商業要多得多。在將軍，大名或者他們家臣的土地上耕種的農奴，必須付租繳稅，甚至還要義務勞動。租稅從農民身上奪去他們的百分之七〇至八〇的收成。關於這時期的農民權利和地位，我們可以從一

個日本歷史家的著作中看出，他說道：「農民人口，手足都被束縛，他們受百般的限制，生在極可憐的狀況下，嚴格的說：他們簡直是以租稅而生存。政府命令農民只能吃粗食，穿布衣，禁止建築舒適和寬暢的屋子，不準帶首飾，不準穿毛製衣，貧困和歉收的時候，不準製酒賣酒，製毛布賣毛布，以及麥粉和麵炸品等，因為這很費麥子。農民吃米，是很浪費的，當然也得禁止。關於徵稅，有這麼一句俗話說，「農民有如胡麻子，油越是出的多，榨的更加厲害。」

爲了便於監視各個農民的行動，在德川農村中實行一種連環保制度。每五家互相對當局負責，負責繳租繳稅，遵守法律和日常生活的治理等。每一個農民都不願擔別人家的保，可是每一個農民，因為這個制度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監視他的鄰居。

第三個階層是手工業者，手工業者像過去一樣，都被組織在那利用獨佔生產特權的同業組合裏。

組織在商業行會的商人，作爲第四階層，因為他們在國家經濟生活中開始演有很大很大的作用。

如果說在德川時代以前，商業高利貸資本已經演有很顯著的經濟作用，那末在德川時代這種作用更加大了許多倍。隨着國內市場的發展，隨着城市增長和大名及武士商業金融關係的發展，大名和武士的收入都是米，不得不把米變成他們開銷所必需的金錢。金錢的需要一年年地增加，並且大名的開銷也是增大而常常超過他的收入。大名的家庭開銷很大，他住在皇室要用很多人，而且來往京城還要帶着隨從，有時候要帶着上千的武士，因此很需要大批金錢。武士因為住的地方很廣大，所以開銷也常常超過他們的口糧。所有這些事情使得大名特別是武士趨於破產。於是社會上遂崇拜有錢的人，商人和高利貸者。於是專門從大名和武士地方收買米穀的商人出現了。他們通常先付錢後收米，當然這對於商人的利益很大。這些商人中還分出最大的富商，他們不僅掌握着各個大名而且抓着將軍本身。

如果說大名將他的經濟困難轉嫁到農民肩上，那末武士就常常窮到赤貧的地步。階層聯繫鬆弛了，很多武士離開了主人，而變成所謂「浪人」，即是流浪沒有主人的武士。在

浪人之間，後來還分有知識份子的浪人，如醫生，教師，作家，藝術家等。他們之間有不少人開始秘密地從事當局禁止他們做的手工業和商業。有許多武士寧願務農而屈居於土地之上。這些武士農民開始叫做『鄉士』。

商業金融關係的發展，也影響到日本的封建農村。在農民之間開始了很大的階級分化。雖然法令也禁止土地買賣，但土地仍舊在秘密形式下集中到鄉村大老們的手裏。在每一個農村中，長老是由大名或是將軍權力選出的，這些長老，即所謂『名主』，由他決定租稅的多少。至於收集這些租稅，則由他們的幫手來執行。因此很明顯的，在日本鄉村中，『名主』和幫手演有很大的作用。有許多『名主』變成富農甚至小地主，他們手裏集中有土地，並且出租給別人耕種。高利貸者和商人也開始侵入農村。雖然有法令禁止，他們不敢公開正式地收買土地，可是他們將錢借給貧困的農民而把他們的土地收為抵押品。終結有許多農民失去土地而變成貧農，這些貧農，日本叫做『水吞百姓』，即是喝水的農民，換句話說，即是餓了吃水以代米的農民。農民的困苦狀況，使農民經常的忍餓和死亡。農民養活

不了小孩，而將他們殺死，不說別的，單舉一點就足以佐證當時人民的狀況了，即是在德川時代，日本人口的數字差不多沒有增加。關於當時日本農村中的狀況，日本教授池田這樣說：『人們和從前一樣埋葬他們的友人和家屬。但是因為他們餓得很，在天黑以後，再將屍首掘出，分屍充飢。饑餓能使人們發瘋。他們聚到一塊就談問今天那兒有剛死掉的人。地震、火災、水災以及其他天災，固然可以使日本人口不能增加；但阻止人口增加的最大原因還是墮胎流產和嬰孩殺戮。農民的生活比無家的狗貓好不了多少。在佐賀，普通生到第二個小孩，不管是男是女，都不留着。海州某些農村中，只養活三個小孩。小孩被殺的慘狀，我真是無法形容。』——見『日本的恐怖』一書中。

封建制度的解體

因此，在德川時代發生過很一次農民暴動，並不算奇怪。據日本歷史家的計算，在德川時代，這種暴動共有五七四次。這些暴動採取各種形式和各種口號。在外表上看來，這些暴

動常常採取宗教的形式，這和西歐歷史中的情形都是一樣。

最有名的是一六三七年發生在九州島的日本農民暴動，這次暴動是南部基督教封建主利用來反對將軍的。雖然這次暴動外表上也帶着宗教的性質，但它仍舊是真正的農民運動。片山潛關於這次農暴這樣說：『島原暴動不是別的，它是農民反對地主的剝削和壓迫的鬥爭，它是爭取農民經濟利益的鬥爭。』——見一九三四年『現代日本』論文集中之『日本農民鬥爭』。

反對封建主的三萬七千暴動農民，在九州島原城和政府軍隊相持約五月之久。後來日本政府借荷蘭大砲的幫助，才將暴動鎮壓下去。然而因為政府求助於荷蘭人鎮壓了島原暴動，荷蘭人遂從將軍那兒獲得日荷貿易的特權。鎮壓島原暴動情形非常之慘。一個日本歷史家這樣寫道：『政府軍將農民放在地坑裏，用熱鐵燙灼他們的脊背胸膛以至於死，但農民並不害怕，始終保持着頑強。』

德川時代的農民暴動，帶着廣泛和深刻的性質，細心研究過日本農民暴動史的片山

潛，對於德川時代農民暴動的範圍曾做了這樣統計：『在津山暴動中，有八萬八千農民反抗周圍各封建主的龐大的混合軍隊。而岩白五十四村的農民甚至進攻到縣署。淺川八萬四千農民軍爭取實現他們的要求的共有十八條。靠近岩白的平縣暴動共有八萬人參加。靠近但馬的壹岐野暴動中，礦工和農民聯合起來反對鄰近十二個大名的聯軍。久留米暴動中二百餘村的二十萬農民獲得很大的勝利。美濃縣的暴動中，五千人的鬥爭繼續到五年之久。在兒島區有二十萬農民起來鬥爭過。在秩父和熊谷區的暴動中，參加的有二十萬羣衆。在佐賀暴動中，七萬農民起來，燒死將軍的官員和佐藤縣的縣長，在唐津（在九州）暴動中，有二萬三千人參加。』在論到久留米暴動時，片山還說：『在這一暴動中，有二十萬農民參加。』早先都準備好武器，時間、衛兵和其他戰時必需的佈置，在各村中分佈崗哨，決定鬥爭的戰術和策略，提出決定的要求，在先決定焚燒富人，剝削者以及爲農民最恨的人們的房屋。』那時候農民還不知火器是什麼。』片山說：『在德川時代的暴動中農民主要的用各自的耕具，即竹桿、鋤頭之類的東西，此外用鼓、鑼、竹板敲打，鼓勵暴動者的精神。』

德川時代的農民暴動是反對封建地主政權，反對地主，富農，高利貸對農民壓迫的鬥爭。在暴動的時候，農民將地契勞動條約等一起摧毀焚燒。暴動農民所提出的要求，不僅是經濟的，而且還有政治的：例如要求實行全鄉農民輪流當『名主』，要求農民有自己選舉官員的權利等。

領導農民暴動的常常都是浪人，不過農民也常常從農民中推出領袖。非常有趣的是，一七一四年田島暴動中，居然有銀鑛礦工和農民聯合起來，而由工人領導這一暴動。

農民暴動是一種日益動搖德川封建制度的最重要的革命力量。

除掉這種暴動不說，日益發展的商業金融關係，在現存的封建制度的框子裏也是裝不下好些的。新出世的商人和高利貸的資產階級，在它具有最大經濟力量而後，已不能再忍耐處在原來那種無理的狀況之下了，即是當時任何武士不但可以隨便凌辱資本家，而且動不動還要暗殺他們。不過武士——封建制度的支柱，已經失去一切立足的經濟基礎，已經在分化了，已經開始起來反對現存制度而轉到資本主義份子這方面來了。南部一部

份公爵，在富裕的手工業以及貿易發達的鼓勵之下，在自己利益和新的資本家利益聯繫的情形之下，也開始感覺到將軍嚴厲監視的重壓。

在現存這種狀況之下，生產力是不能有大的發展的，農業經濟遭受很深刻的衰落，繼續存在的自然經營阻礙了工業的發展。四個階層的權利地位，老早以前就和他們在國家的經濟作用上不相稱了，並且已經從事推翻阻止他們生存的障礙。將軍制度已經瓦解了。大的大名感到政府機構的微弱而不把它放在心上，並且自己獨立了。一句話說，國家已經到了這種地步，即當時存在的秩序也不能維持原樣了。

外國人的到來——將軍制度結束

這種變革在發生着。封建日本不願與之發生關係的資本主義世界，已不允許日本再行閉關自守下去了。向在十八世紀的時候，有幾個國家，其中有俄國派遠征隊到日本海岸和平提議：願與日本締結貿易關係，可是她們總是遇到日本政府堅決的拒絕，結果失敗。但

在十九世紀中葉，這時候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高的階段，更要希望資本主義往後對於日本鎖國政策依然不聲不響而不想以武力打破日本封鎖之門，那是很困難的了。

美國首先來叩這日本封鎖之門。一八五三年，美國政府派畢利海軍少將帶四隻軍艦來到日本海岸。他開進靠近橫濱的浦賀，要求日本接受美國請求締結商約的條件。畢利強迫將軍當局接受了美國照會後，答應回國等候回答。過了兩個月，俄國的軍艦「伯拉達」也開到長崎來了，也提出締結商約的要求，並要求日本更正確地勘定庫頁島的國界。

於是日本政府不得不接受國外的要求而實際上開始對外貿易。先是美國緊隨美國之後就是俄國、英國和荷蘭都可以在橫濱、長崎、函館等海港貿易了。並且日本不得不上而幾個國家甚至和法國及普魯士也締訂不平等條約。

外國資本主義國家企圖將日本變成他們的殖民地，並且用武力打開日本的封鎖和締訂不平等條約，因而引起日本國內巨大的不滿。封建主害怕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關係侵入日本，害怕這樣會最後的推翻了它的政權，於是起來主張趕走外人的搶劫控制，主張堅

決地反對外國人。至於年青的日本資產階級，雖然高興擴大貿易，但因這種限制敵不過外國資本家的競爭，並且很明顯的，外國人的關係，是在不平等條約的基礎上，同時國內尚保持着封建秩序，於是使日本漸漸失去國家的獨立，因而也就命定日本士著資產階級屈服於外國資本家之下。

因為這個緣故，日本資產階級份子也不高興外國與日本間的關係了。有些不滿的份子開始明白地起來反對外國人。和外國簽定不平等條約的第一個首相在一八六〇年被武士暗殺了。

大的大名爲了把將軍趕出德川的政府機關而自己取得這個位置起見，決定利用這種不滿。爲要達到這一目的，他們還決定利用天皇，使天皇和將軍對立起來。京都的皇宮，變成排外的宣傳和行動中心了。在一八六二年，天皇頒佈驅逐外人離開日本的勅書。但是因爲將軍幕府進行和外人談判政策，這勅書只是一張無用的紙頭，不過在某些地方引起排外的事件罷了。

江戶的美英使館被燒，有些外國人被殺，外國的裁判所被毀壞等，當然也引起外國的反抗。鹿兒島城，島津久光的藩城被英人破壞，因為島津的武士將一個英國人殺死，不久，美國、英國、法國和荷蘭共來十八個聯合海軍艦隊開始向下關轟擊，將下關的砲台打壞，並陸屠殺日本從前破毀外國裁判所的士兵。這樣被打了敗仗之後，將軍還要付給外國人三十億賠款。不過這次外國的壓迫，却更引起了日本人的不滿。

這次參加排外鬥爭的大名和武士，主要的是島津、長州、土佐、肥前等，同時島津和長州爲了奪取德川的將軍地位而爭取天皇。森家的長州大名對於將軍和外人特別不可調和，爲了加強他對於天皇的影響，和對外人鬥爭的力量，他在一八六四年企圖派他的武士將京都佔領，但這企圖因爲將軍和過去幫他忙的島津大名的反對而沒有成功。但是，將軍發動反對長州大名的鬥爭，沒有結果地結束了，因爲後來島津害怕將軍勢力增強而幫助了長州。

一八六六年八月家茂將軍死了，接着一八六七年孝明天皇也死了。慶喜變成新的將

軍孝明子成爲新的天皇了。對將軍的鬥爭，不但沒有減輕而且越來越厲害。到處都開始了公開的反對將軍政權的暴動。新將軍慶喜明白：將軍要老是處在這種日益增長的不滿的狀況中已是不可能了。於是將軍決定離開權位，於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宣告遜位，離開幕府。不過他希望天皇授命於他領導新的政府，企圖在國家機構中建立一派新的勢力，但是這些也都失敗了。

天皇遂在鳥津和長州大名以及其他將軍的反對者勢力之下，把慶喜及其屬下都排斥出去，並將將軍的軍隊和廷衛調開京都，天皇下令正式清算將軍制度，並宣告：天皇自己來處理國政。不滿意天皇這種舉動的將軍，決定起來反對，並開拔軍隊到京都。一八六八年一月在京都附近的伏見一役中，將軍的軍隊被鳥津、長州及其他公爵所敗。便率領他的屬下逃到江戶。天皇宣告他是叛變，便在一八六八年四月派軍隊將江戶佔領，並將將軍擒獲。不過並未處以死刑，僅把他送到江戶充軍。他的屬下仍舊繼續反抗了一些時候，但却很快的不得不和新的情勢調解了。存在了差不多二百七十年的德川將軍制度（亦稱幕府制

度，從此結束。他失敗的原因，是由他領導的封建制度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和他命定要破產。但是，天皇軍隊，正確些說，南方諸侯軍隊的反對將軍的直接勝利，是因為他們的軍隊到處得到城鄉人民的支持。將軍的反對者爲要吸收人民大眾，提出幾個民主的口號：例如「四個階層的平等」並答應人民：戰勝將軍之後，農民三年可以不付田租，減低賦稅等。廣大民衆的支持，決定了這一戰爭中反將軍勢力的勝利。

明治維新

將軍失敗，天皇勢力的復興時期，在日本歷史中名爲「明治維新」時代。但是這一事件不單單是復興了天皇政權，而且使日本社會政治和經濟生活有了整個的改革。在新政府所施行的改革中，在下面我們將看到有不少帶着資產階級的性質和清除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雖然和過去鬥爭中一樣還提出「復興天皇政權」的反動口號，雖然在推翻將軍後仍由封建的武士們所組成的政府施行改革，雖然這種改革是表面的，可是日本於一

八六八年發生的改革却是資產階級革新的開始

庫西林對於這次改革指出下列特徵說：『日本資產階級改革，是未完成的，是度不徹底的。從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起，任何資產階級的改良，都是按着日益抬頭的資產階級和封建大地主間妥協的道路發展。這種妥協當然只有犧牲工農。』——引自一九三二年三月二日庫西林在第三國際執行委員大會上的報告。

『明治維新』並沒有直接使資產階級獲得政權。雖然在日本商業金融關係有了廣大的發展，雖然資本主義份子於商業高利貸資本名義下在『明治維新』時期演有顯著的經濟作用，可是日本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力量還很薄弱，沒有充分明顯的階級的意識，我敢說，甚至還不了解他們階級利益的一致。我可以舉出一個特徵，即是正當南部諸藩反對將軍的商人高利貸份子，特別是大阪商人百般地幫助他們的南部大名的時候，江戶的資本主義份子却在反對南部諸藩和天皇的戰爭中給將軍以精神與物質上的支持。因此新的政府是由武士，主要的是熱心反對將軍的島津，長州，肥前和土佐諸藩主所組成。政府

中首相的位子上甚至坐的是一個大封建主有栖川「士卿」的代表即是皇室貴族的代表也有不少的作用。

在新的政府和整個國家機構中，有不少企圖保持若干封建制度的份子。在改革後立刻站到公開的反革命地位的大資產階級，在已經建立成功的地主資產階級集團中扮作從屬的角色。資產階級在農業中有巨大的利益和他們熱心保持着對農民的封建的剝削，這就是這個地主資產階級集團和資產階級扮作從屬角色的基礎。反封建革命的發展，不可避免地要威脅資產階級的這種利益，因此，連資產階級份子也大大地高興保持若干封建關係。但是商業金融經濟發展的內部諸力，推動着資本主義關係往前發展和建立資本主義關係所必需的社會法律條件。並且，政府害怕如果保持封建秩序，國家會失去獨立，變成列國殖民地也使它不得不採取改良政策和若干替資本主義發展道路清除障礙方法。

將軍在敗後幾年中所施行的改良，各方面——經濟，政治和社會都進行着。首先是下令通告職業自由，即是每一個日本人都可以任意選擇自己的從業，無論是商業，工業以及

其他職業。廢除損害商工業發展的行會制度。撤消一切藩主間妨礙國內自由貿易的關卡。決定全日本國內人口貨物自由來往。規定統一的幣制。建立私家和國家銀行，組織股份公司。過去自然物國賦則代以錢幣交納。政府並着手建立工廠企業，建築鐵路，電線，採取歐洲郵政等等。

一八六九年，天皇下諭除去各大名的封建權利，全部日本領土全歸天皇統治，所有日本人民都屬於天皇。

正是那個時候，建起專制君主的基礎。『專制君主政體在它不斷擴大壓迫勞動階級的官僚和機關之後，已經握得日本全部政權。』

一八七一年，封建諸侯都被肅清，代之以縣制。起初，將大名留在縣中做縣長；不過很快地他們就被召回中央。這裏必須指出的是：日本的歷史學家們喜歡把這次事件描述為似乎各大名由於愛國，所以才服從大皇放棄諸侯的封建權利。實際上，大名早看到反正保持不住舊的封土，而實際在那兒將他們的封建權利出賣換取政府二萬萬五千萬圓（政府以

錄收買)此外還獲得政府賜給他們的名號和職位。

一八七一年四個階層在法律前完全平等了。及至一八七六年，階層已完全被消滅。政府決定武士可以隨便選擇事情做，而取消了他們的口糧，廢除武士軍隊，而建立歐洲式的常規軍政府機關也接近歐洲的式樣。一八六九年將京城從京都遷至江戶，並改名為東京——東方京城之意。

對待外人的政策，有了劇烈的變更。一切反對外人的法令統統取消，開始壓迫一切排外行動，確定當時將軍幕府與列強所締訂的條約，派遣駐歐美各國的專使，以從事在外國研究現存制度，採取歐洲年代和歐洲日曆。開辦歐洲式的學校，並於一八七二年在東京創立大學。

一切政府所施行的這些改良，雖然遭受舊制度擁護者的不少阻礙，客觀上却推動日本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

不過在一個重要的領域內，封建關係並未被積極革除，這在日本資本主義將來整個

發展進程上始終是一個烙痕。我所說的重要領域是指日本的農村，在日本農村中，直到現在還保持着半封建的關係。

『明治維新』後，宣佈了土地的私有權，買賣土地的自由，自由耕種任何作物和自由買賣農產品。但是所有這些措施，主要的是有利於地主和富農份子，對於廣大的農民大眾並沒有多大好處。

這樣做法，主要的是因為政府要調查田地徵收田賦，所以頒佈土地私有權。許多侵入農村並非法掌有土地的商人和高利貸者，如今可以公開地正式地確定他們所佔有之土地的私有權。另一方面，極多數的農民，他們在封建主的土地上耕種，他們已有永久租佃權，即是一代傳一代地耕種下去，他們已將自己耕種的土地視作已有，這時候他們得不着這些土地的所有權，而必須從地主封建主買這些土地或者正確些說把土地交給他們主人。因為大多數農民是沒有錢來買這些他們和他們父親當作已有的土地的，而這些土地一部份仍舊留在地主封建主手裏，一部份被富農和各種投機者等於無代價地買去，而農民

要種土地必須從新的所有主手裏租佃田地了。結果百分之七十的農民變成佃農或者是半佃農。就是這樣，產生了廣大的沒有土地的農民羣衆。並且如果說過去封建主基於封建權利從農民身上拿去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收成，那末，現在新的地主却是基於私有權而這樣幹着。

明治的土地改革並未給與農民土地，恰恰相反，還把他們老早就認爲是自己的而且實際上也掌握在手裏的土地奪了去。『明治維新』並未解決了日本的土地問題，而且直到現在也未得解決，這問題等待着真正的土地革命來解決。這一情形決定了有名的『明治維新』的資產階級改革的未完成和不徹底。在這種『解決』土地問題的基礎上，於日本建立了地主資產階級集團——剝削日本勞動大衆的統一陣線。

大家都知道，日本農民大衆投效天皇軍隊反抗將軍，結果希望獲得土地，而仍得不到土地，天皇的允諾也都是謊話。自然在這些希望變成失望的時候，農民遂開始暴動，反對新制度。農民暴動席卷了全國，從一八六八至一八八四年間，發生過二百五十次農民暴動，而

且每次都帶有羣衆性質，有時候參加者達三十萬人之多。這暴動，結果都是被新政府在年青的日本資產階級全力支持之下，殘酷地鎮壓下去。由此看來，日本資產階級在它還未形成資本主義階級之先，在它發展的第一個階段上就失却它的「革命性」。

但是，新政權之下，不僅發生了許多革命的農民暴動，而且發生過不少反革命的武士暴動。雖然當政者也有武士階層的後代，可是武士羣衆也是對新政權不滿的人。不錯，武士獲得從事各種職業其中包括商業和手工業的權利；但是並不是所有的武士都適合於這種狀況的，許多武士過去都是利用特權，靠着口糧，任何事不做地過着日子，過去弄慣了這樣，一下子生活習慣變更不過來，因此在武士中的不滿也增長了。曾經發生過幾次大規模的武士暴動，可是都被政府鎮壓下去。政府爲了要把武士的不滿引到別的道路上去，它在若干部份希望擴大貿易的商業資本代表的壓力之下，決定利用武士從事對外侵略。在政府間有一派極力贊助佔領朝鮮，但是因爲日本對於這樣大步驟沒有準備，所以日本政府僅敢在一八七四年先向台灣出征。當時日本藉口台灣土人殺害日本水兵，而進攻台灣。日

本出征的結果，從中國方面獲得巨量的賠款，因為當時台灣還屬於中國，不過日本佔領台灣的企圖却在英國干涉之下，未能如願。台灣的遠征和一八七二年琉球（那時候在中日兩國保護之下）合併，還不能滿足武士。一八七六年的廢除口糧和暫時薪金的微薄，使武士更加不滿。在幾個省份中，又開始爆發了武士暴動。最後在一八七七年，爆發了一次最大的武士暴動，這次暴動是在前新政府軍事部長西鄉隆盛領導下的島津藩武士的反叛。他們提出「把天皇從壞政客的手裏解放出來」的口號。政府派了六萬大兵去鎮壓他們，結果政府軍隊死傷甚多，而暴動也被鎮壓下去了。西鄉暴動是最後的一個反動的火焰，新制度自從將這一火焰平靜後，最後地確定下來。

資產階級的「自由」運動——一八八九年的憲法

政府所施行的改良，替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消除了障礙。除掉銀行，貿易組織股份公司的發展而外，在日本也開始了工業的發展。在「明治維新」後十年半中，主要的是政府

自己建立工業企業，它努力加速度地武裝國家，以求避免外界對於日本獨立的威脅。再經過一些時候，日本資本家也開始建造工場和作坊了，政府並且逐漸將國家企業交給日本資本家。商業資產階級很快地發展，過渡到工業資產階級。資本主義份子的經濟作用開始飛快地增長。

與此並行的是日本資產階級的階級自覺性也提高了。日本資產階級開始感到受過去武士出身的官僚的重壓，雖然他們也施行資產階級政策，可是依然「差不多」完全不讓資產階級本身的代表們來掌執政的大權。於是資產階級開始爭奪政權。如果說他們還不是爭取統治地位，但無論如何他們是要爭得統治的地主資產階級集團中的顯著的地位。這一鬥爭，很快地就引起施行憲法組織代表議會的要求。提出這些政治要求的，是前肥前和土佐兩藩的武士後代，他們都是被前島津和長州兩藩的武士所排斥於政權之外的人們。他們做了資產階級的代表，領導着不滿的資產階級反對政府。在一八八〇年產生了一個議會聯盟，議會聯盟在全日本共有九萬會員。不久又產生了兩個黨，一個是板垣領導

的自由黨，另一個是大隈領導的進步黨，板垣是代表肥前一派而大隈是代表土佐一派。這兩個政黨領導着剛開始的憲政運動。第一個政黨——自由黨是代表鄉村資產階級和小的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要求充分的政治的自由，要求地方自治，要求減低國稅等。第二個政黨大代表商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活動的形式比較和緩些，他們也是要求政治自由，議會政府，修改不平等條約，要求金融改良等。政府壓迫這些反對黨，但同時却準備足以平定資產階級社會輿論的憲法草案。

一八八九年天皇所答應的（尚在一八八一年答應的）憲法，最後總算公佈出來了。憲法起草者是伊藤博文公爵，他將當時歐洲最反動的國家普魯士的制度採來做這一憲法的基礎。憲法上規定，整個政權屬於天皇，政府僅對天皇負責。議會由兩院組成：上院和下院。主要的由政府貴族和地主以及官僚組織的貴族院，有統治立法的全權。天皇左右成立一個樞密院，樞密院由那些有權解釋憲法和一切法律的前封建貴族組成。下院是由當選的議員組成。可是國家規定選舉的資格是要有很多的財產，因此實際上勞動者是沒有選舉

權的。

日本資產階級獲得這一點安慰物之後，立刻就平靜下來。在一八九〇至一八九四年第一第二第三次召集的議會大會上，資產階級的代表（反對黨，特別是自由黨）依然劇烈地反對政府，否決了政府的預算，反對軍費的增加等。但是不久政府却勝利地和反對黨談判好了，而自由黨首先脫離反對地位完全支持政府。資產階級明白，他們又何嘗不高興對外佔領，特別是掠奪中國；並且明白國家的軍事化和未來戰爭的準備，就是對於他們——資產階級也大大有利啊。

日本資產階級從它的經驗中得知，日本國內市場因為日本農村的貧困而變得非常狹小，並且知道日本將來工業的發展，要求佔領外國市場首先是中國市場；並且，這時候勞工運動的萌芽，對於資產階級的威嚇，不下於政府。資產階級很快就公開地和反動的君主政體官僚政府合作了。政府方面，在擴大若干選舉法和給資產階級被選入國會更大可能之後，得到大資產階級的贊助。

自由黨和進步黨這兩個反對黨，在各種名稱下分而復合，合而又分之後，漸漸變成沒有羣衆的上層地主資產階級的組織。一八九八年，在大隈領導下建立第一個政黨內閣。一九〇〇年伊藤自己也創立一個政友會，過去自由黨的會員也被吸引進來。就是這樣，曾經有一個時期還是進步的政黨——自由黨，變成反動的政黨——政友會了。

日本政府爲要廢除不平等條約，百般地竭力向外國人證明：日本已『充分地』變成平等的國家。爲了這一點，改組國家機構，建立內閣制，按照歐洲模樣組織各部，主要的依靠法國拿破侖最近的法令製訂新法令，船隻製造改爲歐式，中等學校規定有習學英語一課等。政府用各種方法保護和贊助人民採取歐洲生活方式，生活習慣直至跳舞，遊戲，運動等。同時，日本也懂得利用這些列強間的矛盾。隨着沙俄（也有德國）向遠東的侵入，英國開始把日本看作可以利用以反對遠東的資本勁敵。因此，英國同時還有美國，對於日本的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作了第一次讓步。一八九四年，日本與英國締結的舊條約重加修改。誠然，在新的條約中，依然保持着若干點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直到一九一一年才除去。

不過新的條約却是日本走上平等道路的很大關鍵。日本獲得修改不平等條約後，遂竭力利用『掠奪中國的便利』向中國進攻。

中日戰爭與日俄戰爭

一八九四年，中日之戰開始。中日戰爭的原因是日本企圖奪取當時在中國保護下的朝鮮。佔領朝鮮，是日本進攻中國和獨霸亞洲的第一個階梯。如果諸位沒有忘記沒有成功的豐臣秀吉的出征，那末當會知道現今加速度佔領中國的行動，乃四五十年甚至更早前就計劃好了的。在日本佔領的政策中，她已製出決定的挑釁的方法，這種方法在五十年前她就運用了，而且直到現在她還在勝利地運用着。挑釁的暗殺，造成各種『事件』——現今日本軍閥最拿手的方法——都是日本佔領者『舊兵工廠』的出品。

日本在老早以前，就用一切各種藉口開拔軍隊到朝鮮，同時將中國軍隊趕出朝鮮。日本藉口漢城日本領事館受攻擊，遂於一八八二年開拔大批軍隊到朝鮮。但是在其他列強

(俄德法)壓迫之下，日本不得和中國談判，並在一八八五年於天津和中國締定關於中日兩國互相退兵的條約。此後，日本就積極準備和中國開火。一八九三年朝鮮發生農民暴動，朝鮮當局向中國求援，於是中國政府派了軍隊到朝鮮，日本在這時候也立刻派軍隊到朝鮮去。等到朝鮮農民暴動被鎮壓下去之後，中國要求日本退兵，日本却拒絕了中國的要求。最後中日外交關係破裂而爆發了戰爭。

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戰爭，結局是日本戰勝。一八九五年中日締結馬關條約，該條約規定日本割得台灣澎湖列島，中國承認朝鮮獨立，此外日本並得到中國四萬萬賠款。日本還要遼東半島，但在法德兩國支持下的沙俄，却阻止日本這一要求的實現。

這一干涉告訴日本：在日本佔領計劃的道路上還有沙俄的計劃。屬於中國的遼東半島和旅順口，都是日本準備一起佔領的，可是恰巧已經「租」給俄國。沙俄在一八九六年從中國獲得建築中東鐵路的權利，並得到中國若干租借地和鴨綠江邊的森林租讓。俄國開始把滿洲看作是她將來的殖民地。俄國向滿洲侵入，不但引起日本的不滿，而且引起其

他列強特別是英國的不滿，英國懼怕俄國在亞洲力量的增強，因此極擔心監視俄國侵入滿洲。爲要削弱俄國在東方的伸展，英國決定支持日本。於是在一九〇二年遂和日本締結英日同盟。日本參加鎮壓拳匪暴動（拳匪之亂是廣汎的中國勞動大衆在一九〇〇年反對歐洲帝國主義者佔中國領土的暴動），告訴英國，她是「真正的」英國的聯盟者。

日俄在滿洲的對抗，終局引起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根據一九〇五年樸茨茅斯條約日本獲得朝鮮的獨霸權——在一九一〇年佔領朝鮮，將朝鮮變成她的殖民地。日本得到俄國的「租借地」遼東半島和旅順口，南滿鐵路，俄國在滿洲的全部租借地，得到南部庫頁島，得到在俄國領海內的漁權，還有二萬萬日圓。日本還提出更大的要求，特別是關於賠款方面，但在美國壓迫之下，她還不得不忍着一點貪心。

戰爭使日本不得不極度緊張，大衆已經被戰爭拖得疲乏了；這次戰爭實際上是第一次最大的戰爭。戰爭推動工業發展並使資本家致富，但同時却使勞動大衆的狀況惡化而在勞動大衆間引起巨大的不滿。這種大衆的不滿，在戰後產生出幾次行動。日本國家主義

派竭力給以反動的狹隘愛國主義的性質，似乎說這是反對當戶型用屋才在形勢女員以及反抗美國干涉的不夠，但實際上是表現大衆對於戰爭所引起的租稅重擔和生活程度過高的深刻的不滿。

中日戰爭，特別是日俄戰爭給與日本經濟，特別是工業的發展一個有力的推動。日本很快追趕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而日本資本主義已經進入這一時期，即進入資本主義發展的帝國主義階段。

日俄戰爭後，日本竭力和沙俄談判分割滿洲勢力範圍。一九〇七年沙俄與日本訂立漁業協定，在同年和一九一〇年，她們又訂定新的條約，其中祕密條款是分割滿蒙的勢力範圍。過去兩個仇敵的接近，是因為大家都害怕那視佔領滿洲如瓜分中國的美國會干涉滿洲事情。

一九一二年明治天皇死了。他的兒子開始新的時代——『大正時代。』直到一九二六年死後，於是今日的天皇接位是爲『昭和時代。』

從世界大戰到世界經濟恐慌

在世界大戰一開始的時候，日本就已經在其餘許多帝國主義列強中堅定地佔着自己的地位。她在先雖和英國締結了英日同盟，但是她究竟加入協約國方面還是加入德國方面，依然動搖不定；及到最後，才決定反對德國比較有利，可以乘機擄取德國在中國的權利，同時感到她和英國在中國競爭是很困難的。

日本是爲了要佔領德國在山東的統治和南洋羣島，才參加協約國戰爭的。但是這點對她並不能滿足。於是便乘着別的帝國主義國家正沈酣於戰爭的時候，想一舉取得她在中國的整個統治。在一九一五年，她向中國提出有名的二十一條件，這無異使中國變成她的屬國，條件中說：要中國送給日本許多煤鐵礦的開採權；割讓山東；中國如不得日本允許，絕對不能與其他列強訂立租借地，和吸收外資等條約；不能向第三國聘用軍事，財政和政治上的顧問；此外還要求日本在中國領土上能有無限制的軍事測量的權利。中國如果

直接受這些條件，那無異失却全部獨立，而淪為日本的殖民地。

過後我們看到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日本在美國的壓力之下，已被迫放棄條件中的一部份。

世界大戰使日本得到一個發展工業的異常有利的機會。日本資產階級在軍需供給的出口品上，曾獲得大量利益，但廣大的勞動羣衆却因為物價高漲，和比之日俄戰爭後還要來的厲害的賦稅的重壓，忍受着飢寒交迫的痛苦。廣大羣衆不滿的情緒，終於在一九一八年匯合成爲大規模的『搶米運動』，參加者計有數十萬農民和更多的工人以及城市小資產階級。這種搶米運動，或者說是搶穀暴動，雖一時被武裝力量殘酷地壓服，但也指出了戰時在日本醞釀着的羣衆深刻的不滿，不得不削弱日本帝國主義對外掠奪的政策。

大戰結果，美國在許多列強中間所佔的地位異常優越，二十一條件的提出，大大地使日美兩國的相互關係尖銳化了。美國正垂涎着廣大的中國市場，用疑忌的目光注視着日本對中國的掠奪政策。她的壓力使日本相當放鬆了吞嚥中國（當然是暫時的）的野心。一

九一七年美國代表蘭辛和日本代表石井之間，對中國問題成立特種協定，承認日本在租界地周圍附近的特殊利益，但雙方必須保持中國領土的完整，主權的獨立，和門戶開放的原則。二十一條件與蘭辛石井協定當然是不能相容，不過日本在美國的壓力之下，才暫時放緩她直接掠奪中國的行動。

在一九一九年的凡爾賽和會上，承認日本在山東省的統治權，並且日本獲得南太平洋的委任統治島：加羅林羣島，馬紹爾羣島，馬里亞納羣島。

俄國的大革命，帝國主義列強的干涉內戰，重行衝動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野心，想進攻蘇聯，乘機漁利。日本軍隊在一九一八年越入蘇聯國境，佔領海參威，濱海省，東部西伯利亞以及北部庫頁島，並擬進而佔取全部西伯利亞，表示她對於反蘇聯西部陣線上的捷克軍隊的援助，哥爾却克，謝米諾夫以及其餘的白軍，遂藉此大舉進攻。日本軍隊的開入蘇聯領土，這正表示武裝干涉者方面的獸性的和罪惡的行爲，引起了反日人民遊擊運動的不可遏止的高潮。

在哥爾却克白軍被消滅後，根據伊利奇的意思在遠東成立一個緩衝國——遠東共和國，以作本與蘇聯之間的障壁。遠東共和國和日本代表為日本撤兵問題，舉行過兩次談判。一次是一九二一年在大連，一次是一九二二年在長春，但兩次談判都是無結果而散。日本向遠東共和國提出十七條要求，和當時向中國提出的二十一條件具有同樣的性質。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始終被迫着非退出蘇聯領土不可。危機在日本國內不斷發生，國內的階級矛盾一天天地深刻，日美矛盾在不停地加深，尤其是蘇聯的增強和反日游擊隊的擴張，這些都使得日本的干涉沒有絲毫進行的可能。一九二二年日本軍隊退出西伯利亞和濱海省，只是庫頁島方面還延遲到一九二五年五月才撤退。

一九二〇年開始的經濟恐慌同時對蘇聯的武裝干涉的失敗，使日本帝國主義大大地削弱，在一九二一——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上，已充分地表現出來。在這一會談上，日本在美國的嚴重壓力之下，不得不全面地退却了。美國要求日本廢棄延續了二十年的英日同盟，規定英美日三國的海軍比率為五、五、三之比，日本以大大的不利，要求日本

放棄了她在中國特殊權益，不再提出損害中國主權的條件；並將山東交還中國。華盛頓會議上的決議，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不啻是極嚴重的打擊，這點是毫無疑義的。

在日本國內，日本帝國主義的趨於衰弱，不僅表現於工人農民與地主資產階級中間的階級矛盾的激化上，同時表現在統治階級集團本身的政爭上。日本資產階級在大戰期間乘機興起，一躍而佔統治階級中的領導地位。他們要求擴大選舉權，改組以武士道等爲首組織的軍人政府，而代之以政黨政府，使與金融資本的聯繫格外密切。資產階級的新興勢力，尤其是在一九二三年大地震以後，因爲需要大量資金來恢復生產事業，迫使日本政府起來和資產階級攜手，遂在一九二五年通過男子的『普選權』的法令，和公佈『社會安全保險』的法令。總而言之，金融資本已居於統治陣營中的首位了，以後當權者始終不出於政友會和憲政會（後改名爲民政黨）的兩派資產階級地主的代表，這兩派形成日本資產階級地主統治集團。

一九二五年日本不得已承認蘇聯，并簽訂北京條約，一直到如今調整着日蘇兩國的

邦交關係。

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一九二五年於華盛頓會議上的被迫屈伏，在她是不能忍受得那麼長久的。在日本國內演有重大作用的日本軍部，絕不同意於日本對中國的「退讓」政策再行繼續下去，加以中國革命開始直接威脅着日本主要利益的所在地滿洲和華北。一九二八年日本田中首相以藉口保護日僑生命財產爲名，重新以武力佔取山東，阻止中國革命軍隊的北上。這次在中國引起大規模排貨運動，並且美國也出來作外交干涉。田中退位，濱口繼起，山東的日本軍隊終於又重行撤退。及至一九三〇年倫敦海軍會議開會時，日本和英美簽訂條約，規定英美日三國的巡洋艦，比率爲一〇、一〇、六，這在日本海軍部方面仍引起巨大的不滿。

世界經濟恐慌——日本佔領滿洲內蒙和華北

蔓延不已的世界經濟恐慌，有力地打擊日本，使她的內部矛盾格外地增劇起來。日本

帝國主義的基礎本來就是建立在獨佔資本和前資本主義關係的密切結合上的。要把這些矛盾解決，唯有出於加緊侵略的一法。利用別的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國）被恐慌侵襲着的時候，利用帝國主義陣營內的矛盾激化，全世界分裂為資本主義世界和蘇聯的兩個對立體系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便乘機侵略中國。她照例地作出種種挑釁，和利用製造「事件」的「慣常的」手段，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佔領滿洲，並攫取內蒙和華北的一部份。一九三三年復使滿洲在「滿洲國」名義下離開中國而「獨立」起來，一如當年對付朝鮮的那樣；等到國聯對於日本這種使滿洲離華獨立的舉動加以責備的時候，日本索性退出國聯。現在日本還在繼續進攻華北，企圖將全中國放在她的「保護」之下，在一九三四年「四·一七」天羽聲明中竟公然表示出這一點。

在日本軍事法西斯的強制之下，日本政府更宣佈廢棄華盛頓條約，要求日英美三國的海軍比率平等。

日本同時還準備着進攻蘇聯，進攻外蒙古人民共和國，沿中東路上不斷地施行挑釁

手段，蘇聯方面爲了使躲在日滿當局背後的帝國主義者無法再進行挑釁，並且爲真實擁護遠東和平起見，遂將中東路售於日僑。可是日本法西斯軍人們對蘇聯侵略的野心毫不稍減，反更加積極進行向蘇聯和外蒙進攻。

我們已經將日本歷史從古代直至今日加以說明了。日本的歷史事實很明白地告訴我們：日本歷史的發展階段，社會經濟的構成，和別的國家所經過的並沒有兩樣。日本在近幾十年帝國主義階段上，於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的基礎上，已經追上前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並超過若干最大資本主義列強。

日本法西斯所描述的日本歷史，完全在替下列理論基礎辯護，即是日本優越於其他國家，日本在人類歷史中有前進的作用，日本帝國主義有掠奪和壓迫別國人民的「神聖的任務」等。然而我們知道，只有荒謬虛構的日本歷史才會給日本統治階級有用傳說神話來幫着日本帝國主義欺騙一切種族的廣大羣衆的可能，掠奪和壓迫外國人民的「任

82
『務』在科學的歷史中是找不着絲毫根據的。

第三章 日本的經濟狀況

農業

土地所有和土地使用

日本有五百五十萬農家從事農業經營。其中有一百五十萬左右沒有一點土地，二百五十萬以上有半公頃（合八、一六華畝）和不到半公頃的土地。這就是說，日本的五百五十萬農民人家，有四百萬，即是百分之七十五，有的完全沒有土地，有的雖有一點但如不添租土地耕種，則無以為生。

另一方面，日本有五萬佔有十公頃以上土地的大地主，和十一萬佔有五公頃到十公頃土地的中小地主。這百分之三又二分之一的地主們，他們手裏握有日本全部耕地百分之四十。換句話說，日本耕地差不多一半，而且都是些肥沃的耕地，是握在地主們的手裏。沒

有土地的和土地少的農民，非租地耕種不可，但是農民因為貧困和高度地租，不允許他們多租一些耕地。大多數農民只租一公頃或幾十畝土地，甚至還有租得更少的。實際算來，耕種半公頃土地的有一百九十萬農民，耕種半公頃到一公頃的，與此數差不多，耕種一公頃到三公頃的有一百五十萬，至於耕種三公頃以上土地的，只有二十萬農民經營。

如果根據農民的土地佔有和他們耕種的面積算來，那末我們可以看出，日本農民的階級分化大約是這樣：三百五十萬到三百八十萬是貧農，一百五十萬到二百萬是中農，還有二十萬是富農。

地主們所有的土地有百分之九十八出租給農民耕種，僱人自己耕種的，只有百分之二。地主們差不多全數不從事農業經營，很多地主，根本就不住在農村，他們或是在政府機關做官，或是做公司股東，或是兼工廠主，或是當商店公司的老闆。日本不僅僅是地主，而且有很多富農也出租土地，他們自己靠着僱傭工人耕種的土地只有一點點。因為沒有土地的和土地少的農民非常之多，同時地租又是非常之高，這不僅有利於地主，而且富農也寧

願將土地租出，無心僱人耕種了。因此，日本所有的耕地經營，差不多全是租地。

對農民的奴隸的剝削

日本的租佃制度，帶着極端奴隸式的性質。佃農繳付地主或是富農的地租，要佔他們的收成一半以上。日本的地主或是富農，他們租出去稻田，要以稻來做田租。佃農耕種一公頃稻田，大約可收十八石至二十石米，可是一大半都要付給地主。日本農村中還保留這種自然物租的田租形式，不僅僅說明封建制度的殘餘，還保留在日本，而且說明日本地主剝削的厲害，因為地主們把大量的稻米集中在自己手裏，他們可以做市場上的壟斷者，（市場上銷售的稻米有百分之四十二是地主的），而且可以在米價高漲的時候將牠出賣。

在日本農村中，由於差不多一半耕地集中在十六萬地主手裏的結果，使日本百分之七十五的農民呻吟於半封建性的奴隸式租佃制度之下，這種半封建性的奴隸式租佃制度，就是現代日本農村中基本的剝削方式。但是，這是一種基本的剝削方式而不是唯一的

剝削方式日本農民不僅僅遭受地主的半封建剝削而且遭受資本家獨佔資本代表們的剝削。獨佔資本纏住整個日本經濟的各毛孔，當然農村也不會例外。日本的農民，不管是個農或者是自耕農，他作爲一個城市商品購買者或是農產品的出賣者都是要受着日本資本家支配的。日本農民種一小塊土地，既無錢又不會使用農業機器。但是爲了收得一點糊口糧食，不得不靠着使用大量肥料。但是，肥料是在工廠主獨佔資本家的手裏。而他們却利用獨佔的地位，用極高的價格來剝削農民。因此，每一公頃要用一百圓以上的肥料；即是說，要佔全部生產費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也就是說，要佔全部收穫價格的百分之二十光景。

另一方面，日本農民出賣他們的勞動生產品如米，蠶繭，生絲等的時候，資本主義或公司的直接經理人——躉商以及各種顧客都利用在農村市場中的獨佔地位，迫得日本農民不得不以極低的價格出賣他們的農產品。

日本農民基本羣衆的貧困，由於獨佔資本的奴役，是因爲他們既吃米——農民經營的基本產物——價格低落的苦，又吃米價高漲的苦。日本常常特別是在荒年，在年終的時

候，因為藏米都吃完了，米價總是特別高漲起來。但是，遭受損失的只是農民大眾。這是因為農民，除富農而外，常常是被迫在收穫後立刻出賣他們的糧食，甚至爲了要繳納國稅，償還債務，付高利貸者的利息等而常常出賣青苗。很明顯的，在這個時候，米價和一切農業生產品的價格，都是很低很低。農民以低價出賣了他們的稻米，過了幾個月，所餘藏米吃完了的時候，又不得不在市場上依投機的高價買糧食吃。地主，富農和米商，算到農民缺米的時候，於是便在這幾月間將米價提高到幾倍。在年終農民必須買米時，這種米價的騰貴，對於他們的打擊，和在農民於收穫後以低價賣米所受的打擊是同樣的厲害。

除掉地主和資本家而外，資產階級地主的政府本身也剝削日本農民。日本農民，不斷呻吟在國家賦稅的重擔之下。日本帝國主義每年軍事預算不斷的增長，試問這些錢從那兒來的呢？主要的都是政府從構成全日本人口差不多一半的農民身上壓榨出來的。鄉村人口的賦稅，要比城市居民高上三倍以至四倍。日本農民每年所付的所得稅，和與農民收入相同的小商人及手工業者相比，要高上三倍有餘。現今在日本特別是在農村，苛捐雜稅

的重擔，已經達到這種程度，即是連日本政府也不得不承認，再不能多向農村人口徵收賦稅了。

大家都知道，日本農民的狀況，因世界農業恐慌的打擊而更形惡化。特別在日本，農業恐慌更爲劇烈和深刻，因爲這兒半封建地主的剝削，使恐慌更加嚴重。日本農業恐慌因爲世界經濟恐慌的到來而更加尖銳化。在恐慌的幾年中，米，蠶繭，生絲以及其他農產品的價格，和恐慌前的價格相比要跌落到兩三倍，這使農民更加貧困。

根據日本經濟學家的計算，即使在恐慌前好景氣的年頭，不僅僅佃農和半佃農，而且連小的自耕農，他們從他們耕種的一小塊土地上所獲得淨收入，還沒有耕種同樣大土地的雇農的收入多。這就是說，農民勞苦終年，所得尚不如忍飢受寒的雇農的工資。而在恐慌幾年中，小農甚至中農不但不能從農業勞動中得些什麼收入，並且反而虧蝕，因爲家庭開支，肥料等的費用已經超過全部收穫的價格。但是日本農民還死守着他們的一小塊土地，這不僅僅是因爲，如日本國家主義者所說，農民束縛於土地之上；而且因爲他們看到城市

中的失業因此不希望離開原來土地去尋別的工作，並且因為他們有這種幻想，說土地畢竟是某種堅固的經濟的柱石。

日本農民除掉耕種土地而外，還從事養蠶，養繭抽絲，各種家庭工業，各種手工副業。日本農民如果不幹這些副業，就不能生活。但是，即使日本農民有了這些補助工作，爲了養家活口，還必須向高利貸者借債。

高利貸者在日本農村中非常之多，這又是一種日本農民身上的寄生蟲。如果說，小康的農戶和一部份中農自耕農能夠以田產抵押從銀行中借一些利息比較正常一點的款子，那末，對於日本農民基本羣衆——佃農和半佃農——是沒有可能的，因為沒有田產抵押，銀行是不借錢給他們的。因此，他們不得不求之於高利貸者，不得不付他們強盜式的利息。農民們被迫付高利貸者很多利息，甚至佔到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恐慌前日本農民的負債，根據日本經濟學家約計算，有五萬萬圓。如今他們的負債已經到八萬萬圓以上，而有些經濟學者甚至說有十萬萬圓了。如果你要看到日本農民因爲生活狀況的日益惡化，不

但不能還債而且不能付息的情形，你就不會奇怪這個數目的龐大了。因此，農民的債務，好像雪球樣的越滾越大。不僅最窮的佃農和半佃農，就是中農，他們的債務，平均起來要超過他們全部的動產和不動產的價格。最悲慘的是，農民借了債不但沒有擴大生產，而且不得不減低消費。日本農民想除去這個高利貸的束縛的機會，一年年的少了，無怪乎日本農村中流行着這麼一句話：「逃不出債獄。」日本有一個報紙也這樣寫道：「日本的農民爲債耕種，爲債工作，爲債生活。」

由此看來，如果我們把封建地主的奴隸式的剝削，獨佔資本的掠奪，高利貸的奴役，國稅的擔負，和農業恐慌的打擊合到一起，我們不能不得出這一結論：日本農民擔不起這樣的重壓。日本報界已經一致認爲日本農民狀況，已至完全破產的地位。日本農民的基本羣衆，已經在飢餓線上過日子，這句話的直接的意思就是大多數日本農民大衆挨着餓了。根據官方數字，一九三四年終，東北區北部飢餓的農民有七十萬人。他們都是吃野草，野果，樹皮，他們唯一的最美的食物是貓肉和狗肉。一九三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東京日日新聞寫道：

「東北區的狀況甚慘，有七十萬農民都在餓死的威脅之下。母親的乳完了，小孩子挨着餓。學齡的小孩，餓得黃瘦衰弱。農民無錢買米，多出賣女兒者。」在一九三四年間，根據日本報紙所載：有六萬農村女孩賣到妓院裏去。一九三五年日本農村狀況也沒有見得好些，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社會運動通信寫道：「沒有米吃做苦工，賣女孩，壯丁離開農村，留下來的老人和小孩挨餓，——這就是日本農村真實的情景。」

農 村 「 救 濟 」

日本農民的破產狀況，引起統治階級大大的焦心。他們害怕農民最後忍耐不住而起來反抗他們的壓迫者。有一個資產階級的記者，寫到日本農村悲慘狀況時，很有趣的說到統治階級這種心情，他說：「沒有食糧的人民，他們已經不是綿羊，他們而且可以變成餓虎與餓狼。我很害怕。」正因為這種階級的畏懼，日本的政府，國會和資產階級的輿論在近年來不斷地叫着救濟農村。但是實際上這種「救濟」主要的是有利於地主和富農。

例如，在日本有調節米價法令，在米價低落時由政府收買若干米，在米價高漲時政府再將米出賣。這一法令，似乎在米價跌的時候是幫助農村的，但在實際上，它只是有利於地主和富農，因為，如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米價的提高，對於那些在莊稼收完後就要買米吃的農民基本羣，衆只有更加使他們狀況惡化。

政府在救濟農村的名義下，間或也撥一筆款子發行低利公債，但是這些公債也只有有田產或別的財產作抵押的人才能得到。因此很明顯的，不僅僅沒有土地的佃農，而且連半佃農也沒有資格利用這筆公債，通常這些公債都是發給地主，富農，間或富裕的中農也可分得一點。

同樣的，在若干農業區施行的公共建築工程，對於日本農民基本羣衆也是沒有好處的。因為撥下來的建築費一部份落入政府官員的錢袋中，而另一部份要用來買地主高價的土地和工廠主的建築材料，至於付給參加建築的農民的勞動工資，所剩無幾。因此被僱參加建築工作的農民，不得不白白地勞苦終日，所得尚不能夠一飽，但是，這種「救濟」說

是爲農民的，因此却不能不忍着做下去。

農業的停滯

日本農民在這種壓迫之下，在地主，高利貸，獨佔資本和資產階級地主政府壓迫之下，日本農業的停滯是不足奇怪的。因爲如奴隸樣的貧困的農民，是不能夠推進農業經濟的。耕地面積，平均六百萬公頃，最近十年來沒有什麼變更，甚至有時候還減少呢。日本帝國主義者竭力將日本耕地面積不擴大的原因解釋爲：日本沒有大的自由的土地，因而從此得出結論說，必須佔領新的外國領土。這徹頭徹尾是荒謬無稽的說話，六百萬公頃的土地——日本全地面五分之一——只包括貧困的農民僅利用極舊式的工具來耕種的部份土地。如果日本農民不是限於一小塊土地上和抱着古式的鋤頭，如果日本農民能夠利用現代農業器具，不要說曳引機吧，那末，她們就可以開墾新地，使耕地面積增加到兩三倍。但是，日本農民沒有經濟地位，日本農村沒有社會條件，可以允許他們利用農業機器甚至牲

畜半封建的地主剝削，奴役的租佃制，農業經營的細微，基本農民羣衆的貧困，所有這些，都是日本農村經濟停滯的真正的原因。

日本農民極細心地耕種他們的一小塊土地。他們全家節衣縮食也要儘可能的爲他們的田地買足肥料。因此，在前一些時候，日本的收成的確很高。但是，要知道，日本農民耕種一公頃土地所化上的勞動，因爲農業技術的極端落後，較之別的國家要多兩倍至三倍。日本農民簡直是用汗與血來栽培他們莊稼的。

但是，日本農民的日益貧困，已經剝去他們購買肥料的可能。這使日本農業的收穫，不得不大爲減少。收穫的減少，更使農業人口的物質生活惡化，健康消失。大家都知道，日本農民是沒有耕作牲畜的。通常只有富農和少數富裕的中農人家才有耕牛。至於基本農民羣衆，他們是沒有資格用牲畜的，因爲首先是太貴，其次是不方便，試想，土地很小，如何能用？農民耕種他們的水田或旱田，通常總是用自己的體力和全家大小的力氣。農民因爲處於半飢餓狀況中，沒有精力來細心耕種他們的土地，再加上肥料的缺乏，結果使收穫更形

減少。

日本農業基本生產物是米。平均每年米的收穫是六千萬石。全農業生產的總值，米要佔去一半。其他穀類如小麥，大麥，玉蜀黍在農業中佔着比較不重要的地位。但是，在日本即連米也感到缺乏。日本米僅足消費的百分之八十八。因此，日本還要輸入米，不過主要的都是由殖民地運來。但是，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收穫好的年頭，日本地主和富農看到他們的存米不能在市場上以高價出賣，不僅要求政府停止殖民地米的輸入，而且要求減縮日本國內的耕地面積。在收穫好的年頭，日本農米決不是因為日本的米真正多餘下來而是因為大衆日益貧化的結果，對於米的消費大大減低，而代之以更爲便宜的產物如黍稷，大豆等。

在日本農業中，蔬菜和園藝也佔着相當的地位。技術作物，不甚發展。四十至五十年前，日本的棉花種植甚爲廣汎。現在呢，棉花差不多是沒有了，而所用的棉花都是從別國輸入的。在若干縣區裏特別是在靜岡縣，種植茶樹，但連這種作物也不甚發展。

日本農業中另一重要部門是蠶繭業。日本農民經營養蠶的有二百萬人家，在本州若干中心縣份中，養蠶也是基本的從業。蠶繭業在日本佔農業總收入的五分之一。

牲畜業在日本是沒有什麼大作用的。特別在小農經營中。在日本全部的馬（連軍隊中的馬也在內）約有一百五十萬匹，其他家畜也不過這些，豬有九十二萬五千，羊有二萬七千。在日本農業中，漁業佔着很重要地位，從事漁業的約有一百五十萬人，其中有一半以捕魚為基本職業。

在日本有些地方，主要的是在北海道和琉球，那兒的農業和其他地方的種種五穀的農業經營以及集中在小農經營方面的蠶桑業不同，這兒的技術作物和牲畜業都採取資本主義式的大農場發展的。在日本領土的這一部份，農業經營帶着很發展的資本主義性質，並且達到較高的技術水準（用機器和曳引機等）。這是因為其他日本列島早受殖民地化，而這兩個島嶼上封建餘孽較少的緣故。

雖然日本農民差不多一半是從事農業，但是農業生產的價值比較日本工業生產的

價值，在下面我們將說到，要差的很多。世界經濟恐慌前，日本農業生產的總值，約計四十五萬萬日圓，在恐慌幾年中，因為農產物的價格跌落，特別是絲價的跌落，這個數字減到二十五萬萬圓。從這裏，也就可以看出日本農業恐慌的深刻。

日本農業恐慌，不是像過去那樣，而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一個構成部份，是和世界經濟恐慌密切聯繫着的。並且日本的農業恐慌，直到現在還未減輕。這可以從日本農村農民的貧困仍舊繼續加深這一點看出；當日本工業因為軍事訂購而稍見起色的時候，農村貧困仍舊加深，這是值得注意的。日本農業的落後和停滯，是和日本農村現存社會關係，半封建殘餘，地主，高利貸，金融資本和資產階級地主政府的幾重剝削有關係的。只有土地革命，才能把日本農民從飢餓中救出，才能把日本農業從停滯和落後中拯救出來。

工業——對外貿易——金融和運輸

日本工業發展的過程

日本的工業和日本的農業恰恰相反，它以極大的速度發展着，它在國家經濟上的比重，較之農業要高的多。

使日本工業急速發展的，除掉政府方面的保護政策外，就是對工人的殘酷的剝削，對農民的半封建的掠奪，和對日本殖民地（台灣、朝鮮）及半殖民地中國的搶劫，將這些剝削掠奪來的錢財投入到工業中去。

戰爭是日本工業發展的有力的推動如中日戰爭（一八九四——一八九五）日俄戰爭（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和世界帝國主義大戰。一方面是軍事訂購，另一方面是因勝利而獲得的軍事賠款的投入工業中，因此使日本工業的發展受了不小的刺激。在這方面，特別是世界大戰演有巨大的作用。在世界大戰期間，歐美各國將他們的工業全部作為軍事方面的應用，而不能以商品供給東方亞洲市場。這樣，日本就佔有了整個的亞洲市場，此使日本工業擴大到幾倍。

世界大戰後，參戰的工業國又重行回到東方市場，於是日本開始經歷着工業恐慌，但

是靠著政府的津貼和其他保護手段，日本依舊能將她的工業保持在較戰前要高出許多的水平之上。

在世界經濟恐慌的前幾年中，日本資本家在她們的工業中，曾施行大規模的技術合理化，結果開除了許多工人和加緊對在業工人的剝削。

世界經濟恐慌的頭兩年，日本工業就受了致命的打擊，在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時，日本工廠倒閉了許多，商品輸出減縮了幾倍，這樣使工業生產不得不大大減縮。不過，在一九三二年中，當世界經濟恐慌在資本主義世界開始轉入特種蕭條的時候，日本工業也開始漸漸轉機了。這種轉機，主要的是靠著政府有力的軍事訂購。因為那時候日本在滿洲和中國其他部份已經開始軍事行動，並積極準備和她的帝國主義的勁敵決鬥，並向蘇聯進攻的大戰。此外，日本工業的轉機還由於日本工業商品在國外市場上的傾銷，而這種傾銷政策，它本身又使日本幣值加速跌落，一直跌落到百分之六〇；並且加緊剝削工人，直到最後的一滴血汗。軍事通貨膨脹的景氣表現在日本工業上的，使工業生產量在一九三二年

已經超過恐慌前的水平，並且在最近幾年來，還是以極大速度繼續發展着。

由此看來，日本走入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要較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爲晚，可是她因爲上面講過的對於她有利的環境大大推着她前進，使她可能變成一個極發展的工業國家。

工業發展的階段

但是日本工業的發展，不是只有順利的環境；相反的它也受那阻止日本工業正常和全面發展的不利條件的影響。

日本工業中的缺點是它的重工業的落後。日本帝國主義者常常將這種落後性竭力解釋說是因爲日本沒有豐富的原料，缺乏煤、石油、鐵礦等的緣故。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這種理由是不成立的。我們知道，除掉日本而外，不是有許多國家缺乏工業原料但也能發展她們的重工業的嗎？同時我們又知道，日本是很少棉花的，那末爲什麼沒有阻礙了她的紡織工業的極度發展呢？因此，問題並不在日本國內原料的缺乏。日本重工業落後的真正原

因是在日本工業乃是在對農村半封建剝削的基礎之上產生出來的。貧困飢餓的農村，歸根結底，是不會有機械的一般重工業生產的要求的。日本重工業既不能為生產而生產，目前只得靠着政府軍事訂購發展。

貧困的農民和工資低微的工人，連許多輕工業產品也無力購買。這就是意味着日本國內市場一般地縮小，同時這又推着日本工業不得不爭奪國外市場。日本在國外市場上和別的國家競爭，最有把握的是輕工業，特別是紡織工業。紡織工業較之重工業所需資本很少，創辦又便當，而獲利却豐厚，最重要的是任何人都能進廠做工，因此容易利用婦女和兒童的便宜勞動。最後，日本有了靠近的廣大的市場，如中國和印度，這兩國衆多的人口都是需要便宜的紡織品，這也大大地使日本紡織工業獲得順利發展。結果，日本變成一個輕工業特別是紡織工業的國家。這是日本工業在它的前此長時期發展的特徵。在一九三三年，紡織工業佔日本工業生產總值百分之三六·六。在這一點上，看出日本和別的帝國主義國家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內，領導的工業部門是五金工業、機械製造

工業，化學工業，採礦工業等。日本工業的弱點也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弱點，整個兒正在輕工業的發達和重工業的落後。

日本統治階級和政府是非常明白日本經濟中這種缺陷的意義的。帝國主義的利益首先是軍事準備的利益，迫切地要求日本政府 and 統治階級提高重工業。世界大戰後，日本重工業的發展已經很值得注意。但是，日本重工業各部門獲得飛躍的發展，那還是最近幾年來因為侵略中國戰爭和準備大戰的關係。

但是，雖然年來日本重工業有了很大的發展，但如果按照她的紡織工業的比重說來，還是落後得多。在一九三三年，日本工業生產總值中五金工業佔百分之一一·二，機械製造工業佔百分之一一·三，而化學工業佔百分之一六·四。如我們已經看到，紡織工業和任何重工業部門相比要高得多。

一國工業化的程度，通常是由銑鐵和鋼的生產範圍決定的。如果我們舉出這種標誌，那末我們可以看到日本在真正工業化的意義上，是落在其他大工業國家的尾巴後面。

〔本（連殖民地內）在一九三五年生產銑鐵約二千五百萬噸，鋼四千四百萬噸。雖然這和軍事通貨膨脹景氣的幾年相比，已是極大的增長，但現今的鋼鐵生產仍舊是不足日本這一大工業國家的應用的。〕爲了使讀者可以比較，茲舉別國生產數字如下：一九三五年美國產鋼三千五百萬噸，德國一千六百萬噸，英國一億噸，法國六千三百萬噸，蘇聯一萬二千五百萬噸。〕

在機器製造工業方面和別的大工業國相比，日本也是落後。一九二九年日本生產機器全部值五千七百萬美元，而美國生產機器共值四十億，德國值九億六千二百萬，英國值七億三千八百萬，法國值一億四千八百萬，意大利值六千二百萬美元。誠然，日本有若干機器製造工業部門，很爲發達，例如船舶製造工業，車輛製造工業，電氣技術裝置製造工業，紡織機器製造工業都是非常之發達的。近年來，日本在別種機器製造工業方面特別是和軍事工業有關係的，如航空和摩托製造工業也有了很大的進步。日本現在正用很大的力氣來發展目前尚很微弱的汽車工業。特別集中注意在海陸軍部兵工廠內的軍事工業。日本

政府在這種工業發展方面是不吝嗇的，大批的軍事訂購，使軍事工業得到飛躍的發展。但是，雖然在機器製造領域內有巨大的變革，一般說來，現今機器製造工業較之其他國家還落後得多。

日本不但是重工業落後於其他國家，如果我們看一看日本工業生產的總範圍，那末和別國相比，其範圍也是非常之有限。實際說來，日本工廠生產的總值，在一九三三年是七·八二九百萬圓（還是貶值百分之六十的日圓）。如果我們依據日本工業生產的實體來看，那末，在一九三二年她佔全世界工業生產百分之四·三；美國佔百分之四十·五；英國佔十三·二；德國佔十·五；法國佔八·二；意大利佔百分之四。不消說，日本現在正竭力追趕別的國家，並以極大速度來追趕。在世界大戰前的一九一三年，日本工業生產的範圍僅佔全世界工業生產的百分之一。那時候，按照工業生產來說，日本要較德英法落後到八倍至十倍。而現在呢，僅落後兩三倍了。但這仍表示出，日本帝國主義較別的強國落後。

工業集中的程度

爲要判斷日本工業的強度，我們還得注意一下工業的所謂集中的程度如何，即是說要看一看工業是否在大企業中（這是主要的）或是在小企業中集中了呢？根據最近發表的材料，在一九三二年，日本有五名以上工人的工場和作坊共計六七、三一八個。在這工場中，有百分之八十六是僅有五名至三十名工人工作的小作坊；僅三十名到一百名工人的中等工場約佔百分之十，至於僱一百名工人以上的工場，僅佔百分之四；而最大的工場，有五百名工人以上的，佔全日本工場的百分之〇·六，有一千名工人以上的佔百分之〇·二。這些數字證明日本工場企業以五名工人以上的小工場爲最多，這裏我們還沒有把一名至五名帶有家庭手工業性質的極小工場算在內咧。

我們看到小工場佔極大多數，還不能作爲我們判斷日本工業集中的程度的全面根據。爲了這，我們還得看一看究竟有多少工人在大中小企業中工作和這些企業提供出怎

樣的生產的比例。如果我們看一看在大中小工廠做工的工人數目和這些大中小工廠的生產數量，那末我們得到如下的數字：在佔全部工場百分之八十六的小工廠中，有佔全部日本百分之三十的工廠工人，而這些工場的生產佔全日本工場生產百分之二三·二；佔全部工場百分之十的中等工場有百分之二十的工人，而生產也佔百分之二十；佔全部工場百分之四的大工場，却包括百分之五十工人，生產佔百分之五六·六；至於有五百名以上工人佔全部工場百分之〇·六的最大工場，包括百分之二十五工人，生產約佔日本全部工場生產百分之三十。這就是說，雖然日本小工場佔着龐大的數目，可是日本工業集中的程度已經是非常之高了。不過，日本和其他工業國家相比，小工場還演有巨大的作用。

在日本這種小的和極小的工場，老是在存在的原因，必須在這些工場對工人極端殘酷剝削中去找。因為這種極端殘酷的剝削，使它有可能和大工業並存。至於大的獨佔工業是不受這些小工場絲毫妨礙的。因為他們使這些小工場完全處於他們的經濟勢力之下，而後，他們利用這些小工場作為他們的從屬。

雖然在日本工業中大工場佔着統治地位，但是小工場數目如是之龐大，不會不是日本經濟中特別在戰時的經濟中的一個弱點。

各個工業部門的發展

我們已經知道日本工業的一般特徵現在我們再簡單地看一看日本工業各部門的狀況。下面的表格，是一九三三年間日本工業各部門的狀況：

工業部門	工場數目	工人數目	生產價值
紡織工業	二二·八一	九〇七·六三一	二·八七〇·一七五
五金工業	五·五四四	一二七·九五五	八七八·六九〇
機器製造工業	七·八四七	二四六·九二四	八八八·一九五
化學工業	四·〇三三	一六三·七〇六	一·二八八·〇八四

(千圓)

克羅米工業	三·三·五五	七一·一九五	二二〇·七四三
木材工業	五·九·七四	六六·四三九	一九一·四五七
印刷工業	三·〇·五三	五三·七五六	一八一·五八九
食品工業	一二·八·六八	一四二·二三五	一〇·一七〇三七
電氣工業	五·五·八	八·四·五〇	一四·五七八
其他	六·五·五六	一一三·〇三六	二七八·七七〇
總結	七一·九四九	一九〇一·三二七	七·八二九·三一八

這是日本工商部的官廳材料（僅計賃僱五名工人以上的工場）這裏還有手工業家庭工業的千百萬圓的生產沒有算進去。這種工業如各種皮革，編織，塗漆，陶瓷，作物的作坊，以及玩具，家庭裝飾品，首飾，木屐，紙傘，紙扇等作坊。不過這些工業和工場工業比起來，在現代日本工業中僅佔第三位。

從上表我們看到，在日本工業中佔第一位的是紡織工業。從棉紗生產來說，日本已經

是世界上第一等國家之一了。如果按照棉紗產量來說，她已超過英國，而僅落於美國之後，雖然按照紡錠數目（約一千萬）她不但不及英國和英國，而且不及法國和德國。按照人造絲生產來說，日本在一九三〇年僅處於世界第六位，到了一九三五年她已經佔上世界第一位。在日本，製船業很廣汎地發達着。電氣技術裝置工業也是佔着顯著的地位。航空工業和汽車工業目前尚不怎樣發達，不過，近年來日本政府對於該項工業却非常之注意。發展速度最快的是化學工業，在工場生產中的比重，一九二五年是百分之一〇·八，而一九三三年就增加到百分三一·六·四。黑色五金工業（銑鐵，鋼）如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雖然從世界大戰時起增加到十五至二十倍的光景，但它的範圍比較不甚大。礦業的開採也不發展，一九三四年煤開採量僅達三千三百萬噸（質料很劣的日本煤）。石油每年開採約有二十萬至二十五萬噸，還不足日本石油消費百分之十。因為燃料的缺乏，又妨礙了電力的應用。但是在電力的發展和利用上看來，日本却佔着顯著的地位，這是因為日本多山溜瀑布，水力豐富的緣故。一九三三年計算日本水力有五·六百萬馬力即是說較法國和德國

都強而僅次於美國（一五·八百萬馬力）和加拿大（七百萬馬力），而一九三三年日本電力的發電是一百二十億基羅瓦突，次於美國（一千〇三十億），德國（二百五十五億），英國（二百〇三億）。

因此，我們看到不僅僅全部日本工業是不平衡地跳躍着發展，而且她的工業各部門也是這樣發展着：一方面有些工業部門跳得很遠，佔着世界的第一位，而另一方面却有些工業部門落得很後，其中特別是工業化的基礎——黑色金屬工業。這却降低了日本經濟的力量，並減小她作為列強的意義。

運 輸

運輸業對於日本經濟有很大的意義。現今按照海船噸數（四百五十萬噸）來說，日本僅在英美之後佔世界第三位。日本的輪船，在世界上所有重要港口都有踪跡，日本對外貿易百分之七〇都靠着它。

日本的鐵路網也是非常之發展。但却有一個與衆不同的特徵，即以客運爲主，因爲貨物多半從海上運輸，更爲便利。汽車運輸不甚發達。據計算，一九三四年日本全部汽車不過只有一百二十萬輛的光景。近年來日本政府很注意汽車工業的發展，至於航空運輸也不發達，不過政府近年來却很努力。

工業區域

日本工業的分佈是極不均勻的，主要的是集中在四個區域中。

最發達的工業區是大阪，神戶，京都三區。日本工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都集中在這三個區域裏。有三百萬人口的大阪，是日本最大的工業中心。也是日本的第三個重要港口。從大阪到神戶只要半個鐘頭。神戶有人口九十萬，是日本最大的港口，日本對外貿易的三分之一都是從這兒出口。同時，日本造船工業的最大中心也是神戶。雖大阪不遠，還有一個京都（人口一百萬），是日本的故都，雖然它沒有從前那樣大的經濟和政治的意義，但它還

是一個日本舊文化的最大中心。

日本的第二等工業區域是東京——橫濱，約有五分之一的工業是集中在這裏，東京現在是日本的首都，共有二百五十萬人口，也是日本工業的第二個中心。橫濱恰巧做了東京的港口，這裏有七十萬人口，和神戶一樣也是頂重要的港口。

比較新起的和正在發展中的工業中心是名古屋。名古屋有人口一百萬，在工業發展的意義上講，它佔全國第三位。

對於日本有很大經濟意義的第四等區域是九州北部，這兒是日本的頓巴斯（蘇聯的產煤地）因為它是日本煤業的中心。在這區域內，單是八幡一個工場區域，散佈着提供日本五金工業生產全部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最大的國營五金工場。同時，在這個區域內，還有一個長崎，它也是日本最大港口之一和全國工業的中心。

至於其餘各區，雖然也看到有工場作坊，但在工業方面都不重要而大多帶着農業的性質。

日本的工業區所佔面積很有限（佔日本全領土約十分之二），日本的二城市很少（只有六個：東京、大阪、京都、名古屋、神戶和橫濱，每一個城市平均有七十萬以上人口），而最主要的，日本的人口差不多一半是住在農村。所有這些情形，令人認為現代日本是農業工業國，即是農業佔第一位的國家。但是依據上面分析的材料看來，這種說話很明顯的是不正確的。一個國家，她的工業生產和她的農業生產在生產價值的比較上已經多到兩三倍，那末這個國家就是工業農業國，即是說她是工業佔國家經濟第一位的國家。這裏如果我們再補上：日本農業已經停滯了多年，而日本工業却以極大速度發展着，那末，十分明顯的，日本在她將來的發展中要變成更高度的工業國。

對外貿易

我們已經知道，日本工業在以極快的速度發展着，但是，日本的貧困農民和工資極微的工人，他們的購買力並未增加。因此，日本國內市場繼續在一天天地狹小。這使日本不得

不加力向別國輸出貨品。同時，日本工業缺乏原料，也使日本不得不從外國輸入原料。因此，對外貿易在日本經濟中演有極大的作用。

日本輸出的性質，是隨着日本工業發展階段而變遷的。自從日本開始和外國有了貿易關係的頭幾年，日本輸出的以原料爲主，後來漸漸改爲半工業品，再後來就輸出現成工業品了。但是直到現在，日本輸出中最主要的還是生絲。在世界經濟恐慌前，生絲佔日本輸出依價值說是第一位。恐慌幾年中，因爲生絲的價格狂跌，於是第一位便讓於紡織商品了。在一九三三年，日本輸出商品共值一、九〇〇百萬圓，其中，紡織品和裝飾品佔九〇〇百萬圓，生絲差不多佔四〇〇百萬圓。直到現在，紡織品和生絲還是日本輸出的主要物品。但是隨着重工業的發展，日本也開始漸漸輸出工業產品，如金屬作物，機器，化學商品，橡皮作物，電氣裝置等。一九三三年日本輸出的重工業和礦業生產品，共值二七〇百萬日圓。

幾年前，日本的輸出僅和很少的幾個國家有關係。在日本輸出上，三個國家——美國、中國和印度——演着最大的作用，直到現在，日本還是將差不多全部輸出的生絲往美國

送。而中國和印度是日本紡織品的主要市場。日本能夠輸出商品的國家是如此之少，使日本輸出大受限制。這對於日本整個經濟是一個很大的危險，因為這幾國中設若有某國拒絕購買日本商品——生絲或是紡織品——就會使日本整個經濟震撼不安。因此，最近幾年來，日本用極大力量爭取新的市場。在這方面，她已經獲得很大的成功。

日本爲了奪取新市場，於是日本施行其傾銷政策，即是依低價，甚至低於成本的價格出賣她的商品。日本對男女工人加緊剝削，利用差不多等於不化錢的勞動，同時利用日圓的低匯，很勝利地把她的競爭者從世界市場上排擠出去。如今，差不多沒有一國不買日本貨，日本貨已經侵入非洲，澳大利，近東和歐洲各國了。

受日本傾銷打擊最厲害的是英國。我們知道，英國是一個老早供給世界各國紡織品的國家。可是，日本却決定地將英國從世界紡織品市場排斥出去。她不僅將英國從外國市場上排擠出去，而且勝利地在英國自己殖民地內和英國競爭。因爲傾銷的關係，日本於一九三三年在紡織品輸出方面超過了英國。

日本不僅僅是傾銷紡織品，近年來氾濫於世界市場上的便宜的日本貨還有電燈，鉛筆，裝飾品，人造絲織品等。

日本在擴大了她的輸出範圍和輸出商品之後，現在正竭力避免這種限制，使以後輸出的國家不限於美國、中國和印度；輸出的商品不限於紡織品和人造絲。日本雖然在這方面有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她對於美國的依靠（日本對美輸出幾佔全輸出百分之四十）仍舊是很大。

日本爲要奪得新的市場，如瘋如狂地和人家競爭，但是，她在這方面的能力畢竟還是有限。世界市場由於世界經濟恐慌和後來的特種蕭條的結果，較之恐慌前要縮小一半以上，因此日本的勁敵遲早必須採取一種克服日本傾銷的方法，而有些國家已經施行限制日貨傾銷的方法，新的限制在不斷地出現。日本已經因爲商品在外國受了阻礙，而努力用佔領外國領土的方法來獨佔外國市場了。日本在佔領台灣而後，即將朝鮮佔領爲自己的殖民地，她在這些地方有銷售日本本部商品的絕對獨佔的權利。如今，日本又將滿洲佔爲

已有。雖然滿洲在表面上還不是日本的殖民地，雖然日本當局正式宣稱他們要遵守「門戶開放」政策，即是讓別國在滿洲貿易，但在實際上，現在滿洲市場已爲日本獨佔了。日本還想在全中國這樣幹。除掉其他的原因不談，單是對外貿易的利益，也推動日本帝國主義者奪取新的殖民地。

日本不僅僅輸出她的商品，而且從別的國家輸入必要的商品。日本有幾種食品是缺乏的，也缺乏工業原料。她只要可能總是竭力從殖民地輸入一切需要的東西，但是這還不足以供日本工業的需求。除掉蠶繭而外，日本工業各部門都需要輸入原料。不要講別的，單是日本的基本工業——紡織工業，也在完全靠着輸入的棉花和羊毛工作的。日本從美國和英屬印度輸入大量棉花，而羊毛主要的從澳大利輸入。即使日本的重工業，沒有相當原料的輸入也是不成的。除掉殖民地不算，日本單從別國輸入的生鐵要佔她的生鐵消費三分之二，石油佔五分之四以上，此外還須輸入大量煤，全部橡膠，和幾種有色金屬，如錳，鉛，鋅，銅等。有色金屬中，日本最多的只是銅。雖然在戰後特別是近年來，日本大大地擴大了機器製

造工業和化學工業，可是日本從外輸入的機器和化學工業產品也不爲少。

雖然日本加緊對外輸出，可是她的貿易平衡總還是入超，這是因爲日本必須輸入很多必需的工業原料的原故。近年來日本因爲侵略中國和準備大戰，特別儲藏很多原料，尤其是買了很多金屬塊。必須指出的一點是，也正因爲日本要填補這筆購買所謂「軍事戰略」的原料和軍事化的重工業原料的龐大的款項，才引起日本商品的傾銷。

日本對外貿易的範圍，若和其他大資本主義國家的對外貿易比較，一般說來，並不怎樣巨大。這也指出日本經濟的相當的弱點所在。近年間日本的輸出和輸入，總是在二十億日幣之間；因此，日本全部對外貿易的流通是四十億日幣，或是十五億金圓左右。在一九三五年日本輸出達到二十五億日圓的記錄。在世界貿易流通的比例上，日本約佔百分之三，而英國佔百分之十三，美國佔百分之十一。但是，對外貿易對於日本本身的作用是非常之大，因爲日本輸出和輸入要佔她國家收入四分之一的數目。這證明日本經濟對國外市場依靠的很大。

日本位於島上，對於貿易非常之便利。日本有很多好的港口。不過日本對外貿易大部份都只經過四分之三最重要的港口。日本對外貿易有三分之一是經過她的頂重要的港口神戶，而且主要的是經過它的西部關西。橫濱佔日本對外貿易重要港口第二位，它是東京的港口，一般說來也是日本東部關東的港口。第三個要算是大阪，大阪漸漸追趕神戶而日見重要了。佔第四位的是名古屋。和蘇聯貿易的最重要港口是日本西部的敦貨和北海道的函館。

資本輸出與輸入

日本經濟不僅在對外貿易上，以商品的輸入與輸出和外界發生關係，而且也以資本輸出與輸入和外界發生關係。大家都知道，伊利奇認為資本輸出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一個大特徵。那末，日本在這方面的情形是怎樣呢？

在下面我們將看到日本在金融方面是很微弱的。因此，日本要發展她的經濟，無疑的

是需要外國資本的，這在過去是這樣，現在也還是這樣。不過，日本統治階級對於這一點是非常忌妒的，因為他們不願被別國資本家分去利潤，而要壟斷地剝削和掠奪日本勞動大眾。因此，日本資本家寧願只靠着對本國工人殘酷剝削，對農民半封建的掠奪，對殖民地和平殖民地人民極端壓迫來發展他們自己的工業。他們竭力不使外國資本家有可能在日本工業中投下資本。另一方面又因為外國資本家將他們的資本投到自己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內要比較投到日本容易，結果，在日本工業中外國所投下的資本總共不過四〇〇百萬圓的光景，而且主要的都是美國資本。不過日本却很喜歡從別國舉借現款。她欠外國資本家的債，主要的都是國債，（約有一、四〇〇百萬圓）和市債（二〇〇百萬圓以上）。這些借款，主要的都是在英日同盟二十年間向英國借的。日本全部外債共有二十億日圓左右。

另一方面，日本却非常之高興將資本輸入外國。這却大大增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性質。資本輸出不僅使日本可能掠奪外國人民，而且準備了佔領外國領土的基础。

不過日本金融的薄弱，大大限制了日本資本輸出的慾望。根據最近的材料，日本輸到外國的資本共計有六十三億日圓。但是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如美英法相比，要少幾十倍。日本爲補救在資本輸出方面的弱點，是不將這些資本分散，而整筆地投到，除掉她的殖民地以外的一個國家——中國（包括滿洲）。我們看，六十三億圓的日本輸出資本，約有二、五〇〇百萬投到朝鮮，一、三〇〇百萬投到台灣，此外，約有二十億投到滿洲，三萬萬投到其餘中國各部，其餘是投到印度、西亞、馬來、南美和庫頁島。

日本在滿洲，除掉在日本半官辦的南滿鐵路會社管理和統制下的鐵路網而外，她還有許多大工場，發電所，碼頭等。自從日本收買中京鐵路而後，滿洲全部鐵路網都在日本人掌握中了。現在日本在滿洲還竭力建築軍用鐵路和軍事及與軍事有關的工場。至於其餘中國，日本除掉借款給各個軍政當局以冀收買他們而外，還將資本投到上海，青島紡織工場，投到上海漢口，天津，青島及其他城市的商業和銀行機關，並且投到揚子江一帶的船舶等。

日本投資集中在中國特別是滿洲，這是有巨大政治意義的，並且證明日本帝國主義的深謀遠慮。滿洲這個例子指出：日本資本主義的向中國這一部份輸出決計不是偶然的，日本資本集中在滿洲是準備作為佔領滿洲的基礎。日本資本在中國集中，也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想藉口在中國不但經濟上而且政治上獲得特權。

日本的金融狀況

任何國家的經濟狀況，好壞都表現在她的金融狀況上，因此我們指出日本金融狀況是非常重要的，日本的金融狀況，始終是很緊張，在最近十年間，也不知經歷過多少次金融紊亂了。

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日本的外債並不怎麼多，而外國投在日本工業中的資本也十分微細。因此，如果除掉殖民地剝削和戰爭勝利後對外國人民的掠奪不算，日本經濟所靠以發展的款項，主要的是來自內部資源。這就是說，對日本工人和農民的掠奪，是日本文

融積蓄的基本泉源。但是，由剝削工人所積蓄下來的款項，是不夠使日本工業家滿足的。於是他們靠着國家津貼和從日本銀行中領得借款來擴大他們的工業生產。日本工場的金融借款為數甚大，差不多抵日本工業中投下的資本的一半。

農業借款約為八十億，據若干材料算來甚至將達一百億圓。工業借款和特別是農業借款證明日本整個經濟的金融脆弱。

日本資本主義用動員廣汎的人民階層的資金的方法來克服她的金融的弱點。在日本，正如在別國一樣，銀行和儲蓄銀行就演有這種作用。日本的銀行和儲蓄銀行的作用，在動員人民資金的意義上是非常之大的。在一九三五年，日本銀行和郵政儲金共有一百六十億以上的存款。用這種方法所動員的人民資金，是為資助工業和其他經濟部門，並且是為備戰的。但是，這些錢還是不夠資助準備大戰的日本經濟。日本銀行發行的債券，常常超過銀行的存款。這在日本金融市場上是很容易造成極大的恐慌的。因此，一旦一個銀行信用宣告破產，使人民要從別的銀行收回存款，於是就引起了真的金融紊亂，而且要想重行

召回存戶儲蓄却有很大困難。這種席捲全國的金融紊亂，通常總是由政府出面干涉，由政府給銀行財政幫助，才能把它消弭下去。

日本經濟的一般金融不穩還表現在國家財政上。大家都知道，國家的貧財是靠著賦稅。雖然日本城鄉（特別是鄉村）人民大眾所負的賦稅重擔已經是很到極點而一年年的不堪支持下去，可是日本的國庫還不夠填補日益增長的國家支出。日本國家預算上，軍事預算是一筆最大而在日益增長的開支，拿一九三四至三五年度的預算來說，就是十億圓，佔國家預算全部百分之四六。赤字一年年地增加，收入僅抵支出一半。爲了填補赤字，國家就發行公債，因此，人民將存款和儲金提出來購買公債。由購買公債一時的踴躍，日本國家內債差不多增加到九十億日圓。

日本在一九三一年終於放棄了金本位，將日圓貶值到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這除掉其他原因而外，日益增長的內債也有很重大的關係。這種將幣值減低三分之一，雖然能夠一時擴大日本對外貿易和更容易剝削工人大眾，但是它是壓迫日本農大眾的重擔，遲

早是要使日本整個金融制度解體的。

大家也知道，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狀況，還該國所有的金準備所決定所左右。日本在世界大戰期間，藏有巨量的黃金共值二十七億日圓。世界大戰後，就漸漸減少了。在一九二七年，即是在世界經濟恐慌到來之先，日本的黃金只剩十億圓了。在一九三五年終，日本全部黃金只有五萬萬圓的光景。

所有這些，指出日本金融是處在很艱難的地位，並且證明在延長的戰爭中，日本金融的澈底破產不只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金融資本的作用

正如在別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在日本，銀行不僅是人民資金的蓄積所，而且它還在全部國民經濟中扮着領導的角色。伊利奇告訴我們：在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內，經濟上和政治上佔統治地位的金融資本，是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結合的結果。在日本我們可以看到

這種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結合的明顯的例子。

日本的一切大工業，商業，船舶，銀行，都聯合而為托辣斯，辛狄加，加特爾，康塞恩。全世界的人，那個不知道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大倉。可是日本的銀行，工業，運輸，貿易等恰好都集中在牠們手裏。伊利奇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最大特徵之一，是從生產競爭生長出來的獨佔（在少數壟斷資本家手裏集中一切最重要的工業部門）即是生產集中在最大的企業中。

在日本，我們看到資本集中已達到世界上最發達的帝國主義國家那樣發展的程度。不要說別的，單舉一個例子就夠了：日本在一九三一年資本達二百億圓的各種株式會社（股份公司）有五萬七千以上。其中每一株式會社資本達五百萬圓的共有七百二十六個，這就是說，百分三一·二的日本株式會社擁有日本全部資本百分之六十五。

實際上，日本的整個國民經濟，是被五個最大的公司巨頭：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大倉所統治着。在這五個大公司中，最最大的三井三菱，就是日本經濟生活中真正的主人翁。要詳

細計算出這五個大公司所直接統治的企業數目，或是各個公司所統治的數目是很困難的，不過嚴格說來，日本沒有一個工業部門沒有三井三菱的資本。五金工業，機器製造工業，化學工業，汽車航空工業，造船工業，礦業，電氣工業，紡織工業，食品工業，航業，水利國內外貿易等，所有這些都是在這些大公司掌握中。這些大公司又是爲誰掌握着呢？日本的大銀行。根據日本經濟學家的計算，三井三菱兩大公司所周轉的資本差不多是五十億日圓。

從下列材料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日本資本的高度集中和這種集中的更在往上增長。在一九一九年，即是在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日本有二千以上的銀行；在一九二九年，即是在世界經濟恐慌之前，日本銀行只有一千多了；而到了一九三五年已經減少到不夠五百。不論是在資本或在存款方面，都是很大的，這種大銀行，都是屬於所謂銀行「五巨頭」三井，三菱，安田，住友和第一銀行。在這幾家銀行內，集中着全日本銀行存款的三分之一以上。這指出超過工業集中的日本資本集中的程度是如何龐大。

使日本資本加速集中的還有下面一個原因，即是直到現在掌有鐵路，大工場（包括

（八幡五金工場）的政府，在日本經濟中還演有巨大的作用。我們曉得，日本國家資本在日本工業和運輸中要佔全部資本四分之一以上。

日本皇室除掉佔有着巨大的土地和森林財產而外，還掌握着投在各大銀行和企業中的巨大資本。因此，日本天皇不但是大地主，而且是大資本家。不僅是皇室，而且一切國家官僚機構中，從政府和樞密院官員下至國會議員，都是掌握着工業和熱心靠剝削工人獲得利潤的。日本的獨佔資本和小心謹慎保護它的利益的國家機構有着密切的關係。這不僅表現在日本政府實行保護工業的政策上，而且也表現在國家以款子直接津貼和賄賂資本家等事實上。

並且，日本獨佔資本和封建地主階級也有密切的勾結。因為一方面資本家也在農村中掌有土地，並且和地主一樣用半封建方法剝削佃農，而另一方面，地主將他用半封建方法，從農民身上剝削來積蓄的資本投在銀行和工業中。因此，日本地主和資本家的利益，有了一個密切的共同性。日本常常更有一個人既是資本家又是地主，很難分出界限。究竟他

是先地主而後兼資本家，或是先資本家而後兼地主，這是不容易曉得的。

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封建性質

日本經濟中獨佔資本演着主要的作用和國家機構與金融寡頭有着密切的聯繫，證明現代日本是資本主義的最高和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但是，日本帝國主義是有其決定的，獨特的特性的。在日本經濟中，特別在日本農業中保持着封建的殘餘，這種封建殘餘決定日本工業機構，決定國內市場的狹小，決定對工人階級的殖民地的剝削，這是一；這種封建的殘餘，不僅僅在經濟上保持着，而且在政治生活中，在日常生活，在人民意識中都保持着，這是二；在日本，正如在當時的沙俄一樣，獨佔資本是被封建的前資本主義關係的密網交織着的，這是三；所有這些，日本帝國主義是一個特種的帝國主義，正如伊利奇所規定的沙俄帝國主義一樣是一個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一九一六年伊利奇寫道：「在日本和俄國，軍事力量的獨佔，廣大的領土掠奪的便利和對外國人對中國等掠奪的特別便利，部

份地滿足現代最新的金融資本獨佔，部份地使後者有所變更。」

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封建性質，大大地使它內部所有的矛盾尖銳化。日本農業的停滯和落後，日本工業的不正常，不平衡和如跳如躍的發展，重工業的特別落後，國內市場日見狹窄，金融弱點和資本貧乏，對外貿易的不穩對農民半封建剝削和基本農民大眾的貧困，對工人的半殖民地剝削和無產階級生活水準降低，所有這些，大大地削弱現代日本帝國主義和耗蝕它的內在力量。伊利奇早看到日本帝國主義這種內部的弱點，並看到任何對外武力侵略的勝利都不能挽救這一弱點。一九二〇年，伊利奇在國際第二次大會上說道：「日本，她可能掠奪東方和亞洲各國，但她沒有別國支持，她是沒有任何獨立的財政和軍事的力量。」雖然自從伊利奇指出日本有這一特徵時起，日本帝國主義勝利地大大擴大了它的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勝利地佔領了滿洲和中國別的部份，但是日本一般的狀況沒有絲毫改善；相反的，如我們已經看到，內部的矛盾更加尖銳，特別是農村狀況更形惡化，無論是農村或是城市，階級的相互關係日益劇烈化，此外日本的金融狀況等也都是江

河日下。

最後，歸根結底，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封建性質還決定了它特別富於野蠻的對外侵略性質。日本帝國主義內部矛盾的極度尖銳化，深刻的半封建餘孽，推着它不得不從對外佔領，對外國人民的殖民地奴役，準備再分割世界的新的帝國主義大戰中來解決這些矛盾。爲了要用血與鐵來解決它的矛盾，日本帝國主義就動員一切經濟資源，用盡一切力量，加緊剝削日本工農和廣大勞動大衆掠奪日本殖民地人民，廉價在世界市場上出賣日本工農勞動產物以冀搜得資金準備大戰，加緊政治恐怖，總之，是無所不爲的了。日本帝國主義在佔領滿洲和中國其他領土之後，現在正準備新的佔領，準備掀起世界大戰和進攻蘇聯。日本帝國主義的貪心是無際的。可是它的經濟的可能性却是有限的，總而言之，日本經濟的困難是不允許它胡作亂爲的，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最後只有死於自己的困難中。

第四章 國家機構和政治運動

資產階級地主集團

日本的國家機構，是一個極反動的機構，牠壓迫人民大眾，而替統治階級中極狂暴者的利益服務。

日本的統治階級，一方面是大資本家金融巨頭，大工廠主，和銀行老闆，另一方面是大地主，巨大的礦山森林等地產的所有主。資本家和地主的集團，就是現今日本統治的政治勢力。大約到世界大戰終結的時候，在這個統治集團裏，還是地主佔第一位，當時金融資本還沒有在這個集團裏握得第一把交椅。但是資本家隨着他的經濟力量的增強，他的政治影響也增長了。日本和別的任何帝國主義國家有一點不同，即是在日本，地主在國家政治生

活中仍演有巨大的作用

君主政體的作用

統治資產階級地主集團指揮着君主政權。君主政權和金融資本及大地主都密切的聯繫着；牠保護並代表這兩個階級的利益，但同時牠也有牠自己的利益，即是牠的派生的官僚軍事警察機關的利益。從這一點意義上來說，我們可以說，日本的君主政體是有某種獨立的作用的。

在一九三二年第三國際在關於日本狀況的提綱中，關於日本君主政體作了如下的解釋：「一八六八年後，日本建立了一個專制的君主政體，這個專制的君主政體，在牠不斷擴大壓迫勞動階級的官僚機關之後，如今已經握得日本全部政權。日本君主政體主要的方面依靠着封建的寄生的地主階級，而另一方面依靠着暴發戶野蠻的資產階級；牠站在這兩個階級巨頭結成的極密切的永久的集團中，極靈活地代表這兩個階級的利益；就是

這種君主政體，同時還保持着牠獨立的相當大的作用，和牠的僅僅用偽立憲形式遮掩的專制的性質。這種君主政體官僚的機關，在爭奪政權和收入時，用盡牠的力量來維持國內反動的警察統治，維持一切經濟和政治生活中的野蠻的壓迫。日本君主政體，就是日本國內政治反動和一切封建殘餘的支柱。君主政體的國家機構，就是剝削階級現實的獨裁的堅固的骨幹，日本國內革命的第一個基本任務，就是必須把這個君主政體的國家機構摧毀。」

因為在日本有國會，所以有天皇在上的日本君主政體表面上似乎還是立憲的；但實際上，日本的天皇或者他的代理人的權力是絕對無限的。天皇信任他所批准的政府，但不僅信任整個政府，而且也信任每一個別的大臣。陸軍省和海軍省在政府中佔着特別的地位，牠們有權直接上奏天皇，所以牠們在政府中造成獨立的地位。這使指揮陸海兩相的日本軍閥，可能常常不通知日本整個政府有時簡直違反政府的意旨而施行他們的政策。

僅僅爲天皇信任的日本政府，必須順着接近天皇的人物和組織的意旨。

日本的樞密院——日本天皇最近的顧問機關，由最「有聲望和功勞」的官僚大臣所組成——演有很大的政治作用。日本憲法和日本法律的修改補充權，屬於樞密院，而這種權柄，不消說，是為資產階級地主集團巨頭們的利益服務。

日本的所謂「元老」也演有巨大的作用，日本的元老，不久以前是日本的大政治家明治天皇的忠臣。日本憲法中並未歸定有元老大臣，但天皇所任命的元老大臣，却可以用其勢力造成很大的影響。在選舉中選舉元老的有政府中人也有政黨。實際上，政府官員的任命，常常依靠元老，通常由天皇向元老「垂詢」，元老向天皇推薦後再由天皇授權組成內閣。很有趣的是，現在有一個元老有九十歲了，他的名子叫做西園寺，他在當時做過幾次首相和樞密院院長。雖然他是這麼大年齡的老人，而內閣中各相還須要訪問他，和他討論一切國家問題，並且直到現在，當任命政府首腦和官員的時候，他的意見具有決定的作用。

日本的宮內省（宮內大臣）在政治上也有很大的作用，牠是離開各省內閣而獨立的代表奉承天皇的朝臣們的利益。

樞密院元老宮內省都不只和大地主有密切關係而且和那透過他們而施行其政治路線的金融資本巨頭也有密切關係。我們只要指出一點就可看出，元老西園寺就是日本金融資本最大的代表住友公司的主人住友男爵的哥哥。

政 府

自從『明治維新』以至世界大戰終結時，日本政府中掌權者是軍事封建派的代表們，他們都是些有名的陸軍大將和海軍大將，前於明治維新時有名角色長州和島津皇朝的後裔。大戰後，因為資產階級影響的增長，在一九一八年第一次由議會政黨之一政友會的領袖原獲得政權。從此後，政府的主腦都是些議會政黨的領袖們了。但是，後來政府又提拔陸海軍大將加入政府，例如一九二三年提拔山本，一九二七年提拔在西伯利亞干涉行動中有名的陸軍大將長州皇朝的後裔田中。誠然，似乎後來他們也變成了議會政黨的領袖們。從一九三二年起，那時因為軍人法西斯勢力的增長，議會政黨的作用大落，於是政府

的主腦，一個隨着一個都不是政黨領袖而是海軍大將齋藤和岡田了。因此，日本政府中多半是些軍閥的代表們。這證明軍事利益，即是軍事佔領的組織，始終是而且現在也是在日本政府日常事業中佔着最重要的地位。日本陸軍省和海軍省有獨立的作用，更充分的證實了這一點。

但是我們還應當着重指出，不管是誰指揮日本政府，不管是軍人或是文官，不管是政黨或是非黨政來指揮日本政府，但無疑的，牠始終是保衛統治資產階級地主集團的利益，保衛整個日本軍事封建帝國主義的利益。並且，世界大戰後，牠保衛金融資本的利益，在歷次日本政府所施行的政策中要佔更重要的地位。

在一九三五年，日本政府建立了一個新的顧問機關，即是所謂國家政策討論會這個新的顧問機關，大家都知道又叫做「頭腦托辣斯」。這裏面有官僚大臣，有金融巨頭，有政黨代表，它的任務是不管那一派當政，在監督政府保持日本資產階級地主的一貫的政策。

國會和政黨

日本的國會是代表和保衛資產階級地主集團特別是金融資本的利益其忠實的程
度不下於日本政府。

日本國會也是由兩院組成：上院（貴族院）和下院（衆議院）。上院是由公爵，侯爵，伯爵，男爵和其他貴族，由天皇所指命的金融資本的代表，最大的銀行老闆和工廠主，以及一些有名的皇家科學研究院的學者和官員們組成的。下院是由四百六十六個選舉出的男性（日本婦女沒有選舉權）議員所組成。

日本男子二十五歲以上才有選舉權，而三十歲以下的男子沒有被選的資格。在日本，經過很長的時期，只有繳付過很多國稅的人，才能獲得被選舉權。直到一九二五年的時候，由於民衆的壓迫，日本才施行普選。除掉軍人，學生和官員給與全體男子『普選權』。

但是儘管日本施行普選，仍是差不多沒有使日本國會性質有所變更。一九二八年日

本國會第一次由普選選舉出來的議員，有百分之三十二是工廠主，商人和銀行老闆，百分之十五是律師，百分之七是資產階級的新聞記者，百分之十是前任官員和軍官，百分之十是地主，百分之二是醫生，百分之二十四是沒有固定職業的人，正確點說，是依靠議會政黨生活因而也就支持大金融資本家的職業政客。

日本議會中議員的極大多數是屬於兩個基本的議會政黨——政友會和民政黨。這兩個政黨都是資產階級地主的政黨，牠們代表和保衛大資產階級和地主的利益。但是政友會較之民政黨，和地主的關係更爲密切，而最近幾年來，牠和軍閥及最反動的軍人法西斯也有密切關係。政友會和民政黨都和金融家有密切關係，前者和三井，而後者和三菱緊密的聯繫着。這兩個公司在兩黨選舉運動時資助牠們，而牠們在上台後，以百倍的努力來還報這兩個公司。

日本現今的國會中除掉這兩個基本的資產階級地主政黨——政友會和民政黨而外，還有一個從民政黨分離出來的議員集團由安達所領導組成的國民同盟。在這個充滿

法西氣息的政黨中，最近發生着劇烈的鬥爭，並且牠已走向取消的道路。

在一九二五年終，日本議會中又產生了一個小政黨——昭_和會。這個小政黨是由一批不同意政友會反對岡田內閣的政策的政策友會會員所組成的。

在一九二六年，日本出現了社會民主黨，該黨是由幾個與工會有關係的社會主義的小組所建立的。在一九三二年會議選舉中，他們共得到五席。

但是，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選舉中，因為廣大勞動大衆反法西情緒的高漲，社會民主黨社會大衆黨共獲得六十萬選票而當選十八席了。

日本的共產黨是不合法的，牠遭受着極殘酷的壓迫，牠的票選是被當局禁止的。

最近幾年來，議會政黨的地位非常不穩。這些政黨和大金融家有密切的關係，這些政黨的領袖公開的受大銀行老闆和工業家的收買，開始引起不但工人和農民而且城市小中資產階級的巨大的不滿。軍人法西份子利用這些不滿情緒，向議會和議會政黨進攻，同時反對這些政黨領袖組織政府。結果，近來兩次內閣都不是政黨領袖所組成，而是非政黨

的海軍大將齋藤和岡田所組成的。

即使政府爲議會政黨領袖所領導的時候，日本的議會本質上在政治上並未演有決定的作用，因爲政府不是議會所能支配的政府，因而可以不理睬議會。日本的議會只是遮掩專制君主政體和欺騙人民大眾的烟幕，牠在人民大眾之間造成一種幻想，似乎如果牠們一旦被選舉了，也可參加政治生活。實際上，廣汎的人民大眾不僅僅被排除於決定政治問題的大門之外，甚至沒有插足討論的機會，因爲我們已經說過，有資格參加日本議會的主要也只有資本家和地主。日本議會選舉的時候，照例隨着而來的就是警察的鎮壓，以及舞弊，收買，賄賂等。

日本議會，牠的真正的機構，不僅不限制君主的權力，而且是牠的忠實的役僕，是牠的利益的忠實的防衛者。

但是，不管日本的議會是怎樣可憐的沒有一點作用，日本勞動大眾仍舊抓住各個機會用議會的選舉來和極反動的軍人法西斯份子鬥爭。

一九三六年二月間日本舉行議會改選這一次日本軍人法西斯和與牠有關係的政友會，希望獲得多數，「合法地」依照民意旨地「獲得政權，但是他們的算盤打錯了，政友會出來競選的三百三十六個候選人只有一百七十四名當選。公開的法西斯組織希望獲得二十席，但只有四名當選。另一方面，民政黨在競選時提出「和法西斯主義鬥爭，恢復憲政」等口號，而獲得很多的票數。廣汎人民大衆反法西斯情緒的另一標幟是作爲社會民主黨的社會大衆黨所得的席數的增加，此外，工農組織從前在議會中沒有他們的足跡，現在也獲得五席。

議會選舉的結果，軍人法西斯蒂遭到這樣的慘敗，種下了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軍閥的武力政變。

軍人法西斯武力政變的目的，是用奪取政權的方法，解決統治階級陣營中的矛盾。日本統治階級對於必須加緊準備進攻蘇聯和挑撥大戰這一問題，根本上是意見一致的，但對於時間的問題，彼此意見却有些分歧。政界活動者領導部份，如敬野前宮內大臣，做過首相

的齋藤宮內大臣、元老西園寺、岡田首相、高橋財相等，是反映金融資本最中堅份子的情緒的，他們努力阻止荒木和真崎大將領頭的極端派法西軍閥的企圖，他們認為現在日本尚談不到準備大戰，並且大戰會給日本帶來傾覆的災難。

反動的軍事警察機構

君主政體的巨大影響議會的無權軍閥的絕對的龐大的作用，樞密院，元老院這類機關的存在等，所有這些，證明現代日本政治生活中仍保存着舊的封建殘餘。這些機關，都是現代日本帝國主義軍事封建特質的表現。日本帝國主義軍事封建的性質，專制君主的反動性質，放肆擴充國家軍力的軍閥的獨立性，都足以使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性質更加尖銳，並且凡是被日本帝國主義野蠻的目光所覬覦的地方，也都感到最大的軍事危險。

日本君主政體的反動下軍事警察機構，隨着上面所說的特質，自然是壓迫日本人民大眾，鎮壓國內一切革命運動的勢力。這種軍事警察機關的任務是保衛現在廣汎的對勞

動大眾的剝削方式，首先是對日本農民的半封建的剝削方式和對日本工人的半殖民地剝削方式。因此他日益採取白色恐怖的方法，極殘酷地迫害革命份子鎮壓一切工農運動的方法，不僅對於革命活動份子，而且對於有革命思想——日本稱之為「危險思想」的人施以大批逮捕和監禁。日本當局所施行的日益厲害瘋狂的恐怖手段，更引起國內革命運動的白熱化。這種運動的劇烈高漲，無論是在城市或在鄉村，都看得到。

農民的鬥爭

日本農村的狀況，引起了統治階級的極度不安。我們已經知道，農村是受着怎樣深刻的恐慌；我們也已經知道，農民在地主的半封建壓迫之下，和遭受高利貸，獨佔資本以及國家的軍事警察掠奪的結果，已經貧困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農民的貧困生活，不可避免地推動他們走上鬥爭的道路。

日本農民的基本羣衆，現在正在爲土地，爲耕種租地不受地主或富農的干涉權，爲減

低地租而鬥爭着。他們現在正在反對驅逐農民離開土地，反對沒收農民青苗，反對不付地租時沒收農民繳米，反對苛捐雜稅，反對高利貸等。日本當局把日本農村中的農民運動叫做「租佃衝突」。雖然日本當局百般的遮掩農民運動的性質和範圍，但牠仍不能不承認這種「租佃衝突」的次數每年都在增加。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四年相比，這種衝突的次數，即使根據官方的數字也可看出增加了兩倍有餘，即一九二九年是一、九四九次而一九三四年是四、五八四次。參加衝突的人數也在增加，如一九三三年參加的人數是三萬七千佃農，而一九三四年却在六萬六千以上。根據同一官方材料，一九三五年上半年就發生了三、八三一次衝突，參加的佃農共有五萬四千人。實際上衝突的次數以及參加的人數何止於此！

有一點特別要指出的就是這種「租佃衝突」一年一年地帶着極嚴重的性質了。常有幾個鄉村的農民，集合起來和幫助地主的憲兵，警察甚至大批軍隊釀成血的衝突。並且，鄉村中地主的被殺，也變成常有的事了。

最近幾年來由於農村的赤貧化大多數農民甚至得不到糊口的食糧。因此要求政府捐賑食糧的農民運動，好似海濤樣的席捲全日本鄉村。即使日本資產階級報紙也不能不時時登載關於農民帶着老婆兒女跑到城市中要求當局分發糧食賑濟他們的消息。事情常常弄到有不答應農民要求的官員被刺的情形。

日本農民在鬥爭中不僅僅提出經濟的要求，而且常常提出政治的要求。他們常常提出反對恐怖手段，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口號等。現在我舉一個很好的例子：在新瀉縣有一次有六百農民向警察派出所要求釋放被捕共黨。在鳥取縣也發生過一次與此同樣的情形，有三百農民圍繞警察派出所提出同樣的要求。

日本農民有他們的農民聯盟。這種聯盟大多是在妥協的社會民主黨領袖的影響之下的；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每次在衝突發生時，竭力在佃農和地主之間調解。但是，農民是如此的貧困而這些社會民主黨領袖在農民大眾的壓迫下，也不得不領導農民反對地主了。由於農民革命情緒的增長，前衛黨在農民聯盟中的影響也增長了。一九三三年日本

農民聯盟中的全會有五萬農民聯盟的會員在牠影響之下。警察竭力要消滅全會，但是都遭失敗。

在城市中，工廠中的鬥爭也是日益劇烈，這是很明顯的，因為工人階級所受的殘酷的剝削不下於農民。

日本的工人

日本共有五百五十萬產業工人。一百五十萬是女工，其中百分三十二是未滿十六歲的女孩。在工業基本部門——紡織工業中，婦女要佔工人全數的百分之八〇。除掉產業工人而外，在有五十萬農業工人，一百萬以上森林業，漁業及鹽業工人，此外還有一百萬以上商工業和銀行職員。因此，根據日本的統計，有八百萬以上人口是出賣勞動力者。但是，這裏尚未包括具有五名以下工人的小工廠和統計未算及的工廠，而這類小工廠，如我們已經看到，在日本是非常之多的。

各工業部門中的工人數目和該工業部門在國家經濟中所佔的地位成正比。在一九三三年，紡織工業的工人是九十萬人，五金工業和機器製造業是三十七萬五千人，化學工業和克羅米工業是二十三萬五千人，食品工業是十四萬人，木材業和印刷業工人約在五萬至六萬之間。

日本工人階級構成的特徵，是婦女和小孩特別是女孩，佔多數。這是日本資本家爲了利潤而利用農民貧困狀況的結果，因爲日本的女工，差不多全是鄉村的女孩被父母賣給資本家做工廠中的奴隸。

雖然日本城市中不斷的產生大批失業軍，資本家儘可以在這兒招收勞動者，可是他們寧願派他們的徵募隊到農村中去僱人，正確點說，去收買鄉村中的女孩。徵募隊和農民訂立契約，通常他的女兒一被僱去總是三年爲期。農民看到有幾十圓的定錢，想到將來還可以按期從店裏領得幾個錢，而主要的是感到馬上就可以減少人口的負擔，因此將女兒交給資本家的徵募隊。而資本家的徵募隊却常常這樣花言巧語的說，他們是爲救濟農村

女孩以免餓死而給她們工做的。實際上，不消說，廠主是爲的從不化多大代價的鄉村女孩身上得到巨大的利潤。

對工人們的半殖民地剝削

女孩，農民的女兒，一旦走入工廠之後，就變成了資本家的奴隸。她們被安置在工廠宿舍中，除掉到工廠去而外是沒有權利離開這兒的。她們在管理人不斷的監視下，管理人對於她們一點極小的錯處也不放鬆。女工宿舍從其內部的糟亂和外部的圍牆壕溝以及電網等看來，不能不令人疑惑是監牢。女工宿舍分成一小間一小間的房子，每一個房子裏住上十二至十六個人，她們一個人只佔一點點地方，躺在蓆子上，蓆子就是她們的床鋪。她們吃的是一些壞米，一點碎魚，蘿蔔和一個月只有兩次的豬肉。女工們都是過着半餓的生活，每月得到兩天休息的時候（休息，不過是說說而已，實際上不過離開宿舍——監牢幾小時罷了）她們願意化掉最後一個小錢，盡量的大吃一頓。她們一天工作十一至十二小時，

有的時候還多於此，可是所得的工錢，每天只有幾十分。她們所得的很少幾個錢，要付房錢和桌子錢，要繳社會局的保險捐，要償還父母所領得一定錢，因此，女工手中一月得不到幾圓。由於營養的不足，工作的頹重和居住條件的惡劣，很多女工都得了肺病，肺病在日本紡織工業中，乃是真正的流行疫病。經過一年至一年半的光景，女工失却了她的最後的力量，於是被拋開工廠，而不得不在契約未滿期以前回到貧困的父母跟前。於是，在這個空位上，又換上一個不得不用她的血和汗替工廠主犧牲的女孩。工廠主是可惜他的女工的，因為一個走了，還有幾十個幾千個其他女孩在等着呢。

在礦工業中雖然沒有像紡織業這樣多，但在那兒工作的女工也不在少；她們的勞動狀況和紡織業中的情形都差不多。

日本資本家的福利，都是建立在這種苦役和奴隸式的婦女和兒童勞動上面的。這種差不多等於不付工資的勞動，使資本家能夠勝利的和別國資本家在國外市場上競爭，能夠賺錢準備戰爭和佔領外國領土，奴役外國人民。

日本無產階級婦女隊伍，在極端的困苦條件下生活和勞動，男工的狀況也同樣的壞。日本工人的工作每日延長到十一至十二小時，而最近幾年來，資本家從軍事訂購和廣汎的向國外市場輸出商品獲得巨額利潤的時候，工人們就被迫每天要工作至十六小時以上了。而工資少得可憐，男工是一圓至二圓，而女工則少於男工兩倍。外國報紙在論到日本的商品傾銷時說：日本工人的收入，要比美國工人小十倍，比英國工人小六倍至七倍，比德國小四倍至五倍。在最近三四年中，正是日本工業提供日本資本家巨額利潤的時候，工人的工資不但未見提高，反而日見減少。工人所得的工資，既經是些不值錢的日圓，可是這些日圓還沒有恐慌前得的多。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〇年相比，平均減低百分之二十。

工人的預算是這樣，全部工資的一大部份必須作買米之用；至於住和穿着以及文化費用，只佔極小部份。因此，他住的地方，都是些草和木板搭成的小棚。

工人所得的工資既少，但同時還要提高他們的勞動生產率。資本家要榨盡他們的最後一滴血汗，以加強勞動的速度。幾年前，須用四個紡織工人工作的地方，現在僅須用一個

工人在其他各工業部門也是如此。日本是沒有什麼勞動保護的。工廠內不斷的發生不幸的事件，但是資本家在工人面前不負什麼責任。

日本也沒有什麼國家社會保險。在廠主管理之下有一個錢箱，工人必須繳納工資的三分之一，而這其中的十分之一，用作國家的社會保險費。因此，工人繳出很多錢，而處理這些錢的却是資本家和官員。至於有病的工人，他們寧願支撐着在工廠工作，因為因病離廠常常被辭停工。日本的工廠法也是極不發展，僅僅對於婦女和小孩才有工廠法的施行。男工勞動，是完全沒有保障的。雖然禁止不滿十四歲的童工，雖然「限定」女工和童工未滿十六歲的，工作日每天不得超過十一小時。但是，所有這些即使表面上，似乎是限制對女工和童工剝削的工廠法，實際上還是不遵守的。第一，差不多所有的工廠法，廠主於必要時都可能作合法的曲解；第二，當遵守工廠法的工廠監工，都是廠主收買去的，因此廠主可以透過他們破壞工廠法。

失業工人既不能從政府方面得到幫助，更不想資本家幫助他們。在世界經濟恐慌前，

日本經常的失業軍有一百萬。在恐慌期間，根據報紙所載失業數目達到二百萬至二百五十萬。最近一二年來，因為軍事訂購和擴大商品輸出，工業的生產大大增加，因此在業工人雖然和生產增加的比率差得很遠，但也略見增加，於是失業的數目減至一百萬至一百五十萬之間。至於失業者的生活，則是處於絕望的狀況之中。

日本資本家近年來僱用新工人時，不僱長工，專門招僱短工，工資給的很少，對工人一點不負什麼責任，這真是善於剝削的日本資本家的特色。關於短工問題，現今是一個最使日本工人階級震動和憤慨的問題，並且這問題已經由他們在劇烈的反抗着了。

工人階級的鬥爭

工人的被殘酷的剝削，勞動條件的惡劣，生活水準的低下，推動日本工人階級走向和他們的剝削者鬥爭的道路。日本資本家很久就教工人要忍耐要服從，以所謂「父道」教誨他們，就是說，教誨他們把資本家廠主看作父親，而做工人們的是他們的兒子。教誨工人

以及他們的家庭在工廠廠主是父親工人是兒子普通兒子必須聽父親的話必須服從工人對於廠主也當如此。這種家族的服從觀念的殘餘，在日本某些工廠中特別是在小工廠中還是保留着；但是由於幾十年來階級矛盾的尖銳化，這種舊的因襲觀念都被打破了。

日本無產階級如今已經懂得自己是一個和資本家階級相矛盾的敵對的階級。不鏽，日本無產階級由於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遲晚，而現在還年青，而且它的流動性很大，又缺少革命的傳統，這使得它在階級關係上講，較別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爲落後，但是這種落後性，在使工人經濟狀況惡化的加緊剝削和日本前衛黨的政治活動的影響之下，一年的被克服過來。

日本無產階級現在已採取革命的鬥爭的方法了。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以前，在日本還不常看見有罷工的行動，但自從世界大戰發生後，日本的罷工運動，已經變成日常的事情了。

在戰後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日本的罷工運動達到巨大的增漲。在一九一八至一

九二一年間，日本發生了幾次很大的羣衆大罷業。例如神戶的造船廠船塢工人的罷工，參加的有一萬五千人，並且在日本第一次得到八小時工作制的勝利。一九二一年神戶的那個造船廠又發生罷工，而這一次的參加者却有三萬五千人了。

日本工人在這一罷工運動高漲的時期，不僅僅提出經濟的要求，而且還提出政治的要求。工人要求八小時工作制，建立工廠委員會，工人統治工廠企業，訂定集體契約，承認職工會修改違反工人利益的工廠法等。

後來日本工人的罷工，雖然沒有在先兩年中罷工那樣多的羣衆，但是却採取很尖銳的形式。工人很堅決的反抗資本家，常常一次罷工，要延長幾個月。如一九二七年野田城醬園工人罷工，竟延長到七個月以上。

在恐慌的幾年中，工人的罷工運動，不但沒有停止，而且又採取更廣泛性質出現了。一九三〇年金藤紡織工廠四萬女工舉行罷工，得到全國很大的響應。這次罷工指出即使日本無產階級最落後的階層即使受資產階級影響很久的階層，也捲入階級鬥爭中了。問題

的重要性在金藤大紡織工廠的所有主們，自認是「父道」原則的最熱烈的崇拜者。他們在不斷闡明他們對女工們的「父輩」的關係時，竭力教誨她們使她們對於主人們要盡「女兒的孝道。」更不斷說，他們給了女工們以人類生活的條件，自誇他們女工的宿舍，是「模範的」工廠宿舍。因此，在這工廠工作的四萬女工的罷工，是有很大的意義的。這一罷工，表現出該「模範」工廠對於婦女兒童空前剝削的一幅動人的圖畫。根據日本報紙的輿論，這次的罷工，大大的打擊了「父道」的說教，因為這一打擊，「父道」要在工人中即使是最落後的工人階層中也失去大部份的影響。

一九三二年，日本又發生了一次全國注目的大罷工。這說的是東京地道工人的罷工。這次罷工是因爲業主拒絕工人的要求（要求賠償損失）而引起的。工人們違反了黃色工會領袖的意旨而開始罷工，領導罷工的是全協革命聯盟。罷工的工人佔住地道，用車子將地道入口堵住，每一入口處都佈上鐵絲網，出入必須經過嚴格的檢查。警察企圖攻入地道，趕出罷工工人結果沒有成功。最後業主不得不讓步，而工人獲得完滿的勝利。這次罷工給

工人指出，如果儘量用革命的鬥爭方法，在革命的領導之下，在鬥爭中即使和很厲害的敵人鬥爭，必能獲得勝利。

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滿洲和中國的戰爭，沒有能停止日本工人的罷工鬥爭。當局和軍人法西機關雖然用警察的迫害，雖然用散佈狹隘的愛國主義思想和喚起日本人民在戰勝外敵的共同目標，一致團結等手段，畢竟不能阻止罷工運動。

日本的罷工運動日益採取嚴重的性質，罷工發生後工人們常常和警察以及資本人僱來破壞罷工的流氓演成流血的衝突

工人在罷工鬥爭中不得不克服許多困難。問題不僅在防止警察法西和流氓份子，而且還要克服和社會民主黨工會「領袖」間的矛盾。他們是站在階級合作的立場上，因此總是使工人停止反資本家的鬥爭，背叛工人的利益。這些社會民主黨工會官僚總是竭力不使罷工成功，而和警察當局談判。結果，直到現今，有許多勞資衝突，終局總是經過談判後，即是經過當局干涉後對勞工待遇和罷工之前還是一樣。日本當局和改良工會的官僚們，

特別反對的是大企業中尤其是軍事工業中有罷工的事件發生。

職工運動

日本無產階級組織的微弱，也是他們鬥爭的阻礙之一。工會所吸收的會員只佔全產業工人的百分之七。職工運動沒有系統，甚為零碎。現存的九百五十個聯盟，全部只有三十萬工人。這證明每一聯盟平均不過幾百人。不錯，也有幾個很大的聯盟，例如海員聯盟，在一九三五年分裂以前，共有十萬人的光景；兵工廠工人聯盟，約有四萬會員；運輸工人聯盟，約有三萬盟員。但是這幾個聯盟，只不過是無數小的和最小聯盟中的例外而已，現今很多聯盟還祇是包括一種職業（即在一個工廠或同一性質）的工人，還是帶着行會的性質。

各工業部門的工人組織是極不平衡的：例如海員有百分之八十加入組織，五金工人有百分之三十二加入組織，陸路運輸工人有百分之二十八加入組織；但是紡織工人組織起來的總共只有百分之一·五，礦工組織起來的只有百分之二·五，食品工業中有組織

的工人只有百分之三·五，換句話說，他們只能算是開始組織。至於女工加入職工會的，爲數更少，全部婦女無產階級隊伍是一百五十萬人，組織起來的不過二十萬人光景。

但是，日本職工運動雖然還很年青，可是牠已經有充滿改良份子和革命份子間鬥爭的歷史。

日本職工會的產生是在一八九七年的時候，那時發起人是最近在莫斯科逝世的日本共產黨創基人和領袖片山潛。但是很快就被日本當局壓迫解散，因爲日本當局看到這是現存制度的威脅。

日本工會運動的復興是在一九二二年，但是，直到大戰後，在俄國十月革命和日本一九一八年八月發生的所謂『米亂』的影響下才多少帶着廣泛的性質。（一九一八年八月間，日本工人和農民起來反對提高米價和其他食品價格，日本當局稱這次運動叫做『米亂』。這次『米亂』差不多席卷了整個日本，來被當局極殘酷的軍隊鎮壓下去。）

在中央職工會組織會（一九二一年更名爲總同盟即日本勞動總同盟）中，幾年來

有兩派在鬥爭着：一個是革命的，站在階級鬥爭的立場上，主張與資本家鬥爭的；另一個是改良的，竭力使工人階級走向和資本家合作的道路的。革命的工會會員，被當局極殘酷的壓迫，改良的工會會員則受當局各方面的支持。一九二四年總同盟改良的領袖們開始從工會中排斥前衛黨和有革命情緒的工人。有幾個在前衛黨影響下的工會，被開除出總同盟。九二五年被開除的工會，建立了牠們自己的革命的工會中央——協議會，即是職工委員會。

總同盟和協議會

總同盟中改良工會官僚們的反協議會鬥爭開始了。協議會在前衛黨和赤色職工國際（協議會一產生就宣佈為赤色職工國際的支部）的影響之下，開始領導無產階級反對資本家進攻，反對資本家所施行的『合理化』，要求改善工人條件的罷工鬥爭。而總同盟的改良工會的領袖們却百般地破壞協議會領導的罷工，盡幹些鼓勵日本警察逮捕革命

工會的領袖和在他們領導下的革命工人的勾當。

一九二六年關於在日本建立一個與資產階級地主政黨相對抗的正式的廣泛的無產階級政黨問題，即是關於組織工農政黨問題，革命的工會與改良的工會領袖又發生了劇烈的鬥爭。總同盟始終拒絕和協議會共同建立這一政黨，因為他們想自己發起建立一個妥協的，改良的政黨。一九二六年三月工農政黨在勞農黨（即勞動農民黨）名稱下建立起來了。雖然改良工會領袖竭力來阻止前衛黨和革命工人加入這個工農政黨，但結果是失敗了，而勞農黨開始在其產黨領導下工作起來。

前衛黨在工人羣衆中的影響日益加強，勞農黨和協議會活動的節節勝利，使日本政府發起抖來。一九二八年四月，政府禁止了在不合法的前衛黨影響和領導之下的組織：協議會，勞農黨和日本青年同盟的合法存在。

於是革命的職工運動就不得不走入地下了。革命的職工委員會由於前衛黨的領導，又以新的名義「全協」（即全協議會）來開始領導工人在警察的鎮壓之下從事於經

濟鬥爭。

至於改良的聯盟，不管是加入總同盟的或是與總同盟無關的，在日本若干同時產生的社會民主黨領導之下，彼此在進行不斷的鬥爭。這時又產生了一個改良工會的中央組織叫做全勞，而和總同盟互相競爭。一九三二年社會民主黨合併後，改良工會領袖又建立一個聯合職工大會，組合會議，其用意是在反對全協的革命職工運動。職工大會包含有總同盟，海員聯盟，以及其他改良的聯盟，一共有二十八萬人，要佔日本有組織的工人百分之八十的光景。但是，改良工會所建立的職工大會不僅沒有將全日本職工運動組織起來，統一起來，甚至連牠的改良的分派都不能一致。職工大會只剩了脫離羣衆的上級機關，牠的基本任務是保持一切與牠聯繫的組織的雙倍改良性質和反對日本革命部份的工會運動。加入職工大會的改良工會同盟和聯盟，彼此組織間總是不斷的有分歧和競爭。

一九三四年日本又產生一個叫做全職的工會中央組織，牠是聯合幾個對組合會議領導的反共產主義的反動性質不滿的工會組成的。牠是一個不徹底的動搖的組織，但是

在牠革命情緒堅強的會員大眾的壓迫下，也常常和全協一致站在一條戰線上，有時竟反對牠的動搖的領袖們的意旨。

一九三二年因爲日本狹隘的愛國主義的軍事宣傳的囂張，從改良工會中又分出幾個受法西影響的工會。但是，在工人中，並沒有得到多大的成功，工人羣衆不跟他們跑。

爲什麼社會民主黨會抓到很大部份的日本工會，很大部份的有組織的工人在牠影響之下呢？這一部份是因爲日本無產階級的某種落後性，一部份是因爲日本當局爲對抗革命的工會，除掉直接儘量鎮壓他們而外，還給改良工會以支持。此外，日本社會民主黨主要的還是依靠着軍火工人和一部份海員收入好的工人——「工人貴族」的。

當資本家獲得巨額利潤而工人流出最後一滴血汗的時候，當軍事通貨膨脹景况下面的殘酷的剝削，引起工人生活日益惡化，階級鬥爭日益劇烈的時候，在工人階級的隊伍中，掀起了統一的運動。日本工人們開始看到力量分散和行動不一致，是反對剝削者鬥爭中的最大危險和很少成功的根本原因。工人羣衆的日益貧困和沒有政治權利，白色恐怖

的日益加強，軍人法西斯勢力的增長，在滿洲和中國進行戰爭和準備世界大戰，及進攻蘇聯而加重了勞動大衆的負擔，所有這些，迫切地在日本無產階級面前提出一個建立工人統一，首先是職工運動統一的問題。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日本發起了廣汎的工人階級統一的運動，特別是在國際第七次大會提出工人階級統一陣線問題之後，這一運動更加熱烈普遍。日本工人大衆要求全日本職工運動聯合起來，首先是已存的四個工會中央部——改良的總同盟和全勞，合法的左派工會中央全職，和不合法的革命的工會中央全協聯合起來。同時開始了將現存於某些生產部門中的同等的聯盟合併，開始按照生產建立全日本同盟的廣汎的運動。工人階級統一戰線運動的普遍到達這樣程度：即連總同盟和全勞的改良領袖們也不得不在他們的工會中提出統一的問題來。雖然工人大衆要求建立全日本職工運動的統一戰線，連全協也在內，可是改良工會的領袖們總是阻止他們。他們無條件的反對任何共同行動，當然不僅談不到和革命的工會全協合併，而且也談不到和合法存在的左派工會中央部

全職合併。日本工人唯一獲得成功的是一九三六年一月總同盟和全勞的聯合爲一個同盟，叫做全國總同盟，共有會員九萬左右。但是工人大衆決不以此爲滿足，現在正繼續爲工會統一而鬥爭。

日本的社會民主黨

日本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正式結成爲一個政黨，還不過是一九二六年的事情。在那一年，從工農政黨——即農黨中分裂出改良主義的份子，他們建立了兩個社會民主黨：一個是極右的，一個是所謂中立黨的較爲右傾的社會民主黨。這兩個社會民主黨幾年來分裂而又合併，直到一九三二年牠們之分開而建立一個現今叫做『社會大衆黨』的社會民主黨。

日本的社會民主黨領袖，我敢說是國際社會民主黨中最壞的最反動的代表。他們不僅強迫工人不要罷工，農民不要鬥爭，反對階級鬥爭，爭取階級協調，而且竭力支持日本現

存的反動的資產階級地主的制度。他們毫不猶疑的宣稱，他們對日本君主政體效忠，向日本天皇下拜。作爲日本社會民主黨社會大眾黨的黨首安部磯雄在一九三三年坦白的向來日本觀光的法國記者維奧立斯說：『爲了鎮壓日本人民大眾的反抗，君主政體是必要的。』一切和君主政體有關係的，社會民主黨上峯都把牠看做神聖。社會民主黨的上峯甚至對於殘酷迫害工農的警察，看作是站在階級之上，和能『公平』解決階級間的衝突的力量。無怪乎在日本發生罷工的時候，改良工會的領袖們第一就求之於警察，請求他們解決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爭端』。

日本現存的制度，是使農民餓死和不得不出賣他們的子女替資本家做奴隸使工人失却一切做人的權利和遭受殘酷的剝削的制度；但是，在工農起來反對的時候，『孟什維克』却百般地支持這個壓迫的制度。

日本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在一九三二年初的一個決議上坦白地宣稱道：『我們的黨對於現今日本國家機構特別敬重；我們的黨反對卡爾伊利奇的話，說資本主義國家

是剝削的國家，恰恰相反，我們認為日本國家只是調節國家經濟和管理國家人民；最後，我們的黨反對卡爾伊利奇的學說，說共同的社會利益，只有國際無產階級的團結才能達到，恰恰相反，我們認為這是與日本人民的民族利益相衝突的。」

在我們舉出這些論據之後，對於日本社會民主黨反動領袖之完全無條件的支持日本帝國主義的佔領滿洲蒙古和華北，支持日本軍閥所有一切的政策還足驚奇。

爲了要吸引日本工人來支持本國帝國主義者，日本社會民主黨上峯用盡詭詐和欺騙的手段，甚至毫不遲疑的利用有利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建立社會主義』的思想。日本社會民主黨領袖喚起工人支持軍閥來佔領滿洲，是因為『沒有滿洲，日本工人就不能在日本建立社會主義。』日本的『孟什維克』的領袖再三重覆地說，俄國工人能夠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這一點日本社會民主黨領袖要想欺騙工人已經很困難了），是因為他們的國家富裕，有許多原料和煤礦等。而日本呢？日本是一個窮國，沒有鐵礦，石油礦，煤礦等。因此，似乎只有佔領了豐富的滿洲而後，日本工人才有可能開始在日本建設社會主義，所

以，日本工人不僅要同意帝國主義的佔領，而且要支持牠。日本社會民主黨領袖的竭力鼓吹，爲的是替日本帝國主義掠奪行爲辯護。

並且，爲了麻醉中國人民和其他亞洲人民，使他們不反抗日本的掠奪起見，日本社會民主黨領袖和日本法西斯一塊兒想出一個謊話，說日本人民『受天之命』要把亞細亞從『白種人』的壓迫下解放出來，並把亞洲人民在日本『文化之邦』的管理下聯合起來，把全部亞細亞的工人聯合在『亞細亞國際』裏面等。

日本統治階級對於社會民主黨領袖給他們的支持非常看重。他們因爲對於統治階級的服務，得到日本帝國主義先鋒隊——軍閥的『很高的』褒獎。下面是有名的法西斯——前日本陸相荒木大將給日本教授們社會民主黨領袖的一個電報：『在滿洲和上海事件中，蒙諸位領導下的工會，參加全民族的運動和支持帝國軍隊的運動，特向諸位表示謝忱，並希望諸位此後繼續保持這一地位。日本陸相荒木貞夫。』

日本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同樣的也支持他們的帝國主義者準備進攻蘇聯。很多年

來，他們總是竭力在工人面前將蘇聯形容成一個繼續沙俄外交政策的國家，形容成一個『陰謀』進攻日本的『赤色帝國主義』。蘇聯的出賣中東鐵路，以及其他許多和平政策的表現，大大的打破了日本社會愛國主義者的造謠和中傷。

由此看來，日本反動的社會民主黨是居心替日本帝國主義服務的。由於他們的幫助，日本反動的君主政體更多得了一個支柱，而日本軍閥們更容易掠奪外國人民，佔領外國領土。

但是，我們決計不應該把日本社會民主黨領袖和改良工會的上峯的反動性看做是加入改良工會的廣大的工人羣衆的情緒。工人羣衆決沒有存着他們『領袖們』的反動觀念。不但如此，『領袖們』的反動觀念，特別在最近幾年來，在工人中，在改良工會會員中，以至在若干社會民主黨黨員中引起了巨大的不滿。這些不滿，不僅表現在所有工會拒絕和極右的改良工會中央組合會議聯合，而且表現在許多社會民主黨和改良工會會員要求建立真正的無產階級統一陣線的一點上。

日本的法西主義

日本國內，由於階級矛盾的極度銳化，而使廣大的勞動羣衆積極左傾，在這時候，日本發生法西主義問題，的確具有極大的意義。在統治階層中，認爲日本革命巨浪的到來不像若干人想的遲晚而是迫在眉睫，認爲日本社會民主黨已經不能阻止革命的爆發的這類人，一天多起來了。這些份子並且認爲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必須以較之向來更快的速度和更決定的手段把牠們解決。他們已經不滿足日本帝國主義佔領的速度，他們認爲必須從速佔領中國，進攻蘇聯也不能拖延；在內政方面，這些反動份子認爲現今日本當局所施行的白色恐怖手段還是不夠；他們認爲必須剷除一切職工運動，連改良工會和農民運動也在內，因爲他們將來都是共產主義的後備軍。他們要求禁止社會民主黨，雖然社會民主黨是統治階級的忠實服役者。他們說，如果不辦到這些，在日本就免不了革命。因爲，在被壓迫大衆間所積蓄的不滿，遲早要爆發爲燎原之火，這大火可以把現代日本帝國主義

一切建築毀滅罄盡。這些軍事反動份子，不僅帶上社會民主黨的面具，而且頂上法西斯的頭銜。

日本法西斯運動不是一個統一的運動，也沒有一個統一的組織。目前法西的勢力分散為許多或大或小的組織。

但是，所有日本的法西斯主義的性質是有些相同的。牠們的共同觀點歸根結蒂可以歸之如下。第一，反對日本階級存在，當然更反對階級鬥爭；承認日本人是沒有任何階級差異的統一民族；第二，承認日本君主政體是世界上最好的『神聖的』制度，承認天皇是太陽神的『神聖的』子孫，是『神聖的』公理的最高的化身，因此不承認而且敵視像國會這種機關，因為牠們也許會和天皇政體相反對；第三，承認日本種族是高等種族，因此牠有權統治其他人民，首先是統治亞細亞人民，承認日本人民有特別『神聖的』任務，即是將亞洲人民從『白人鎖鍊』下解放出來，並將之統一在日本天皇領導下的單一國家的統治之下（即所謂『汎亞細亞主義』的觀念）。所有這些觀點日本法西斯把牠們在『日本主義

「一個名辭之下統一起來。」日本主義」就是所有日本法西斯和國家主義派的「信條」。很明顯的，所有這些「日本主義」的學說都是用來保持並加強日本君主政體和鼓勵羣衆對外侵略的。

日本法西斯主義在執行資產階級地主集團極少數的反動階層的路線的時候，竭力學得和別的帝國主義國家的法西斯主義一樣，利用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羣衆的不滿，來使自己變成一個羣衆運動。

構成日本人口很大部份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在大資本家日益劇烈的競爭的壓迫之下，一天天的被排出自己原來的經濟地位。小工業家不是完全遭受破產，就是陷於完全依靠獨佔資本家的地步；獨佔資本家分給他們的利潤非常之少，而自己却大批的往錢庫裏裝。最悲慘不過的是許多小商人和店舖的狀況，牠們不能和資本主義或大百貨商店競爭，牠們的顧主都被大百貨商店奪了去，因此，這類人的不滿情緒，來得最厲害。

在日本農村中，不僅勞動農民的基本羣衆，而且有產業的農民階層如富農，小地主，甚

至中等地主都是非常之不滿。幾年來在日本農村中猖獗着的農業恐慌，雖然主要的給了勞動農民大眾以特別嚴重的打擊，但對於富農和小地主們也不能不波及一點惡影響；他們不是遭受農產物普遍跌價的痛苦和向佃戶討租的困難嗎？他們不是眼見城市資本家、工業家、大商人和銀行老闆如何在備戰上，在軍事供給上，在商品輸出上……大發其財，心裏懷着莫大的嫉妬嗎？

法西斯爲了鞏固君主政體和資產階級地主集團的統治，竭力動員這些城鄉不滿的份子。但是爲了這，他們常常不得不用反對資本主義的煽惑，不得不提出好像是頂「革命的」反對金融資本的口號，並且甚至不得不組織恐怖的暗殺團體，從事暗殺幾個大資本代表和政府官員如三井三菱等大公司的走狗們，來欺騙小資產階級羣衆。在最近幾年來，日本法西斯好像是爲了反對金融資本的政策，不惜暗殺了民政黨總裁首相濱口、政友會總裁犬養毅、財相井上、三井公司總經理團琢磨、紡織工業界有名的領袖，後又爲報紙主筆的武藤宣治等。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法西的武裝改變，槍殺了齋藤和高橋等，而西園寺、岡田、牧野也在被殺計劃之中，這也好像是日本法西斯認為非和金融資本及其走狗鬥爭不可。

日本法西斯爲了替他們似乎反對金融資本的「反資本主義」找基礎，於是在鼓動和宣傳中提出所謂「昭和維新」的「理論」。這種法西「理論」是說和「明治維新」日本封建諸侯很「忠心」地將他們的土地權利交還天皇一樣，現今資本主義巨頭必須將他的資本，工商企業，銀行等統統交還現今當政的天皇，由天皇重行施行日本法西斯認為早在太化時代存在的「國家社會主義」。

中小地主參加日本法西斯運動最爲積極，這確是日本法西斯運動的一個特徵。同時在日本法西斯運動中，軍閥，特別是中級將官的代表們，也演有極大的作用。因此，地主份子的不滿，遂透過了將官而侵入軍隊，在那兒增強了法西的情緒。因爲軍隊是一個最強的組織力量，所以軍人份子變成日本法西斯運動的主要領導者。前荒木手下組織的少壯將校中的法西情緒特別強烈。「少壯將校」是最積極的法西斯。就是他們，在一九三二年五月暗殺了首

相大養毅；也就是他們，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組織法西武裝政變。因此日本的法西運動和與此目的相同的日本軍閥運動，合而為一個軍人法西運動。

日本的軍人法西運動，雖然在根本上有同一的「日本主義」的觀念，但在組織方面却不一致。在日本軍人法西組織非常多，但所有這些組織，大致可以分為三個範疇。

屬於第一個範疇的是很久就存在的反動的愛國主義組織，這些組織都是些有名的官僚所倡導，牠們的任務是保持君主政體，佔領外國領土和鎮壓革命運動。這些組織和當時沙俄的君主政體組織，所謂「黑色百人團」性質差不多。其中最有名的是（一）一九〇一年成立在有名的法西「領袖」內田領導下的「黑龍會」；（二）一九一九年在現今政友會領袖鈴木指導下成立的國粹會——「大日本精神會」；（三）是和日本軍界關係很密切在樞密院副院長平沼男爵領導下於一九二四年成立的國本社。這些組織，可以說都是些積極的法西「百人團」，而沒有羣衆的性質。

屬於第二個範疇的是一些在一部份軍人，一部份反動官僚份子影響和領導下帶有

羣衆性質的組織。這些組織是：(一)在鄉軍人會，約有三百萬會員，是在一些有名的退職大將的領導之下的；(二)青年團，約有三百五十萬團員；(三)女青年團，團員數目和青年團差不多。這些在軍人法西斯份子影響和領導下的羣衆組織，如果前衛黨不加緊在裏面工作而將他們從法西斯和大將那邊爭取過來，他們就是日本法西斯運動的後備軍。

最後，屬於第三個範疇的是新式的法西斯組織，即按照德國國家社會黨的機構和策略的組織。進行「反資本主義」的社會煽惑的，主要的是牠們：第一，日本國家社會黨，牠的領袖是前日本社會民主黨的軍事秘書赤松克麿；第二個是勤勞日本黨；第三個是新日本國民同盟；第四個是生產黨以及其他小組織等。這些組織中，有許多都是從社會民主黨分化出來，充滿狹隘愛國主義情緒的反動份子所組成的。而這些組織的成份，都是些城市小資產階級份子，和極少數最落後的帶着國家主義氣息的工人。法西斯和社會民主黨爭取收入好的工人階層，他們却能建立若干工會，爭取幾萬極複雜的會員，但是對於日本無產階級，他們却不能發生什麼影響。

日本社會民主黨和法西斯的上峯，各在自己範圍內給日本君主政體，日本軍事封建帝國主義服役。他們用盡一切方法來保持日本現存的君主政體，阻止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份子不要和君主政體，地主、資本家鬥爭，儘可能的使不可避免的革命遲點到來，並幫着軍閥指揮下的統治資產階級地主集團從事佔領和掠奪外國領土，從事奴役外國人民以解救日本內部的矛盾。最反對這些各色各樣的反動的是日本唯一能領導日本勞動大眾反對剝削者的有力的日本共產黨。

日本的前衛黨

日本的前衛黨是在一九二二年中產生的，是國際的一個支部。當時日本參加前衛黨的有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和若干轉變爲卡爾主義者的無政府主義者。在頭幾年中，牠不斷地在牠的隊伍中和右傾的及「左」傾的理論鬥爭，這些都是從前機會主義觀點的殘餘。在一九二三到二四年間，日本的前衛黨勝利地克服了右傾機會主義，即所謂山川均

右傾機會主義。山川均右傾機會主義反對前衛黨有存在的獨立性，提議把黨解散為一個『統一民主陣線』的組織，不惜把黨取消。

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間，日本的前衛黨又勝利地克服了有名的福本宗派主義。福本宗派主義忽視無產階級的經濟鬥爭，過低估量無產階級羣衆組織的意義，把黨變成一個狹小的宗派的知識份子團體，完全是脫離廣大的工人羣衆的『卡爾主義教育的黨員。』

一九二七年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爲了幫助日本的前衛黨變成一個真正的多數黨，特別製成一個關於日本問題的論綱。

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西歐政治部在一九三二年所製出的論綱，對於日本的前衛黨多派化這一點有特別大的影響。這些論綱在指出日本的前衛黨的任務後，規定了日本將來革命的性質。論綱中有一段說道：『日本的革命即將到來的階段的基本任務是，（一）推翻君主政體；（二）肅清地主的土地佔有；（三）實行每日工作七小時制，最後按照革命情

勢的條件實行銀行國有，實行工農代表蘇維埃統制銀行和大資本主義企業，首先是一切大公司和托辣斯。這些任務，決定日本未來革命的性質是具有不得不轉入社會主義革命傾向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此，日本前衛黨鼓動的中心口號一定是——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反對警察君主政體，爲米，爲土地，爲自由，爲建立工農政府而鬥爭的國民革命。』

在日本，領導工農接着革命的階級鬥爭道路走的唯一的政黨就是這前衛黨。它領導着和全職聯合的日本工會的革命的一翼，領導着全會農民運動的革命的一支，進行反對資本家和地主的經濟鬥爭。同時，牠又是領導日本工農反對君主政體，反對軍事警察機構，反對資產階級地主集團統治的政治鬥爭的唯一的政黨。牠又是要求解放日本殖民地，積極反對日本在中國掠奪，反對準備進攻蘇聯，積極起來保衛蘇聯和中國的唯一的一的政黨。與日本社會民主黨領袖的狹隘的愛國主義恰恰相反，牠是站在無產階級國際的立場上，並在牠的旗幟之下鬥爭的。

牠當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進行掠奪戰爭的時期中，表現得特別英勇。當一方面日本軍閥和法西斯在反動的社會民主黨領袖的幫助之下，大大燃起國家主義，愛國主義的慾火時，牠却喚起日本工人、農民和士兵反對戰爭，並準備把帝國主義戰爭變成內戰。牠已經開始動員工農大眾反對進攻中國的戰爭，而且在這一戰爭可能性一開始，就起來反對它。

尚在一九三一年七月六日，即是在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滿洲的前幾個月，因日本政府委任軍閥爲南滿鐵道會社的總裁，日本的前衛黨中央委員會在牠的不合法的中央機關誌赤旗上發表了一篇告日本工人宣言。該宣言在曝露日本帝國主義野心時說，『日本帝國主義在不拘進攻那一國的戰爭中，牠的計劃首先就是佔領滿蒙……日本帝國主義者現在加力地準備武裝侵入這些領土……工人們和農民們！不要給戰爭一個錢！不要給戰爭送一個兵！拒絕繳納一切租稅，拒絕強迫軍役，因爲這都是爲進行帝國主義的掠奪戰爭，這都是爲保衛金融資本的利益……』

一九三一年八月一日日本的前衛黨就在下列口號下舉行反戰運動：牠的口號是『

把進攻蘇聯和中國的戰爭變爲內戰，『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日本帝國主義在滿洲開始軍事行動之後，在九月十九日，即日本軍隊佔領瀋陽的第二天，日本的前衛黨就向日本工人、農民、士兵發表宣言。宣言中說：

『帝國主義日本的軍隊已經把瀋陽佔領了。日本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已經完成了佔領滿蒙的第一步……這不是別的，這就是準備好的反對中國和日本的勞動人民，也是反對蘇聯勞動大衆的反動的挑釁。這是野蠻的掠奪者的軍事冒險行爲，這是反動者向中國和日本無產階級與勞動大衆以及蘇聯勞動大衆的挑撥行爲……先進攻滿洲，再進攻整個中國，再進攻蘇聯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遠東反動的急先鋒的侵略日程。』該宣言中又提出幾個口號：『工人同志，農民同志，士兵同志和中國的工農聯合起來，在革命團結的旗幟下起來鬥爭！要求日軍立刻退出瀋陽和其他被佔領的地方！要求日軍和兵艦立刻退出中國和滿洲！不要輸送一兵一卒！反對一切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軍事行動！和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危險鬥爭！保衛蘇聯！打倒帝國主義的日本！建立蘇維埃日本！』

隨着就是在工廠作坊街頭巷尾村莊市鎮上舉行反戰的集會和遊行發散反戰的宣言。牠的反戰傳單，在軍火工場中，在營盤中，在海軍軍艦中都可看到。同時和赤旗一起又增加發行一種爲士兵閱讀的報紙，叫做「士兵之友」，這報紙在後方和前線都得到很大的效果。反戰的鬥爭，決不是一無所得的。不僅僅外國報紙，即使在檢查下的日本報紙也不得不寫出日本軍隊拒絕到前線去，拒絕加入滿洲和上海戰爭與中國士兵對殺的情形。在軍隊中，在海軍中，都發生過很大的騷動。許多革命的士兵和水兵都被槍斃。在反戰宣傳的影響之下，工場工人，軍火工場工人也在內，常常拒絕「國防」捐款，強迫他們捐款的是日本資本家，而命令他們捐款的不僅是法西斯，而且還有社會民主黨。

在罷工的時候，工人們提出所謂「士兵的要求」，要求付清軍事服役的工人全部工資；要求將軍事服役時期計算爲不斷的生產工作紀錄；要求給與退伍士兵原有的工作；要求保障士兵家庭等。

他們並且努力使農民的土地鬥爭和反戰鬥爭結合起來。透過革命的農民組織全會，

他們在農村中發展反戰運動。日本有幾個鄉村，一九三二年舉行過很大的示威，而這些示威都是正當開拔徵兵到軍事區去的時候。

近三年來，雖然日本的白色恐怖非常之厲害，可是他們却每年召集一個八月反戰的示威游行。在游行中喊出來的口號是：『日本軍隊立刻退出中國朝鮮和台灣，『保衛蘇聯和中國』、『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內戰！』、『反對警察君主政體！』、『爲米，爲土地，爲自由爲工農政府的建立而鬥爭！』

日本的前衛黨用牠在城鄉勞動大眾間進行的反戰工作表明牠是第三國際的真正支部。第七次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大會在它的決議中這樣說，『歡迎日本的前衛黨反對日本資產階級和地主燃起的帝國主義戰爭的英勇鬥爭！』

在反戰鬥爭中的最接近的同夥，是日本前衛青年團。日本前衛青年團，靠黨的幫助，已從脫離廣大青年羣衆的狹隘的宗派主義和小資產階級的傾向下解放出來。自從一九三〇年起，它已變成真正的青年羣衆的組織。自從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滿洲那時候起，日本前

衛青年團就將它的基本的注意力，集中在士兵和水兵中反戰的羣衆工作上。中央執行委員會曾提出一個口號：『每一個團員必須在士兵和水兵間發展兩個以上的朋友。』

日本的統治階級對於日本前衛黨非常懷恨。這是不足爲奇的，因爲它是日本國內但不支持帝國主義，而且不顧性命地反對帝國主義的唯一的政黨。日本爲了鏟除前衛主義，逮捕殺死無數革命份子。整千整萬的革命戰士，都死在日本君主政體的劊子手下。僅僅根據官方警察當局的材料，一九三一年逮捕了七千前衛黨員和同情者，一九三二年是九千二百；一九三三年是九千，而從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三年共約三萬五千。被捕的前衛黨員的數目一年比一年增多。一九三一年五十名有名的前衛黨員，其中包括有中央執行委員上田，岩田，能呂等和有名的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小林多喜二被捕下獄。

但是，大批的逮捕還不能制住日本革命者英勇的鬥爭。前衛革命主義的思想或是日本警察所稱謂的『危險思想』一年年一月月地在勞動人民各階層中擴大着，從工人農民直至革命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勞動知識份子。並且很有趣，『危險思想』也浸入統治階

級和高等貴族的兒女後輩中了。報紙常載有某某陸軍大將，海軍大將，高級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工廠主，銀行老闆的兒子或女兒因「危險思想」被捕入獄。這證明統治階級中也開始在崩潰。

日本資產階級報紙計算在一九三五年中有三千以上前衛黨員，有三萬三千同情革命主義者，實際上，何止這個數目。它雖然在壓迫和迫害之下，仍舊生存和發展着。到了現在，它更負起重大的任務。第七次國際大會給全世界革命運動規定的建立統一的無產階級陣線和統一的廣大的人民反法西斯陣線，在日本有特別的意義。在日本現狀下，建立統一陣線不但對於日本工農而且對於全日本勞動大眾都有迫不及待的必要。

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滿洲和差不多整個蒙古和華北之後，實際上已是在進行分割世界的戰爭。它在準備反對它的帝國主義勁敵和進攻蘇聯的大戰。日本軍事法西斯蒂已經在日本國家機構中有了很大的影響，現在更想掌握整個政權，建立軍事法西斯獨裁。日本資本家利用軍事力量繼續向工人階級進攻，不斷地使工人階級的經濟狀況惡化下去，而自

己却從軍事訂購和輸出商品上獲得大量利潤。在封建地主壓迫下的農民，貧困到無以復加，過着半飢餓的生活。很多城市小資產階級經不起和大資本家競爭而被排擠出自己的經濟地位。日本的勞動知識份子大批的過着失業的生活，將來的前途也不知在那裏。這都是推動勞動者建立統一陣線的客觀條件。

因此日本的前衛黨負起建立統一的無產階級陣線的任务，並在統一的人民陣線基礎上進行反對資本進攻，反對軍事法西斯運動，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但是要勝利地完成這一任務，只有和廣大的工人和農民羣衆緊密地結合起來才有可能。緊密地和工農大衆結合，對他們的意義首先是加強他們在有組織的工人中的影響，加緊在改良工會和法西斯工會中的工作。

他們在改良工會中工作，表現着是爲工會統一，爲將全日本所有工會不分政治派別統一起來的最積極的戰士。

日本前衛黨當前的任務是透過工會動員工人起來爲改善物質狀況，反對資本進攻。

爲實現工人大衆日常要求而鬥爭並在農民聯盟中加緊工作發動反對地主奴役的土地運動，以求建立統一的工農陣線。他們竭力注意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勞動知識份子的巨大不滿，揭破法西斯和軍閥的真面目。竭力將許多小資產階級羣衆從法西斯主義的影響下解放出來，並把他們聯合在廣大的勞動者統一陣線中。他們並滲入這一類羣衆組織中工作，如在鄉軍人會，日本青年團，日本女青年團等有很多盟員在法西和半法西以及君主政體官僚份子影響下的組織中。這些有組織的會員，多是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他們是可以而且必須爭取到統一陣線中來，因爲他們的利益和法西斯主義及反動的利益相差很遠。

他們在擴大他們的羣衆工作和羣衆密切地聯合，在建立統一的無產階級陣線和基於此而建立統一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的任務下努力工作，因而他們更鞏固自己的隊伍。在統一陣線的基礎上，日本共產黨用新的力量領導着廣大的勞動羣衆反抗君主政體，法西斯主義，反抗統治的反動資產階級地主集團，反抗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反抗對工人的半殖民地剝削爲土地爲米，爲自由，爲建立工農政府而鬥爭。

第五章 日本外交政策與殖民地政策

『掠奪中國的便利』決定日本佔領的道路

大家都曉得，日本是最野蠻的帝國主義國家之一。日本帝國主義之所以充滿特別掠奪的性質，首先是因爲牠的軍事封建的特質；這種軍事封建的特質，使日本內部矛盾尖銳到極點，而日本統治階級要從這個矛盾中尋找出路，遂採取對外佔領的方法。

同時，日本遲晚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演有很大的作用。日本自從按照資本主義道路發展以後，雖然較其他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遲晚，但她很快的就趕上了她們，並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同時踏入資本主義發展到最後的帝國主義階段。但是，日本沒有來得及參加世界分割，世界已經被那些早在日本之先進行殖民地掠奪的資本主義國家分割了。日本要

滿足她帝國主義的獸慾，只好進行新的世界分割。實際上，日本自從用武力佔領較她微弱的外國土地以後，已經走上這條道路了。

日本由於在地理上和充滿天然財富，具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農作物高度發展，而同時却遭受那阻止她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封建殘餘和內部不安的苦難的龐大的中國接近，換句話說，由於『掠奪中國的特別便利』，遂決定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主要的道路。

日本自從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一天起，她的野蠻的眼光就集中在中國，把中國看做她的掠奪的對象。一八九五年日本佔領了台灣，一九〇五年日蘇戰爭之後，日本又佔領了遼東半島，到了一九一〇年，日本又將中國屬地朝鮮佔為她的殖民地。但是，這些佔領還不過是逐漸佔有全中國的第一步。一九一五年日本向中國提出有名的『二十一條件』，這是說，日本企圖在中國建立她的保護權，以作進一步把中國變成日本殖民地的準備。由於美國的干涉，日本這一企圖暫時未獲成功。現今日本利用有利的國際情況，決定實現她的征服全中國的夢想。於是日本在佔領滿洲以後，現在又進行佔領內蒙和華北，充分表現出她

統治全中國的堅決的野心。

田中奏摺

關於日本佔領整個中國的野心，早在佔領滿洲以前，全世界人士從日本一個重要文獻中就看出了，這個文獻就是所謂「田中奏摺」。一九二七年七月，日本首相田中向日本天皇提呈奏摺，即是關於日本外交政策的報告。在這一秘密文件中，田中指點日本帝國主義將來佔領的道路。田中在他奏摺中這樣寫道：「爲了自衛，爲了衛人，日本將來如果不施行「血與鐵」的政策，就不能掃除東亞的困難。但是，在施行這一政策時，我們和美國處於敵對地位……如果我們將來要握得中國的統治權，我們就必須擊破美國，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如日俄戰爭中對付俄國一樣來對付美國。但是，要佔領中國，我們必須先佔領滿洲與蒙古；要佔領世界，我們必須先佔領中國。如果我們能夠把中國佔領，那末一切亞洲的其餘部份和南洋諸國就懼怕我們而向我們投降。那時候，世界看到東亞細亞是我們的，而不敢

侵犯我們的權利，這乃是明治天皇留給我們的計劃，並且這一計劃的成功對於我們大和民族的生存有極重大的意義。」

田中奏摺另一部份又寫道：『要奪取滿蒙的真實的權利，我們必須利用這塊地方（在發展我國貿易的掩飾之下）作為向其餘中國各部侵入的根據地。首先，我們奪取全中國的資源。等到我們能夠支配中國全國資源，我們就進行佔領印度，小亞細亞，中亞細亞，甚至歐洲。但是如果大和民族希望在亞洲大陸出人頭地，第一個步驟必須是握得滿蒙的統治權。』

田中奏摺的確是一個重要的文件。牠第一確實地指出日本佔領的綱領和步驟，這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在每一個特定時期的掠奪程序的決定上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真正實現奏摺中所計劃的佔領的綱領，證明日本軍事冒險的嚴重性，這種軍事冒險在最近的將來可能引起新的世界戰爭。

日本佔領的方法

日本帝國主義者早就規定好了她的殖民地佔領的道路，同時，她也製出她自己『獨特的』佔領外國領土的方法。一般人所熟知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方法，是挑撥人爲的製造『事件』，以至暗殺居住外國的日僑，這樣可以藉口保僑以從軍事干涉和進一步佔領外國領土。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佔領台灣和朝鮮時，利用挑撥的方法，如今她在佔領滿洲蒙古和華北時也是利用這種方法。

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奪取某塊外國領土之前，預先在那兒造成她的『特殊利益』，即是派若干帝國人民到那兒居住，和在那兒投下資本。她用這種方法在那兒立下將來領土佔領的基礎。一旦機會到來時，她宣稱僑民的生命和財產很受威脅，接着就派了自己的軍隊，這些軍隊假裝去保護僑民，實際上是準備逐步佔領領土。如果軍隊遭受了當地居民的反抗或有『流血』的事件發生，即使是一個或幾個兵士『流血』，日本帝國主義者就認

爲有理佔領這塊『日本人流過血』的領土。如果地方居民害怕有這種後果，而制止和日兵衝突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者就自己用挑釁的方法暗殺本國僑民，以作責備當地居民的理由。

日本爲了減輕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對於她的掠奪的反抗起見，她也製出獨特的策略。第一個時期，她宣稱她從中國奪去的領土爲獨立國家，日本軍隊的干與似乎是幫着『被壓迫者』脫離中國的『羈絆』。實際上，在這種『獨立國家中』一切政治和經濟的大權都操之於日本人之手。過了一些時候，隨着她造成的環境便將這個『國家』和自己的領土合併起來作爲她的殖民地。他們對待朝鮮就是這樣，先是由於中日戰爭而將她從中國附屬地位『解放』出來。過了幾年之後，結局把她變成自己的殖民地。他們現今對於滿洲也是這樣做法，日本已經把她從中國分離開來，而建立一個『偽獨立』的『滿洲國』。實際上，現今『滿洲國』一切政治的權力全部屬於日本，而滿洲的經濟也整個兒在日本人的統制之下。目前在華北也是玩着這一套滑稽劇，把華北在『獨立』自治的名義下，和其

餘中國領土分離開來，並在那兒培植她自己的走狗，這樣準備着日後將華北變成日本殖民地。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干涉時期又何嘗不想在蘇聯遠東區這樣做，只是因為紅軍的英勇的鬥爭，和蘇維埃游擊運動的增長，才把蘇聯遠東區從這悲慘的命運中救出。

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對中國掠奪政策上通常是意見一致的，如果說他們之間也有分歧，那末這僅是完全佔領的速度問題罷了。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常常着重指出他們的意見分歧，這是爲了掩蔽別國輿論，使牠不明日本對中國的真正的野心。

當「政黨內閣」執權的時候，即是政友會或民主黨當政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者竭力鼓吹兩黨意見分歧，似乎在這兩個資產階級地主政黨間對於中國抱着不同的意見。政友會代表對中國採取「強硬」政策的政黨，因為它始終主張不斷地掠奪中國。至於民政黨，它是對於中國主張採取和緩政策的政黨，因為它努力用和緩的姿勢和語調來掩蓋和粉飾日本掠奪中國的政策。但是經驗告訴我們，當日本帝國主義計劃逐步掠奪中國時，日本當政者恰巧就是用「和緩」方法投機的民政黨。民政黨的任務是，使中國和其他國家

看不清日本帝國主義真正的野心。『二十一條件』恰巧是民政黨（早先叫做憲政黨）政府提出的，這決不是偶然的。同樣不是偶然的，即在一九三一年開始佔領滿洲時也是民政黨當政的時期。

最近幾年來，日本政府正式脫離政黨，於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又借機鼓吹軍部與政府間的意見分歧。當日本外相廣田發表平和的談話時，過了幾天，日本軍隊就開始佔領新的中國的領土；當日本政府頒佈駐中國公使昇為大使以表示尊重中國如其他大國時，同時期，日本軍隊却佔領了一大部份華北的領土，在這些時候，日本帝國主義者竭力造成這種印象，使人家認為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言行不一致，只怪日本軍閥不遵從日本政府對中國的政策。實際上，現今日本政策的真正的指使者，就是那碰到機會便佔領外國領土的軍閥。整個的日本政府特別是外務省，不過是用平和的面具來遮掩軍閥真正野心的輔助機關罷了。受這種欺騙的，不僅僅是日本本國人民，而且外國人民也受其欺騙。所以田中在他的『奏章』中對白說到如何『欺騙全世界』。田中寫道：『邀請其他列強參加南滿鐵道會

社的發展工作我們就可以欺騙全世界」

日本的殖民地政策

日本現在佔領了一大塊中國領土，已經變成世界上最大殖民地列強之一了，日本帝國主義掠奪她的殖民地用最殘酷的方式。日本實際上已把朝鮮、台灣和世界分隔，作為她自己壟斷掠奪的對象。日本帝國主義者首先把朝鮮和台灣農民的大部份土地佔領，殘忍的剝削他們。為達到這一目的，更建立了一個專門用百般方法搜集農民土地的「東洋拓殖會社」。大部份土地都被日本獨佔資本所佔有，用作各種種植場，如台灣的糖植物種植場等。

日本把她的殖民地看做原料的泉源和商品的市場。日本在她的殖民地內搜羅一切原料和食糧，而把牠輸入日本。日本是不允許殖民地工業發展的，只有在開發原料和製造粗雜的範圍內才容許發展。日本帝國主義者只在國內發展工業，因此，不但不去發展她的

殖民地工業，而且阻止殖民地工業化。朝鮮和台灣繼續停留在落後的農業狀況中，始終是提供日本食糧和原料的國家。至於在殖民地內僅存的少數工廠企業，也完全操之於日本資本家之手，而且主要的是操之於那些同時統制日本工業的獨佔公司的手裏。

日本只允許在殖民地內發展開採工業，工業原料和半製品的製造，但決不允許發展現成物品的生產，這樣可保持殖民地始終做她本部生產之工業品的銷售市場。因為一方面日本從她的殖民地輸入原料和食糧，另一方面完全統制她的商品擴展的殖民地市場，所以毫不奇怪的，殖民地的對外貿易完全握於日本手中。

日本資本家充分利用他們對殖民地市場的獨佔地位，以剝奪殖民地勞動大眾。他們以低價收買殖民地人民的原料和食糧，常常連殖民地人民自己所必需的食糧也不留給他們。同時，日本資本家們按照獨佔的高價出賣他們的工業商品。

日本帝國主義爲要更容易地掠奪殖民地，牠使殖民地人民處於完全無處伸冤的地位。朝鮮和台灣的日本總督就是這些殖民地的太上皇。人民有細微不滿的表示，就遭到極

嚴厲的處分。日本當局竭力保持着殖民地內無論是經濟領域或是政治和社會生活方面的反動的封建殘餘。日本帝國主義者是殖民地人民一切階級的壓迫者，把主要的依靠着土著封建地主，逼過他們，可以招募一些奴役殖民地人民的幫手和代理人。不僅是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並且土著資產階級也是沒有一點權利，而受着開拓殖民地者的壓迫的。

在殖民地居住的日本人，較土著人民處於優越的地位。日本帝國主義者努力收買在殖民地內做工的少數日本工人，使他們的地位較殖民地工人優越些，給他們工資也較殖民地工人爲多些……日本帝國主義者希望用這種方法來吸引日本工人支持他們在殖民地內的統治。雖然有所謂特權，但這只是極少數，多半從本國到殖民地來的勞動者。大多數在殖民地居住的日本人，都不是勞動者，都是些寄生份子：商人，廠主，官吏等。日本帝國主義者不但從政治上經濟上壓迫殖民地的人民，而且使他們處於無知無識的地位。殖民地開拓者誇人民識字的數目很多（這還是言之過甚，因爲日本鄉村有不少文盲），但却

有意把他們的殖民地內勞動大眾丟在無知無識的深淵裏。舊有少數的學校，完全日本化了。至於殖民地內民族的文化，百般的被迫害和壓迫。

對殖民地內的統治，他們是鎮壓勞動大眾，不允有極小的階級鬥爭；因為殖民地內的階級鬥爭，同時也帶有民族解放運動的性質。呻吟於日本帝國主義者和土著封建地主的雙重壓迫之下的農民們的反抗運動，遭受殖民地剝削和日本監工橫行壓迫的土著工人的罷工運動，以及被日本獨佔資本所排斥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的不滿的表示，統統在嚴厲的鎮壓之下。由於不堪忍受的殖民地壓迫，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六年於朝鮮，及一九三〇年於台灣，引起了人民的大暴動。這幾次暴動，流了殖民地人民大眾無量的鮮血。但是，儘管日本施行駭人聽聞的鎮壓，朝鮮和台灣的工會沒有一刻停止過他們的鬥爭。

滿洲、蒙古和華北現在都先後經歷着日本殖民地的悲慘的命運。「滿洲國」實際上現在已經是日本的殖民地。「滿洲國」的人民已經深感到他們處於殖民地地位的痛苦。滿洲農民的土地被剝奪了，他們的土地被殖民地開拓者搜刮去專門種植棉花和別的植

物了。農業破產，農民受餓。日本現在正在開足了速度，掠奪滿洲豐富的原料和食物，無代價的大批運回日本。雖然在先，向別的列強聲明，在滿洲保持「門戶開放」，實際上日本將滿洲和別國貿易之門關得緊緊，自己壟斷地統治着滿洲市場。

帝國主義間的矛盾 日本

直到現在，日本能夠進行他的佔領政策，主要的因為他們利用國際間的矛盾。日本當時曾善於利用英國和沙俄在遠東的矛盾；英國害怕沙俄很快地侵入到滿洲和中國，她發見到日本也反對沙俄佔領的行爲，於是和她締訂了如我們大家都曉得延長到整整二十年的英日同盟，日本就是利用這個英國與沙俄的矛盾，把遼東半島和南滿鐵道奪去，後來又奪取朝鮮，於是變成亞洲大陸的強橫者。

當日俄戰爭的時候，不僅是英國而且美國也是實際上幫助日本反對沙俄的，當時美國對日本保持着友情的中立，因為沙俄在遠東勢力的增強，在美國看來較之尚屬年青的

日本的加強要更爲危險

日本對沙俄的勝利，改變了遠東力量的對比，就是說，增強了日本的勢力，於是美國在一九〇五年樸次茅斯條約簽訂時，就已經竭力限制日本的貪慾了。從那時起，日本和美國的矛盾，開始漸漸尖銳起來。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件」準備對中國大舉進攻的時候，在美國的壓力之下，結果未能如願以償；而在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上，日本被迫甚至放棄若干在中國業已佔得的地位。但是這種讓步繼續不久，很快地就來了新的決定的進攻。

日本利用大大削弱美國和歐洲各國並使牠們之間的矛盾更形尖銳的世界經濟恐慌，把滿洲佔領了，現在又在進行佔領蒙古和華北。她並且還利用戰後建立的凡爾賽體系的破產，這使歐洲列強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歐洲事情，無力積極干與遠東事件。最後，她還利用戰後世界上最基本的矛盾，即是蘇聯與環繞她的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以作她的佔領政策的掩護。

日本在佔領中國的進行中與之衝突的基本的帝國主義國家是美國和英國。

無論是對於美國或英國，中國是她們商品銷售和資本輸出的廣大的市場，因此，日本帝國主義若把中國全部的領土佔領，對於英美兩大帝國主義列強的利益都是莫大的損失。但是，正當美國劇烈反對日本在中國的侵略行動時，英帝國主義對於日本佔領滿洲一事則很少反對，甚至有時候還對她表示同情呢。

日英的關係

美國因為在中國沒有『特別的勢力範圍』，所以她希望保持中國的完整，以冀從經濟的道路佔有整個中國作為她的商品和資本市場；但是英國一般說來，她是高興由各帝國主義列強將中國瓜分，而把一部份中國領土歸併為她的殖民地的。因此，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佔領滿洲，在英國看來正好是瓜分中國的開始，所以她一方面讓日本在滿洲和華北為所欲為，而自己却準備佔領她自己利益相關最大的華中和華南各省。此外英國在當時

還把日本看作未來英美海上爭霸戰爭中的盟友而不願和日本弄壞關係。英國還有一點滿意的，日本在滿洲和蒙古戰爭，就無暇向南洋羣島進攻，這一點是英國最害怕的，因為日本向馬來進攻，直接威脅英國在南亞細亞特別是印度的殖民地。英國殷懃垂顧於日本在中國的行動，還因為她看到日本是鎮壓那威脅整個帝國主義世界的中國革命勢力的憲兵；英國很願意假日本兵隊的拳頭，擊破中國的革命勢力。最後最重要的是，日本佔領滿蒙，引起一部份英帝國主義者希望日蘇發生衝突，希望日本在向滿蒙進攻時將中東鐵路佔領，作為反蘇聯的國際反革命的極先鋒。因此，日本在佔領滿蒙時不怕英國會阻礙她，恰恰相反，她有理由相信可得到英國一些同情。

但是，隨着日本不斷的逐步的向中國推進，英日間的關係也就惡化了。首先日本並未以滿蒙為滿足，她又逐步向華北推進。要知道，英國在滿蒙的利益並不怎樣大，而在天津和北平的利益却是很重要的。不僅此也，日本當局公開的宣稱她要把整個中國變成她的實際的保護國。日本對英視作自己勢力範圍的南中國的覬覦，也是使英國不能安心的。並

且英日兩國在世界市場上的日益劇烈的競爭，日本紡織品在世界市場上排斥英國貨物，這也足以使英日關係尖銳起來。日本帝國主義者加緊向英國殖民地接近的暹羅侵入，加緊增加他們在位、英、國、殖、民、地——印、度、和、馬、來、之、間、的、印、度、納、細、亞、的、利、益，這都常常引起英國的惴惴不安。

最近數月間的事件，更使日英間的關係弄成僵局。日本向中國繼續不斷的侵入，日本帝國主義者要做整個獨佔中國主人翁的野心更其明顯，這使英國感到事情越發嚴重，不能袖手旁觀了。英國所採取的對策，是通過和南京政府的談判（派英國經濟顧問李滋羅斯來華）來加強她在中國的地位。這一對策，正好又引起日本帝國主義者更大的不滿。

一九三六年初，日本退出倫敦海軍會議（因為美英兩國拒絕日本的要求）日本要求三國海軍平等，實際上就是要求日本對這兩國的優越權，因英美必須在各海岸保持她們海軍力量，而日本則是集中兵艦於靠近的（實際上是一個）海岸上，也是不會使日英關係改善而只有推英國與太平洋上反日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接近。

但是，特別引起英國極大不安的，是一九三六年一月轟動地傳說的着日本和德國締結軍事秘密協定。雖然這一協定主要的是爲反蘇聯，但同時它却威脅一切害怕法西斯德國軍事力量的增強和目前願意保持和平和現狀的資本主義列強。從日德軍事協定中，英國和其他國家開始公正地看出了威脅和平的主要的危險。

所有這些，不得不使日英間的關係日益尖銳化，使英國走上與美國談判共同反日的道路。

日美的關係

在遠東，日本的基本競敵，無疑的是美國。美國是決不能和一塊塊佔領中國土地，奪去她的廣大市場的日本談妥協的。此外，日本在太平洋上海軍力量的增強，不僅僅是美國 太平洋上殖民地菲律賓和夏威夷的直接危險，而且也直接威脅着太平洋沿岸美國西部各州。日本的佔領滿洲，蒙古和華北，是破壞華盛頓條約，也就違反美國的利益。由於日本的

反對華盛頓海軍條約和最近一九三六年初日本退出倫敦海軍會議使日美間的矛盾，更形尖銳。

但是，日美間雖然存在有深刻的矛盾和敵對的行爲，但美國直到現在，對於日本在中國的佔領行爲無力過問。誠然，美國當局會有幾次正式宣稱，他們不承認有人破壞保證中國領土完整和中國「門戶開放」政策的華盛頓九國公約，但是後來就不見有這些口頭的宣告。美國採取這種「平和的」態度的基本原因，是美國目前尚未打算和日本開火。雖然美國在經濟方面強過日本幾倍，但在軍事方面，還不能和處於非常有利的戰略地位的日本相比。日本的海軍，雖然表面上，不能不受華盛頓條約限制，而僅及於美國海軍的百分之六十，但實際上，較美國爲強，並且一旦日美開仗時，日本也較美國處於有利的地位，即美國必須把海軍從海軍根據地調開很遠作戰，而日本海軍則有靠近的很多海軍根據地（如日本島上的橫須賀，吳，佐世保，舞鶴，大湊，室蘭和朝鮮的鎮海和清津）。由此看來，美國沒有準備和日本從事海戰，是美國對日本佔領抱着沉默態度的基本原因。

但是美國充分明白將來日美衝突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美國現在積極準備應付戰爭的到來。美國政府已經從事加強海軍建設，加緊發展她的海軍和空軍。她並且在美國和夏威夷羣島固其海軍根據地，而在接近日本的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羣島建立新的海軍根據地。美國在準備和日本鬥爭中，竭力改善對英的關係。

美日間的關係，從此以後必然一天緊張一天。雖然在這兩國內，都有熱心於日美經濟聯繫因而彼此以平和相待的一部份人們，但無論是在美國或在日本的統治階級之中，依然存在着敵對的態度。因此，日美間的武裝衝突，是可能發生的。

日蘇的關係

如果說，日本和她的帝國主義競敵的關係是建立在帝國主義矛盾之上，則是建立在佔領和掠奪別國人民的競爭上的，那末，日本和蘇聯的關係却帶着完全另一種性質了。蘇聯希望和世界各國，當然連她的鄰邦日本也在內，共存於地球之上。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

却對蘇聯抱着不可調和的仇恨，並加緊準備向着這社會主義的祖國進行掠奪的進攻。

我們已經知道，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就決定利用當時蘇俄所處的狀況，割去她一部份領土。日本帝國主義者用十萬大兵佔住遠東和東部西伯利亞以及北部庫頁島之後，繼續有好幾年在那兒掠奪蘇聯國家的財富，接濟一切白軍，當然謝米諾夫也在內，並暗殺反抗日本干涉的蘇聯公民。甚至到我們大家所週知的大連和長春談判時，日本帝國主義者還向當時遠東共和國政府提出幾個無理的要求。他們要求有權佔有土地，有權開採礦山和森林，自由貿易，船隻在阿穆爾河自由航行，要求蘇俄在海參威區及與朝鮮接近之所有海岸的保衛力量，不能超過日本，並且必要時必須解除沿海設防，摧毀後將來不準恢復。日本政府還向遠東共和國政府要求：遠東共和國政府必須正式承認日本專門軍事調查團和個別的軍事人員在遠東共和國全部領土內自由居住或旅行。她並且向遠東共和國政府要求始終不能在太平洋保有軍艦，已存海軍則必須消除之。此外，還要求租借北部庫頁島八十年。所有這些野蠻的無理的強求，所得的回答是為蘇俄政府所

擁護的遠東共和國政府的堅決的反對。由於蘇俄國家和紅軍的增強，以及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游擊隊的英勇的抗爭，才得把蘇俄遠東和西伯利亞從今日的滿洲的命運中救出。雖然日本帝國主義者盤據北庫頁島直到一九二五年中，但在遠東，一九二二年就被趕跑了。

日本在蘇俄政府地位強化的壓力下於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和蘇俄訂立日蘇協定而恢復了日蘇間的外交和商業關係。根據這一協定，蘇俄政府承認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後締訂的樸茨茅斯條約中規定的，日本在蘇俄遠東領海的漁業權，並給日本在北庫頁島一處石油和兩處煤炭租借地。一九二八年訂立了八年為期的日蘇漁業協定，以調整日本在蘇聯領海內的漁業權利。北京條約和漁業協定，充分地給與兩國和好關係的發展可能，但是日本軍人法西斯却百般地以挑釁手段努力使兩國關係惡化。在反蘇聯宣傳的影響之下，於一九三一年三月間在東京曾發生過一次謀害蘇聯商業代表安尼克也夫的事件，結果安尼克也夫受了重傷。

及至日本帝國主義者將滿洲佔領後，日蘇間的關係特別尖銳起來。日本軍閥決定用各種各樣的挑釁方法，引起日蘇間的軍事衝突。日本在中東鐵路的挑釁，更來的特別多。雖然日本當局正式通告蘇聯政府，說他們決不侵害中東鐵路的利益，實際上，日本軍人却竭盡心力要佔領這條鐵路。只因爲蘇聯政府的忍耐，使日本軍閥無從藉口來和蘇聯武裝衝突。蘇聯政府提出賣中東路，用這種方法來肅清日蘇衝突的可能性。但日本帝國主義者軍人派決不甘心中東路問題的和平調解。前日本陸軍部長林將軍宣稱『出賣中東路並未變更遠東狀況』。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出賣中東路並沒有滿足日本軍人，這就是說，日本帝國主義者該有進一步的強求。

日本帝國主義掠奪者的野心和夢想，在日本有名的軍事著作家廣田所著我們將如何戰？一書中表現的很明顯，廣田在該書中寫道：『在和美帝國主義開仗之先，必須獲得這一戰爭的原料根據地和後方的保證，可以做日本原料根據地和後方的地方是滿洲，北庫頁島和沿海濱省，必要時還有黑龍江沿岸，堪察加和外貝加爾。』

蘇聯政府竭力避免和日本戰爭，三年前就向日本政府提議締結不侵犯條約，但是日本政府至今不接受這一提議。這很明顯地證明，日本帝國主義者沒有放棄對蘇聯掠奪的野心。

兩年前斯大林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的報告中估計，蘇聯和日本的相互關係時指出說，這些關係，「必須嚴重的改善。」日本拒絕簽訂不侵犯條約——簽訂這種條約，日本更較蘇聯需要，——指出我們之間的關係並不大好……日本國內一部份好戰軍人，公開地在報紙上鼓吹必須和蘇聯戰爭，必須奪佔沿海濱省，另一部份軍人公然贊許，可是日本政府不制止這些挑撥戰爭的份子，反裝聾作啞以爲這與政府無關，顯然這樣情形，不會不造成一種不安和猜疑的空氣。」

自從斯大林說過這番話以後，迄今已有兩年了，但是形勢仍舊這樣緊張，這裏必須指出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在一九三六年一月蘇聯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大會上的報告，莫洛托夫說：

「自從三年前我們提議締訂日蘇不侵犯條約而後，迄今日本總是置之不理。這種態度，真是不可解。」

在說到『日滿軍部隊不斷的企圖侵犯我國邊境』時，又說，『我們駐日大使尤涅列夫建議協商建立一個可以調查和肅清邊境事件的蘇日滿邊境委員會。但是，直到現在，日本政府沒有答覆。有人說，日本軍閥決定的一部份，須要在蘇聯邊境造成事件，爲的要撇開某些人對於她在滿洲的統治和在華北及整個中國領土內的侵略行爲的注意。又似乎他們須要在蘇聯邊境造成事件，爲的是向外界表示日本政策的『強硬』和『有力』。但不論如何，有一點是很明顯的，即是在我國遠東邊境不斷地弄火生事，日本軍閥直接的或是經過別國領土向我國邊境襲擊。』

『最近消息傳來說，日本和德國締結軍事定協，並云波蘭也與此事有關。這對我們並不足爲奇。日本和德國的及時退出國聯，並不是無因的，他們因爲爲了德日的攜手，因爲他們是全世界從外交政策看來認爲是最富侵略性的列強。』

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反蘇聯的日德軍事協定的鼓勵之下，一天比一天變得更顯出侵略的野性。

日本步隊越後越無恥地繼續越過蘇滿邊境，和蘇聯邊防哨兵衝突。日本步隊開了大批日滿軍到蒙古人民共和國，和哨兵衝突。日本軍人法西斯不停止的重覆着說，日蘇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日本一日不把蘇聯遠東佔領，在滿州和華北的統治便不能穩固。日本帝國主義者現在正瘋狂地準備進攻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

日本帝國主義者吸盡了勞動大眾的最後的血汗，用到戰爭準備上面去，軍事費用年增一年。軍事預算從一九三〇年的四萬萬五千萬圓增加到一九三五年的十三萬萬圓，換句話說，在備戰上所去用的費用，要超過全部國家費用三分之二以上。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五年間，在軍事上化去三十五萬萬圓。並且如我們在上面工業一節中所看到，他們還用極大的力量發展軍事工業和與軍事工業有關的工業。

日本的軍隊也從一九三一年的二十三萬人增加到一九三五年的三十六萬人。同時

軍隊的技術裝備也增加了。機關槍的數目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由五，六五〇增加到九，二〇〇，大砲從一，二七二架增加到二，二〇〇架，坦克車從一四〇輛增加到一〇〇〇輛，軍用飛機的數目從二五〇增到一，七五〇。一九三五和一九三六年軍隊和武裝更有驚人增加。

日本的帝國主義者在準備進攻蘇聯時，特別注意在滿洲建造一個反蘇聯的軍事根據地。日本在滿洲已經集中十五萬以上的軍隊。她在滿洲進行鉅大的鐵路的建造。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年間，在滿洲建造了一，五〇〇公里以上的鐵路，還有三千公里的鐵路在建造中。所有這些鐵路決不是經濟上的需要，而有絕對的軍事戰略的意義。所有幾條新建的基本幹線，都是直達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邊境。

日本在滿洲建立汽車公路，無疑的具有軍事戰略的意義。自從佔領滿洲時候起，重修和新建的汽車公路總計在八千公里以上。這些公路也多半是向蘇聯邊境伸展。日本在滿洲佈滿了嚴密的航空網和無線電交通網，並建立幾個具有極大軍事意義的工廠，如安山

之昭和五金工場，大連附近之化學工業工場等等。所有這些企業，都在爲了一個目的，建造一個將來反對蘇聯戰爭的有力的基礎。

日本帝國主義者還想把蒙古人民共和國佔領，把她造成類似『滿洲國』的東西，但是讓日本殖民地開拓者看一看表現在斯太林的談話上的蘇聯人民的一致意見吧！斯太林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和美國霍華德先生談話時說，『如果一旦日本決定進攻蒙古人民共和國，而損害其獨立，我們必定幫助蒙古人民共和國。』

日本除掉在物質上努力備戰而外，在『精神』上也加緊準備。軍人法西斯竭力在大衆間燃起對蘇聯的仇恨。爲了狹隘的愛國主義的宣傳和鼓動，他們透過一切工具如學校、文學作品、戲劇、電影、無線電廣播等散佈他們的影響。

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準備進攻蘇聯時，同時還尋找他們的盟友，因此他們首先就看看了也在準備侵害蘇聯領土完整的法西斯德國，那是不足奇怪的了。

日本軍閥老早以前就已經存心進攻蘇聯，幾年前軍人法西斯高叫着日本的『一九

三五——一九三六年的危機年頭」的到來。日本帝國主義者就要在這時期開始反蘇聯的戰爭。但是蘇聯國力的增長和蘇聯政府採取在遠東防衛的手段，猶如水龍樣的澆壓住侵略者火焰。侵略者看得很清楚，他們還沒有準備大戰。因此，他們暫時延緩一下進攻蘇聯的時期。最近日本軍閥和法西斯又開始叫着「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的危機」到來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已經規定進攻蘇聯的時期了。

帝國主義日本在和法西兩國締定軍事協定以後，竭力提早進攻蘇聯的時期。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日軍閥武裝政變後的狀況，更告訴我們說，如果日本人民大眾不阻止日本軍閥侵略行動的話，那麼這一時期是更加逼近了。

但是，讓日本帝國主義者知道知道吧，反蘇聯的戰爭和與沙俄的戰爭決不是一回事。日本能在當時戰勝了沙俄（一九〇四——〇五年）那是因為一個年青的，當時還是進步的日本，和落後的反動的沙俄戰爭的緣故。這是一個由俄國專制主義發起而俄國勞動大眾所不願的殖民地戰爭，那時候俄國無產階級一心推翻沙皇的專制政體。窮困，飢餓，政治上

無權而又受奴役的俄國人民，在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的戰爭中是不會勝利的。恰恰相反，他們看到日本對沙皇專制每勝利一步，則人民反對專制和爭取自由的時機就更會接近一步。現在情形却完全不同了。偉大的革命把過去的沙俄領上社會主義的道路，領上生產力、財富和文化興盛的道路。蘇聯廣大的勞動羣衆，已經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和英勇，準備捍衛他們的社會主義的祖國，日本是不會戰勝他們的。

讓帝國主義軍事冒險者記住吧，斯大林在第十七次黨大會上報告道：「凡是希望和平的並願和我們結成友好關係的，我們總歸給他幫助。而設若有人企圖進攻我們蘇聯，那我們要給他致命的反擊，使他們再也不敢把豬鼻子伸到我們蘇聯的花園中來。」

蘇聯的不可擊破的力量和她的紅軍的威力，就是有力的保證。日本帝國主義者即使想佔領蘇聯一尺的領土，那他們的頭就保不住了。

中華民國廿七年五月出版

日本論(全一册)

實價四角五分(加郵費)

原著者 哈耶瑪

譯者 張原

發行者 光明書局



發行所

分銷處 國內各大書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漢口交通路生成南里
廣州惠福東路惠新西街

光明書局

#7
680611

#7

680611